

奇案拍案二刻

明 凌濛初



中国
古典名著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(中)

二刻拍案惊奇

(中)

〔明〕 凌濛初 著

目 录

卷 十 四	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镵	252
卷 十 五	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	275
卷 十 六	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	296
卷 十 七	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	311
卷 十 八	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	340
卷 十 九	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	357
卷 二 十	贾廉访贻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	372
卷 二 十 一	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	387
卷 二 十 二	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	411

卷 二 十 三	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	431
卷 二 十 四	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	448
卷 二 十 五	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	465
卷 二 十 六	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	480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四

赵县君乔送黄柑

吴宣教干偿白镪

诗云：

睹色相悦人之情，个中原有真缘分。

只因无假不成真，就里藏机不可问。

少年卤莽浪贪淫，等闲踰入风流阵。

馒头不吃惹身膻，世俗传名扎火囤。

听说世上男贪女爱，谓之风情。只这两个字，害的人也不浅，送的人也不少。其间又有奸诈之徒，就在这些贪爱上面，想出个奇巧题目来。做自家妻子不着，装成圈套，引诱良家子弟，诈他一个小富贵，谓之“扎火囤”。若不是识破机关、硬浪的郎君，十个着了九个道儿。

记得有个京师人，靠着老婆吃饭的。其妻涂脂抹粉，惯卖风情，挑逗那富家郎君。到得上了手的，约会其夫，只做撞着，要杀要剐，直等出财买命，履足方休，被他弄得也不止一个了。

有一个泼皮子弟，深知他行径，佯为不晓，故意来缠。其妻与了他些甜头，勾引他上手，正在床里作乐，其夫打将进

来。别个着了忙的，定是跳下床来寻躲避去处。怎知这个人慌不慌，且把他妻子搂抱得紧紧的，不放一些宽松。其妻杀猪也似喊起来，乱颠乱推，只是不下来。其夫进了门，揎起帐子，喊道：“干得好事！要杀！要杀！”将着刀背放在颈子上挨了一挨，却不下手。泼皮道：“不必作腔，要杀就请杀。小子固然不当，也是令正约了来的。死便死做一处，做鬼也风流，终不然独杀我一个不成？”其夫果然不敢动手，放下刀子，拿起一个大捍杖来，喝道：“权寄颗驴头在颈上，我且痛打一回。”一下子打来。那泼皮溜撒，急把其妻翻过来，早在臀脊上受了一杖。其妻又喊道：“是我，是我。不要错打了。”泼皮道：“打也不错，也该受一杖儿。”

其夫假势头已过，早已发作不出了。泼皮道：“老兄放下性子！小子是个中人，我与你熟商量。你要两人齐杀，你嫂子是摇钱树，料不舍得。若抛得到官，只是和好。这番打破机关，你那营生弄不成了。不如你舍着嫂子，与我往来，我公道使些钱钞，帮你买煤买米。若要扎火囤，别寻个主儿弄弄，须靠我不着的。”其夫见说出海底眼，无计可奈，没些收场。只得住了手，倒缩了出去。泼皮起来，从容穿了衣服。对着妇人叫声“聒噪”，摇摇摆摆，竟自去了。正是：

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

却是富家子弟郎君，多是娇嫩出身，谁有此泼皮胆气，泼皮手段？所以着了道儿。

宋时向大理的衙内向士肃，出外拜客，唤两个院长相随。到军将桥，遇个妇人，鬓发蓬松，涕泣而来。一个武夫，着青纁丝袍，状如将官，带剑牵驴，执着皮鞭，一头走，一头

骂那妇人，或时将鞭打去，怒色不可犯。随后就有健卒十来人，抬着几扛箱笼，且是沉重，跟着同走。街上人多立驻看他，也有说的，也有笑的。士肃不知其故，方在疑讶，两个院长笑道：“这番经纪做着了。”士肃问道：“怎么解？”院长道：“男女们也试猜，未知端的。衙内要知备细，容打听的实来回话。”去了一会，院长来了，回说详细：

“元来浙西一个后生官人，到临安赴铨试，在三桥黄家客店楼上下着。每下楼出入，见小房青帘下有个妇人行走，姿态甚美。撞着了多次，心里未免欣动。问那送茶的小童道：‘帘下的是店中何人？’小童攒着眉头道：‘一店中被这妇人累了三年了。’官人惊道：‘却是为何？’小童道：‘前岁一个将官，带着这个妇人，说是他妻子，要住个洁净房子。住了十来日，就要到那里近府去，留这妻子守着房卧行李。说道去半个月就好回来，自这一去，杳无信息。起初妇人自己盘缠，后来用得没有了，苦央主人家说：‘除了吃时，只等家主回来算还。’主人辞不得，一日供他两番。而今多时了，也供不起了。只得替他募化着同寓这些客人，轮次供他，也不是常法，不知几时才了得这业债。’

“官人听得，满心欢喜。问道：‘我要见他一见，使得么？’小童道：‘是好人家妻子，丈夫又不在，怎肯见人？’官人道：‘既缺饮食，我寻些吃口物事送他，使得么？’小童道：‘这个使得。’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里，买了一包蒸酥饼、一包果馅饼，在店家讨了两个盒儿，装好了，叫小童送去。说道：‘楼上官人闻知娘子不方便，特意送此点心。’妇人受了，千恩万谢。

“明日妇人买了一壶酒，装着四个菜碟，叫小童来答谢。官人也受了。自此一发注意不舍。

“隔两日，又买些物事相送。妇人也如前买酒来答，官人即烫其酒来吃。筐内取出金杯一只，满斟着一杯，叫茶童送下去道：‘楼上官人奉劝大娘子。’妇人不推，吃干了。茶童复命。官人又斟一杯下去，说：‘官人多致意娘子：出外之人，不要吃单杯。’妇人又吃了。官人又叫茶童下去致意道：‘官人多谢娘子不弃，吃了他两杯酒。官人不好下来自劝，意欲奉邀娘子上楼，亲献一杯，如何？’往返两三次，妇人不肯来。官人只得把些钱来买嘱茶童道：‘是必要你设法他上来见见。’茶童见了钱，欢喜起来，又去说风说水道：‘娘子受了两杯，也该去回敬一杯。’被他一把拖了上来，道：‘娘子来了。’官人没眼得看。妇人道了个万福。官人急把酒斟了，唱个肥喏，亲手递一杯过来道：‘承蒙娘子见爱，满饮此杯。’妇人接过来，一饮而干，把杯放在桌上。官人看见杯内还有余沥，拿过来吮个不歇。妇人看见，嘻的一笑，急急走了下去。

“官人看见情态可动，厚赠小童，叫他做着牵头，时常弄他上楼来饮酒。以后便留他同坐。渐不推辞，不像前日走避光景了。眉来眼去，彼此动情，勾搭上了手。然只是日里偷做一二，晚间隔开，不能同宿。

“如此两月余，妇人道：‘我日日自下而升，人人看见，毕竟免不得起疑。官人何不把房迁了下来？与奴相近，晚间便好相机同宿了。’官人大喜过望，立时把楼上囊橐搬下来，放在妇人间壁一间房里。推说道：‘楼上有风，睡不得，所以搬了。’晚间虚闭着房门，竟自在妇人房里同宿。自道是此乐即

并头之莲、比翼之鸟无以过也。

“才得两晚，一日早起，尚未梳洗，两人正自促膝而坐。只见外边店里一个长大汉子，大踏步踹将进来，大声道：‘娘子那里？’惊得妇人手脚忙乱，面如土色，慌道：‘坏了！坏了！吾夫来了！’那官人急闪了出来，已与大汉打了照面。大汉见个男子在房里走出，不问好歹，一手揪住妇人头发，喊道：‘干得好事！干得好事！’提起醋钵大的拳头只是打。那官人慌了，脱得身子，顾不得甚么七长八短，急从后门逃了出去。剩了行李囊资，尽被大汉打开房来，席卷而去。适才十来个健卒扛着的箱篋，多是那官人房里的了。他恐怕有人识破，所以还装着丈夫打骂妻子模样走路。其实妇人、男子、店主、小童，总是一伙人也。”

士肃听罢，道：“那里这样不睹事的少年，遭如此圈套！可恨，可恨。”后来常对亲友们说此目见之事，以为笑话。虽然如此，这还是到了手的，便扎了东西去，也还得了些甜头儿。更有那不识气的小二哥，不曾沾得半点滋味，也被别人弄了一番手脚，折了偌多本钱，还悔气哩！正是：

美色他人自有缘，从旁何用苦垂涎？

请君只守家常饭，不害相思不损钱。

话说宣教郎吴约，字叔惠，道州人，两任广右官，自韶州录曹赴吏部磨勘。宣教家本饶裕，又兼久在南方，珠翠香象，蓄积奇货颇多，尽带在身边随行。作寓在清河坊客店。因吏部引见留滞，时时出游伎馆，衣服鲜丽，动人眼目。

客店相对，有一小宅院，门首挂着青帘，帘内常有个妇人立着看街上人做买卖。宣教终日在对门，未免留意体察，时

时听得他娇声媚语，在里头说话。又有时露出双足在帘外来，一弯新笋，着实可观，只不曾见他面貌如何。心下惶惑不定，恨不得走过去揼开帘子一看，再无机会。那帘内或时巧啭莺喉，唱一两句词儿。仔细听那两句，却是：

柳丝只解风前舞，谄系惹那人不住。

虽是也间或唱着别的，只是这两句为多。想是喜欢此二语，又想是他有甚么心事。宣教但听得了，便跌足叹赏道：“是在行得紧！世间无此妙人，想来必定标致，可惜未能勾一见。”怀揣着个提心吊胆，魂灵多不知飞在那里去了。

一日，正在门首坐地，呆呆的看着对门帘内，忽有个经纪，挑着一篮永嘉黄柑子过门。宣教叫住问道：“这柑子可要博的？”经纪道：“小人正待要博两文钱使使，官人作成则个。”宣教接将头钱过来，往下就扑。那经纪墩在柑子篮边，一头拾钱，一头数数。怎当得宣教一边扑，一心牵挂着帘内那人在里头看见，没心没想的抛下去，何止千扑，再扑不成一个浑成来。算一算，输了一万钱。宣教还是做官人心性，不觉两脸通红，“喂”的一声道：“坏了我十千钱，一个柑不得到口，可恨！可恨！”欲待再扑，恐怕扑不出来，又要贴钱；欲待住手，输得多了，又不甘伏。

正在叹恨间，忽见个青衣童子，捧一个小盒，在街上走进店内来。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？

短发齐肩，长衣拂地。滴溜溜一双俊眼，也会撩人；黑洞洞一个深坑，尽能害客。痴心偏好，反言胜似妖娆；拗性酷贪，还是图他撇脱。身上一团孩子气，独耸孤阳；腰间一道木樨香，合成众唾。

向宣教道：“官人借一步说话。”宣教引到僻处，小童出盒道：“赵县君奉献官人的。”宣教不知是那里说起，疑心是错了。且揭开盒子来看一看，元来正是永嘉黄柑子十数个。宣教道：“你县君是那个？与我素不相识，为何忽地送此？”小童用手指着对门道：“我县君即是街南赵大夫的妻室。适在帘间，看见官人扑柑子折了本钱，不曾尝得他一个，有些不快活。县君老大不忍，偶然藏得此数个，故将来送与官人见意。县君道：‘可惜止有得这几个，不能勾多，官人不要见笑。’”宣教道：“多感县君美意。你家赵大夫何在？”小童道：“大夫到建康探亲去了，两个月还未回来，正不知几时到家。”

宣教听得此话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有此美情，况且大夫不在，必有可图。煞是好机会！”连忙走到卧房内，开了篋，取出色彩二端来，对小童道：“多谢县君送柑，客中无可奉答，小小生活二匹，伏祈笑留。”小童接了，走过对门去。须臾又将这二端来还，上复道：“县君多多致意，区区几个柑子，打甚么不紧的事，要官人如此重酬？决不敢受。”宣教道：“若是县君不收，是羞杀小生了，连小生黄柑也不敢领。你依我这样说去，县君必收。”小童领着言语，对县君说去，此番果然不辞了。

明日，又见小童拿了几瓶精致小菜走过来道：“县君昨日蒙惠过重。今见官人在客边，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吃，手制此数瓶，送来奉用。”宣教见这般知趣着人，必然有心于他了，好不侥幸。想道：“这童子传来传去，想必在他身旁讲得话、做得事的。好歹要在他身上图成这事，不可怠慢了他。”急叫家人去买些鱼肉果品之类，烫了酒来，与小童对酌。小童道：

“小人是赵家小厮，怎敢同官人坐地？”宣教道：“好兄弟，你是赵县君心腹人儿，我怎敢把你做等闲厮觑？放心饮酒。”小童告过无礼，吃了几杯，早已脸红，道：“吃不得了，若醉了，县君须要见怪。打发我去罢。”宣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类，答了来意，付与小童去了。

隔了两日，小童自家走过来玩耍，宣教又买酒请他。

酒间，与他说得入港，宣教便道：“好兄弟，我有句话儿问你：你家县君多少年纪了？”小童道：“过新年才廿三岁，是我家主人的继室。”宣教道：“模样生得如何？”小童摇头道：“没正经！早是没人听见，怎把这样说话来问？生得如何，便待怎么？”宣教道：“总是没人在此，说说何妨？我既与他送东送西，往来了两番，也须等我晓得他是长是短的。”小童道：“说着我县君容貌，真个是世间少比。想是天仙里头谪下来的。除了画图上仙女，再没见这样第二个。”宣教道：“好兄弟，怎生得见他一见？”小童道：“这不难，等我先把帘子上的系带解松了，你明日只在对门。等他到帘子下来看的时节，我把帘子揜将出来，揜得重些，系带散了，帘子落了下来，他一时回避不及，可不就看见了？”宣教道：“我不要是这样见。”小童道：“要怎的见？”宣教道：“我要好好到宅子里面，拜见一拜见，谢他平日往来之意，方称我愿。”小童道：“这个知他肯不肯？我不好自专得。官人有此意，待我回去禀白一声，好歹讨个回音来复官人。”宣教又将银一两送与小童，叮嘱道：“是必要讨个回音。”

去了两日，小童复来，说：“县君闻得要见之意，说道：‘既然官人立意惓切，就相见一面也无妨。只是非亲非戚，不

过因对门在此，礼物往来得两番，没个名色，遽然相见，恐怕惹人议论。’是这等说。”宣教道：“也是，也是。怎生得个名色？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我在广里来，带得许多珠宝在此，最是女人用得着的。我只做当面送物事来与县君看，把此做名色，相见一面，何如？”小童道：“好倒好，也要去对县君说过，许下方可。”

小童又去了一会，来回言道：“县君说：使便使得，只是在厅上见一见就要出去的。”宣教道：“这个自然，难道我就捱住在宅里了不成？”小童笑道，“休得胡说。快随我来。”

宣教大喜过望，整一整衣冠，随着小童，三脚两步走过赵家前厅来。小童进去禀知了，门响处，宣教望见县君打从里面从从容容走将出来。但见：

衣裳楚楚，佩带飘飘。大人家举止端详，没有轻狂半点；小年纪面庞娇嫩，并无肥重一分。清风引出来，道不得云是无心之物；好光挨上去，真所谓容是海淫之端。犬儿虽已到篱边，天鹅未必来沟里。

宣教看见县君走出来，真个如花似玉，不觉的满身酥麻起来。急急趋上前去，唱个肥喏，口里谢道：“屡蒙县君厚意，小子无可答谢，惟有心感而已。”县君道：“惶愧，惶愧。”宣教忙在袖里取出一包珠宝来，捧在手中道：“闻得县君要换珠宝，小子随身带得有些，特地过来面奉与县君拣择。”一头说，一眼看，只指望他伸手来接。谁知县君立着不动，呼唤小童接了过来，口里道：“容看过议价。”只说了这句，便抽身往里面走了进去。

宣教虽然见了一见，并不曾说得一句倬俏的说话，心里

猾猾突突，没些意思，走了出来。到下处，想着他模样行动，叹口气道：“不见时犹可，只这一番相见，定害杀了小生也。”

以后遇着小童，只央及他设法再到里头去见见，无过把珠宝做因头，前后也曾会过五六次面。只是一揖之外，再无他词，颜色庄严，毫不可犯。等闲不曾笑了一笑，说了一句没正经的话。那宣教没入脚处，越越的心魂撩乱，注恋不舍了。

那宣教有个相处的粉头，叫做丁惜惜，甚是相爱的。只因想着赵县君，把他丢在脑后了，许久不去走动。丁惜惜邀请了两个帮闲的，再三来约宣教，叫他到家里走走。宣教一似掉了魂的，那里肯去？被两个帮闲的不由分说，强拉了去。丁惜惜相见，十分温存，怎当得吴宣教一些不在心上。丁惜惜撒娇撒痴了一会，免不得摆上东道来。宣教只是心不在焉光景，丁惜惜唱个歌儿嘲他道：

俏冤家，你当初缠我怎的？到今日又丢我怎的？丢我时顿忘了缠我意。缠我又丢我，丢我去缠谁？似你这般丢人也，少不得也有人来丢了你。

当下吴宣教没情没绪，吃了两杯。一心想着赵县君生得十分妙处，看了丁惜惜，有好些不象意起来。却是身既到此，没及奈何，只得勉强同惜惜上床睡了。虽然少不得干着一点半点儿事，也是想着那个，借这个出火的。

云雨已过，身体疲倦，正要睡去，只见赵家小童走来道：“县君特请宣教叙话。”宣教听了这话，急忙披衣起来，随着小童就走。小童领了，竟进内室。只见赵县君眠在床里，专等吴宣教来，小童把吴宣教尽力一推，推进床里。吴宣教喜

不自胜，叫一声：“好县君，快活杀我也。”用得力重了，一个失脚，跌进里床，吃了一惊。醒来见惜惜睡在身边，朦胧之中，还认做是赵县君，仍旧跨上身去。丁惜惜也在睡里惊醒道：“好馋货！怎不好好的，做出这个极模样？”吴宣教直等听得惜惜声音，方记起身在丁家床上，适才是梦里的事，连自己也失笑起来。了惜惜再四问问他：“你心上有何人，以致七颠八倒如此？”宣教只把闲话支吾，不肯说破。

到了次日，别了出门。自此以后，再不到丁家来了，无昼无夜，一心只痴想着赵县君，思量寻机会挨光。

忽然一日，小童走来道：“一句话对官人说：明日是我家县君生辰，官人既然与县君往来，须办些寿礼去，与县君作贺。一作贺，觉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。”宣教喜道：“好兄弟，亏你来说。你若不说，我怎知道？这个礼节最是要紧，失不得的。”亟将彩帛二端封好，又到街上买了些时鲜果品、鸡鸭熟食，各一盘，酒一樽，配成一副盛礼。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，说：“明日虔诚拜贺。”小童领家人去了。赵县君又叫小童来推辞了两番，然后受了。

明日起来，吴宣教整肃衣冠，到赵家来，定要请县君出来拜寿。赵县君也不推辞，盛装出到前厅，比平日更齐整了。吴宣教没眼得看，足恭下拜。赵县君慌忙答礼，口说道：“奴家小小生朝，何足挂齿？却要官人费心，赐此厚礼。受之不当。”宣教道：“客中乏物为敬，甚愧菲薄。县君如此称谢，反令小子无颜。”县君回顾小童道：“留官人吃了寿酒去。”宣教听得此言，不胜之喜，道既留下吃酒，必有光景了。谁知县君说罢，竟自进去。宣教此时如热地上蚂蚁，不知是怎的才

是。又想那县君如设帐的方士，不知葫芦里卖甚么药出来，呆呆的坐着，一眼望着内里。

须臾之间，两个走使的男人，抬了一张桌儿，揩抹干净。小童从里面捧出攒盒酒果来，摆设停当。掇张椅儿，请宣教坐。宣教轻轻问小童道：“难道没个人陪我？”小童也轻轻道：“县君就来。”宣教且未就坐，还立着徘徊之际，小童指道：“县君来了。”果然赵县君出来，双手纤纤捧着杯盘，来与宣教安席。道了万福，说道：“拙夫不在，没个主人做主。诚恐有慢贵客，奴家只得冒耻奉陪。”宣教大喜道：“过蒙厚情，何以克当？”在小童手中，也讨个杯盘来与县君回敬。安席了，两下坐定。宣教心下只说此一会必有眉来眼去之事，便好把几句说话撩拨他，希图成事。谁知县君意思虽然浓重，容貌却是端严，除了请酒、请饌之外，再不轻说一句闲话。宣教也生煞煞的，浪开不得闲口，便宜得饱看一回而已。

酒行数过，县君不等宣教告止，自立起身，道：“官人慢坐。奴家家无夫主，不便久陪，告罪则个。”吴宣教心里恨不得伸出两只臂来，将他一把抱住，却不好强留得他。眼盼盼的看他洋洋走了进去，宣教一场扫兴。里边又传话出来，叫小童送酒。宣教自觉独酌无趣，只得分付小童：“多多上复县君，厚扰不当，容日再谢。”慢慢地踱过对门下处来。真是一点甜糖抹在鼻头上，只闻得香，却舐不着，心里好生不快。有《银绞丝》一首为证：

前世里冤家，美貌也人，挨光已有二三分。好温存，几番相见意殷勤。眼儿落得穿，何曾近得身？鼻凹中甜味，那有唇儿分？一个清白的郎君，发了也昏。我的天

那，阵魂迷，迷魂阵。

是夜吴宣教整整想了一夜。踌躇道：“若说是无情，如何两次三番许我会面，又留酒，又肯相陪？若说是有情，如何眉梢眼角不见些些光景？只是恁等板板地往来，有何了结？思量他每常帘下歌词，毕竟通知文义。且去讨讨口气看，看他如何回我？”算计停当。

次日起来，急将西珠十颗，用个沉香盒子盛了。取一幅花笺，写诗一首在上。诗云：

心事绵绵欲诉君，洋珠颗颗寄殷勤。

当时赠我黄柑美，未解相如渴半分。

写毕，将来同放在盒内，用个小记号图书印，封皮封好了。忙去寻那小童过来，交付与他道：“多拜上县君：昨日承蒙厚款，些些小珠，奉去添妆，不足为谢。”小童道：“当得拿去。”宣教道：“还有数字在内。须县君手自拆封，万勿漏泄则个。”小童笑道：“我是个有柄儿的红娘，替你传书递简！”宣教道：“好兄弟，是必替我送送，倘有好音，必当重谢。”小童道：“我县君诗词歌赋最是精通，若有甚话写去，必有回答。”宣教道：“千万在意。”小童说：“不劳分付。自有道理。”

小童去了半日，笑嘻嘻的走将来道：“有回音了。”袖中拿出一个碧甸匣来，递与宣教。宣教接上手看时，也是小小花押封记着的。宣教满心欢喜，慌忙拆将开来。中又有小小纸封，裹着青丝发二缕，挽着个同心结儿。一幅罗纹笺上，有诗一首。诗云：

好将鬓发付并刀，只恐经时失俊髦。

妾恨千丝差可拟，郎心双挽莫空劳。

未又有细字一行云：

原珠奉璧。唐人云“何必珍珠慰寂寥”也。

宣教读罢，跌足大乐，对小童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细详诗意，县君深有意于我了。”小童道：“我不懂得，可解与我听。”宣教导：“他剪发寄我，诗里道要挽住我的心，岂非有意？”小童道：“既然有意，为何不受你珠子？”宣教导：“这又有一说，这是一个故事在里头。”小童道：“甚故事？”宣教导：“当时唐明皇宠了杨贵妃，把梅妃江采蘋贬入冷宫。后来思他，惧怕杨妃不敢去，将珠子一封私下赐与他。梅妃拜辞不受，回诗一首，后二句云：‘长门尽日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’今县君不受我珠子，却写此一句来，分明说你家主不在，他独居寂寥，不是珠子安慰得的。却不是要我来伴他寂寥么？”小童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官人如何谢我？”宣教导：“惟卿所欲。”小童道：“县君既不受珠子，何不就送与我了？”宣教导：“珠子虽然回来，却还要送去。我另自谢你便是。”宣教箱中去取通天犀簪一枝，海南香扇坠二个，将出来送与小童道：“权为寸敬，事成重谢。这珠子再烦送一送去。我再附一首诗在内，要他必受。”诗云：

往返珍珠不用疑，还珠垂泪古来痴。

知音但使能欣赏，何必相逢未嫁时？

宣教便将一幅冰绡帕写了，连珠子付与小童。小童看了，笑道：“这诗意我又不晓得了。”宣教导：“也是用着个故事。唐张籍诗云：‘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。’今我反用其意，说道：只要有心，便是嫁了何妨？你县君若有意于我，见了此诗，此珠必受矣。”小童笑道：“元来官人是偷香

的老手。”宣教也笑道：“将就看得过。”小童拿了，一径自去。此番不见来推辞，想多应受了。宣教暗自喜欢，只待好音。丁惜惜那里时常叫小二来请他走走，宣教好一似朝门外候旨的官，惟恐不时失误了宣召，那里敢移动半步？

忽然一日傍晚，小童嘻嘻的走来道：“县君请官人过来说话。”宣教听罢，忖道：“平日只是我去挨光，才设法得见面，并不是他着人来请我的。这番却是先叫人来相邀，必有光景。”因问小童道：“县君适才在那里？怎生对你说，叫你来请我的？”小童道：“适来县君在卧房里，卸了妆饰，重新梳裹过了，叫我进去，回说：‘对门吴官人可在下处否？’我回说：‘他这几时只在下处，再不到外边去。’县君道：‘既如此，你可与我悄悄请过来，竟到房里来相见，切不可惊张。’如此分付的。”宣教不觉踊跃道：“依你说来，此番必成好事矣。”小童道：“我也觉得有些异样，决比前几次不同。只是一件：我家人口颇多，耳目难掩。日前只是体面上往来，所以外观不妨。今却要到内室里去，须瞒不得许多人。就是悄着些，是必有几个知觉。露出事端，彼此不便，须要商量。”宣教导：“你家中事体，我怎生晓得备细？须得你指引我道路，应该怎生才妥。”小童道：“常言道：‘有钱使得鬼推磨。’世上那一个不爱钱的？你只多把些赏赐分送与我家里人了，我去调开了他每。他每各人心照，自然躲开去了，任你出入，就有撞见的，也不说破了。”宣教导：“说得甚是有理，真可以筑坛拜将。你前日说我是老偷香手，今日看起来，你也像个老马泊六了。”小童道：“好意替你计较，休得取笑。”

当下吴宣教拿出二十两零碎银两，付与小童，说道：“我

须不认得宅上甚么人，烦你与我分派一分派，是必买他们尽皆口静方妙。”小童道：“这个在我，不劳分付。我先行一步，停当了众人，看个动静，即来约你同去。”宣教道：“快着些个。”小童先去了。吴宣教急拣时样济楚衣服，打扮得齐整。真个赛过潘安，强如宋玉。眼巴巴只等小童到来，即去行事。正是：

罗绮层层称体裁，一心指望赴阳台。

巫山神女虽相待，云雨宁知到底谐！

说这宣教坐立不定，只想赴期。须臾小童已至，回复道：“众人多有了贿赂，如今一去，径达寝室，毫无阻碍了。”宣教不胜欢喜，整一整巾帻，洒一洒衣裳，随着小童便走过了对门。不由中堂，在旁边一条弄里转了一两个湾曲，已到卧房之前。只见赵县君懒梳妆模样，早立在帘儿下等候。见了宣教，满面堆下笑来，全不比日前的庄严了，开口道：“请官人房里坐地。”

一个丫鬟掀起门帘，县君先走了进房，宣教随后入来。只见房里摆设得精致，炉中香烟馥郁，案上酒肴齐列。宣教此时荡了三魂，失了六魄，不知该怎么样好。只得低声柔语道：“小子有何德能，过蒙县君青盼如此！”县君道：“一向承蒙厚情。今良宵无事，不揣特请官人清话片晌，别无他说。”宣教道：“小子客居旅邸，县君独守清闺，果然两处寂寥。每遇良宵，不胜怀想。前蒙青丝之惠，小子紧系怀袖，胜如贴肉。今蒙宠召，小子所望岂在酒食之类哉？”县君微笑道：“休说闲话，且自饮酒。”宣教只得坐了，县君命丫鬟一面斟下热酒，自己举杯奉陪。

宣教三杯酒落肚，这点热团团兴儿直从脚跟下冒出天庭来，那里按纳得住？面孔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。箸子也倒拿了，酒盏也泼翻了，手脚都忙乱起来。觑个丫鬟走了去，连忙走过县君这边来跪下道：“县君可怜见，急救小子性命则个。”县君一把扶起道：“且休性急，妾亦非无心者。自前日博柑之日，便觉锤情于子，但礼法所拘，不敢自逞。今日久情深，清夜思动，愈难禁制。冒礼忘嫌，愿得亲近。既到此地，决不教你空回去了。略等人静后，从容同就枕席便了。”宣教导：“我的亲亲的娘！既有这等好意，早赐一刻之欢也是好的。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？”县君笑道：“怎恁地馋得紧！”即唤丫鬟们：“快来收拾。”

未及一半，只听得外面喧嚷，似有人喊马嘶之声，渐渐近前堂来了。宣教方在神魂荡扬之际，恰像身子不是自己的。虽然听得有些诧异，没工夫得疑虑别的，还只一味痴想。忽然一个丫鬟慌慌忙忙撞进房来，气喘喘的道：“官人回来了！官人回来了！”县君大惊失色道：“如何是好？快快收拾过了桌上的！”即忙自己帮着，搬得桌上罄净。宣教此时任是奢遮胆大的，不由得不慌张起来道：“我却躲在那里去？”县君也着了忙道：“外边是去不及了，”引着宣教的手，指着床底下道：“权躲在这里面去，勿得做声。”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，又恐不认得门路，撞着了人。左右看着房中，却别无躲处。一时慌促，没计奈何，只得依着县君说话，望着床底一钻，顾不得甚么尘灰齜齜。且喜床底宽阔，战陡陡的蹲在里头，不敢喘气。一眼偷觑着外边。

那暗处望明处，却见得备细，看那赵大夫大踏步走进房

来，口里道：“这一去不觉许久，家里没事么？”县君着了忙的，口里牙齿捉对儿厮打着，回言道：“家……家……家里没事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如何今日才来？”大夫道：“家里莫非有甚事故么？如何见了我举动慌张，语言失措，做这等一个模样？”县君道：“没……没……没甚事故。”大夫对着丫鬟问道：“县君却是怎的？”丫鬟道：“果……果……果然没有甚么怎……怎……怎的。”宣教在床下着急，恨不得替了县君、丫鬟的说话，只是不敢爬出来。

大夫迟疑了一回，道：“好诧异！好诧异！”县君按定了性儿，才说得话儿囫囵，重复问道：“今日在那里起身？怎夜间到此？”大夫道：“我离家多日，放心不下。今因有事在婺州，在此便道，暂归来一看。明日五更，就要起身过江的。”宣教听得此言，惊中有喜，恨得天也许下了半边道：“原来还要出去！却是我的造化也。”县君又问道：“可曾用过晚饭？”大夫道：“晚饭已在船上吃过，只要取些热水来洗脚。”

县君即命丫鬟安好了足盆，厨下去取热水来倾在里头了。大夫便脱了外衣，坐在盆间，大肆浇洗。浇洗了多时，泼得水流满地，一直淌进床下来。盖是地板房子，铺床处压得重了，地板必定低些，做了下流之处。那吴宣教正蹲在里头，身上穿着齐整衣服。起初一时极了，顾不得惹了灰尘，钻了进去；而今又见水流来了，恐怕污了衣服，不觉的把袖子东收西敛，来避那些齜齜水。未免有些窸窣窸窣之声。大夫道：“奇怪！床底下是甚么响？敢是蛇鼠之类？可拿灯烛来照照。”

丫鬟未及答应，大夫急急揩抹干净，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烛台过来，捏在手中，向床底下一看。不看时万事全休，这

一看，好似：

霸王初入垓心内，张飞刚到灞陵桥。

大夫大吼一声道：“这是个甚么鸟人，躲在这底下？”县君支吾道：“敢是个贼？”大夫一把将宣教拖出来道：“你看，难道有这样齐整的贼？怪道方才见吾慌张，元来你在家养着奸夫！我去得几时，你就是这等羞辱门户！”先是一掌打去，把县君打个满天星，县君啼哭起来。大夫喝教众奴仆都来，此时小童也只得随着众人行止。大夫叫将宣教四马攒蹄，捆做一团，声言道：“今夜且与我送去厢里吊着，明日临安府推问去。”大夫又将一条绳来，亲自动手，也把县君缚住，道：“你这淫妇，也不与你干休。”县君只是哭，不敢回答一言。大夫道：“好恼，好恼！且烫酒来，我吃着消闷。”从人丫鬟们多慌了，急去灶上撮哄些嘎饭，烫了热酒拿来。大夫取个大瓯，一头吃，一头骂。又取过纸笔，写下状词，一边写，一边吃酒。吃得不少了，不觉懵懵睡去。

县君悄悄对宣教导：“今日之事，固是我误了官人；也是官人先有意向我。谁知随手事败！若是到官，两个多不好了。为之奈何？”宣教导：“多蒙县君好意相招，未曾沾得半点恩惠。今事若败露，我这一官，只当断送在你这冤家手里了。”县君道：“没奈何了，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。他也是心软的人，求告得转的。”

正说之间，大夫醒来，口里又喃喃的骂道：“小的们打起火把，快将这贼弟子孩儿送到厢房去。”众人答应一声，齐来动手。宣教着了急，喊道：“大夫息怒，容小子一言。小子不才，忝为宣教郎，因赴吏部磨勘，寓居府上对门。蒙县君青

盼，往来虽久，实未曾分毫犯着玉体。今若到公府，罪犯有限，只是这官职有累，望乞高抬贵手，饶过小子。容小子拜纳微礼，赎此罪过罢。”大夫大笑道：“我是个宦门，把妻子来换钱么？”宣教道：“今日便坏了小子微官，与君何益？不若等小子纳些钱物，实为两便。小子亦不敢轻，即当奉送五百千过来。”大夫道：“如此口轻！你一个官，我一个妻子，只值得五百千么？”宣教听见论量多少，便道是好处的事了，满口许道：“便再加一倍，凑做千缗罢。”大夫还只是摇头。

县君在旁哭道：“我只为买这官人的珠翠，约他来议价，实是我的不是。谁知撞着你来，捉破了，我原不曾点污。今若拿这官人到官，必然扳下我来。我也免不得当官对理，出乖露丑，也是你的门面不雅。不如你看目前夫妻之面，宽恕了我，放了这官人罢。”大夫冷笑道：“难道不曾点污？”众从人与丫鬟们，先前是小童贿赂过的，多来磕头讨饶道：“其实此人不曾犯着县君，只是暮夜，不该来此。他既情愿出钱赎罪，官人罚他重些，放他去罢。一来免累此人官职，二来免致县君出丑，实为两便。”县君又哭道：“你若不依，我只是寻个死路罢了。”大夫默然了一晌，指着县君道：“只为要保全你这淫妇，要我忍这样脏污！”

小童忙撵到宣教耳边低言道：“有了口风了，快快添些，收拾这事罢。”宣教道：“钱财好处，放绑要紧，手脚多麻木了。”大夫道：“要我饶你，须得二千缗钱。还只是买那官做，羞辱我门庭之事，只当不曾提起，便宜得多了。”官教连声道：“就依着是二千缗，好处好处。”大夫便喝从人，教且松了他的手。小童急忙走去，把索子头解开，松出两只手

来。大夫叫将纸墨笔砚拿过来，放在宣教面前，叫他写个不愿当官的招伏。宣教只得写道：

吏部候勘宣教郎吴某，只因不合闯入赵大夫内室，不愿经官，情甘出钱二千贯赎罪，并无词说。私供是实。赵大夫取来看过，要他押了个字。便叫放了他绑缚，只把脖子拴了，叫几个方才随来家的带大帽、穿一撒的家人，押了过对门来，取足这二千缗钱。

此时亦有半夜光景，宣教下处几个手下人已此都睡熟了。这些赵家人个个如狼似虎，见了好东西便抢。珠玉犀象之类，狼藉了不知多少，这多是二千缗外加添的。吴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数目，分外又把些零碎银两送与众家人，做了东道钱，众家人方才住手。赍了东西，仍同了宣教，押至家主面前，交割明白。大夫看过了东西，还指着宣教体道：“便宜了这弟子孩儿！”喝叫：“打出去！”宣教抱头鼠窜，走归下处。下处店家灯尚未熄。

宣教也不敢把这事对主人说，讨了个火，点在房里了。坐了一回，惊心方定。无聊无赖，叫起个小厮来，烫些热酒，且图解闷。一边吃，一边想道：“用了这几时工夫，才得这个机会。再差一会儿，也到手了。谁想却如此不偶，反费了许多钱财！”又自解道：“还算造化哩！若不是县君哭告，众人拜求，弄得到当官，我这官做不成了。只是县君如此厚情厚德，又为我如此受辱，他家大夫说明日就出去的，这倒还好个机会，只怕有了这番事体，明日就使不在家，是必分外防守，未必如前日之便了，不知今生到底能勾相傍否？”心口相问，不觉潜然泪下。郁抑不快，呵欠上来，也不脱衣服，倒头便睡。

只因辛苦了大半夜，这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方才醒来。走出店中，举眼看去，对门赵家门也不关，帘子也不见了。一望进去，直看到里头，内外洞然，不见一人。他还怀着昨夜鬼胎，不敢自进去。悄悄叫个小厮，一步一步挨到里头探听。直到内房左右看过，并无一个人走动踪影，只见几间空房。连家伙什物，一件也不见了。出来回复了宣教。

宣教忖道：“他原说今日要到外头去，恐怕出去了我又来走动，所以连家眷带去了。只是如何搬得这等罄净？难道再不回来住了？其间必有缘故。”试问问左右邻人，才晓得这赵家也是那里搬来的，住得不十分长久，这房子也只是赁下的，原非己宅，是用着美人之局，扎了火囤去了。

宣教浑如做了一个大梦一般，闷闷不乐，且到丁惜惜家里消遣一消遣。

惜惜接着宣教，笑容可掬道。“甚好风吹得贵人到此！”连忙置酒相待。饮酒中间，宣教频频的叹气。惜惜道：“你向来有了心上人，把我冷落了多时，今日既承不弃到此，如何只是嗟叹，像有甚不乐之处。”宣教正是事在心头，巴不得对人告诉，只得把如何对门作寓，如何与赵县君往来，如何约去私期，却被丈夫归来拿住，将钱买得脱身，备细说了一遍。惜惜大笑道：“你枉用痴心，落了人的圈套了！你前日早对我说，我敢也先点破你，不着他道儿也不见得。我那年有一伙光棍，将我包到扬州去，也假了商人的爱妾，扎了一个少年子弟千金，这把戏我也曾弄过的。如今你心爱的县君，又不知是那一家歪刺货也。你前日瞒得我好，撇得我好，也叫你受些业报。”宣教满脸羞惭，懊恨无已。丁惜惜又只顾把说

话盘问，见说道身畔所有剩得不多，衒衒家本色，就不十分亲热得紧了。

宣教也觉快快，住了一两晚，走了出来，满城中打听，再无一些消息。看看盘费不勾用了，等不得吏部改秩，急急走回故乡。亲眷朋友晓得这事的，把来做了笑柄。宣教常时忽忽如有所失，感了一场缠绵之疾，竟不及调官而终。

可怜吴宣教一个好前程，惹着了这一些魔头，不自尊重，被人弄得不尴不尬，没个收场如此。奉劝人家少年子弟每，血气未定，贪淫好色，不守本分，不知利害的，宜以此为鉴。诗云：

一箇肉味不曾尝，已遣缠头罄囊装。

尽道陷人无底洞，谁知洞口赚刘郎！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五

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

诗云：

曾闻阴德可回天，古往今来效灼然。

奉劝世人行好事，到头元是自周全。

话说湖州府安吉州地浦滩有一居民，家道贫窘，因欠官粮银二两，监禁在狱。家中止有一妻，抱着个一周未满的小儿子度日，别无门路可救。栏中畜养一猪，算计卖与客人，得价还言。因性急银子要紧，等不得好价，见有人来买，即便成交。妇人家不认得银子好歹，是个白晃晃的，说是还得官了。客人既去，拿出来与银匠熔着锭子。银匠说：“这是些假银，要他怎么？”妇人慌问：“有多少成色在里头？”银匠道：“那里有半毫银气？多是铅铜锡镞装成，见火不得的。”妇人着了忙，拿在手中，走回家来，寻思一回道：“家中并无所出，止有此猪，指望卖来救夫，今已被人骗去，眼见得丈夫出来不成。这是我不仔细上害了他，心下怎么过得去？我也不要这性命了。”待寻个自尽，看看小儿子，又不舍得，发个狠道：

“罢，罢，索性抱了小冤家，同赴水而死，也免得牵挂。”急急奔到河边来。

正待撺下去，恰好一个徽州商人立在那里，见他忙忙投水，一把扯住。问道：“清白后生，为何做此短见勾当？”妇人拭泪答道：“事急无奈，只图一死。”因将救夫卖猪，误收假银之说，一一告诉。徽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与小儿子何干？”妇人道：“没爷没娘，少不得一死，不如同死了干净。”徽商恻然道：“所欠官银几何？”妇人道：“二两。”徽商道：“能得多少，坏此三条性命！我下处不远，快随我来。我舍银二两，与你还官罢。”妇人转悲作喜，抱了儿子，随着徽商行夫。不上半里，已到下处。徽商走入房，秤银二两出来，递与妇人道：“银是足纹，正好还官。不要又被别人骗了。”妇人千恩万谢。转去央个邻舍，同到县里纳了官银，其夫始得放出监来。

到了家里，问起道：“那得这银子还官救我？”妇人将前情述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若非遇此恩人，不要说你不得出来，我母子两人已作黄泉之鬼了。”其夫半喜半疑。喜的是得银解救，全了三命；疑的是妇人家没志行，敢怕独自个一时喉极了，做下了些不伶俐勾当，方得这项银子，也不可。不然，怎生有此等好人，直如此凑巧？口中不说破他，心生一计道：“要见明白，须得如此如此。”问妇人道：“你可认得那恩人的住处么？”妇人道：“随他去秤银的，怎不认得？”其夫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与你不可不去谢他一谢。”妇人道：“正该如此，今日安息了，明日同去。”其夫道：“等不得明日，今夜就去。”妇人道：“为何不要白日里去，倒要夜间？”其夫道：“我自有

主意，你不要管我。”妇人不好拗得，只得点着灯，同其夫走到徽商下处门首。

此时已是黄昏时候，人多歇息寂静了。其夫叫妇人扣门，妇人道：“我是女人，如何叫我黑夜敲门？”其夫道：“我正要黑夜试他的心事。”妇人心下晓得丈夫有疑了，想道：“一个有恩义的人，倒如此猜他，也不当人子。”却是恐怕丈夫生疑，只得出声高叫。

徽商在睡梦间，听得是妇女声音，问道：“你何人，却来叫我？”妇人道：“我是前日投水的妇人。因蒙恩人大德，救了吾夫出狱，故此特来踵门叩谢。”

看官，你道徽商此时若是个不老成的，听见一个妇女黑夜寻他，又是施恩过来的，一时动了不良之心，未免说句把倬倬绰趣的话，开出门来，撞见其夫，可不是老大一场没趣？把起初做好事的念头多弄脏了。不想这个朝奉煞是有正经，听得妇人说话，便厉声道：“此我独卧之所，岂汝妇女家所当来？况昏夜也不是谢人的时节，但请回步，不必谢了。”其夫听罢，才把一天疑心尽多消散。妇人乃答道：“吾夫同在此相谢。”

徽商听见其夫同来，只得被衣下床，要来开门。走得几步，只听得天崩地塌之声，连门外多震得动。徽商慌了自不必说，夫妇两人多吃了一惊。徽商忙叫小二掌火来看，只见一张卧床压得四脚多折，满床尽是砖头泥土。元来那一垛墙走了，一向床遮着不觉得，此时偶然坍将下来。若有人在床时，便是钢筋铁骨，也压死了。徽商看了，伸了舌头出来，一时缩不进去。就叫小二开门，见了夫妇二人，反谢道：“若非贤夫妇相叫起身，几乎一命难存。”夫妇两人看见墙坍床倒，

也自大加惊异道：“此乃恩人洪福齐天，大难得免。莫非恩人阴德之报。”两相称谢。徽商留夫妇茶话少时，珍重而别。

只此一件，可见商人二两银子，救了母子两命，到底因他来谢，脱了墙压之厄，仍旧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，此乃上天巧于报德处。所以古人说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”，小子起初说“到头元是自周全”，并非诳语。看官每不信，小子而今单表一个周全他人，仍旧周全了自己一段长话，作个正文。有诗为证：

有女颜如玉，酬德讵能足？遇彼素心人，清操同秉烛。兰蕙保幽芳，移来贮金屋。容台粉署郎，一朝昇掾属。圣明重义人，报施同转毂。

这段话文，出在弘治年间直隶太仓州地方，州中有一个吏典，姓顾名芳，平日迎送官府出城，专在城外一个卖饼的江家做下处歇脚。那江老儿名溶，是个老实忠厚的人，生意尽好，家道将就过得。看见顾吏典举动端方，容仪俊伟，不像个衙门中以下人，私心敬爱他。每遇他到家，便以“提控”呼之，待如上宾。江家有个嬷嬷，生得个女儿，名唤爱娘，年方十七岁，容貌非凡。顾吏典家里也自有妻子，便与江家内里通往来，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。

常言道：“一家饱暖千家怨。”江老虽不怎的富，别人看见他生意从容，衣食不缺，便传说了千金、几百金家事。有那等眼光浅、心不足的，目中就着不得，不由得妒忌起来。

忽一日，江老正在家里做活，只见如狼似虎一起捕人打将进来，喝道：“拿海贼！”把店中家火打得粉碎。江老出来分辨，众捕一齐动手，一索子捆倒。江嬷嬷与女儿顾不得羞

耻，大家啼啼哭哭嚷将出来，问道：“是何事端？说个明白。”捕人道：“崇明解到海贼一起，有江溶名字，是个窝家。还问什么事端？”江老夫妻与女儿叫起撞天屈来，说道：“自来不曾出外，那里认得什么海贼？却不屈杀了平人！”捕人道：“不管屈不屈，到州里分辨去，与我们无干，快些打发我们见官去！”

江老是个乡子里人，也不晓得盗情利害，也不晓得该怎的打发公差，合家只是一味哭。捕人每不见动静，便发起狠来道：“老儿奸诈，家里必有赃物，我们且搜一搜。”众人不管好歹，打进内里，一齐动手，险些把地皮多翻了转来，见了细软，便藏匿了。江老夫妻女儿三口，杀猪也似的叫喊，擂天倒地价哭。捕人每揎拳裸手，耀武扬威。正在没摆布处，只见一个人踱将进来，喝道：“有我在，不得无理。”

众人定睛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州里顾提控。大家住手道：“提控来得正好！我们不要粗鲁，但凭提控便是。”江老一把扯住提控道：“提控救我一救。”顾提控问道：“怎的起？”捕人拿牌票出来看，却是海贼指扳窝家，巡捕衙里来拿的。提控道：“贼指的事，多出仇口。此家良善，明是冤屈。你们为我面上，须要周全一分。”捕人道：“提控在此，谁敢多话？只要分付我们，一面打点见官便是。”提控即便主张江老支持酒饭鱼肉之类，摆了满桌，任他每狼飧虎咽，吃个尽情。又摸出几两银子做差使钱。众捕人道：“提控分付，我每也不好推辞，也不好较量，权且收着，凡百看提控面上，不难为他便了。”提控道：“列位别无帮衬处，只求迟带到一日。等我先见官人，替他分诉一番，做个道理，然后投牌。便是列位盛

情。”捕人道：“这个当得奉承。”

当下江老随捕人去了，提控转身安慰他母子道：“此事只要破费，须有分辨处，不妨大事。”母子啼哭道：“全仗提控搭救则个。”提控道：“且关好店门，安心坐着，我自做道理去。”

出了店门，进城来，一径到州前来见捕盗厅官人道：“顾某有个下处主人江溶，是个良善人户。今被海贼所扳，想必是仇家陷害，望乞爷台为顾某薄面，周全则个。”捕官道：“此乃堂上公事，我也不好自专。”提控道：“堂上老爷，顾某自当禀明。只望爷台这里带到时，宽他这一番拷究。”捕官道：“这个当得奉命。”

须臾知州升堂，顾提控觑个堂事空便，跪下禀道：“吏典平日伏侍老爷，并不敢有私情冒禀。今日有个下处主人江溶，被海贼诬扳。吏典熟知他是良善人户，必是仇家所陷，故此斗胆禀明，望老爷天鉴之下，超豁无辜。若是吏典虚言妄禀，罪该万死。”知州道：“盗贼之事，非同小可。你敢是私下受人买嘱，替人讲解么？”提控叩头道：“吏典若有此等情弊，老爷日后必然知道，吏典情愿受罪。”知州道：“待我细审，也听不得你一面之词。”提控道：“老爷‘细审’二字，便是无辜超生之路了。”复叩一头，走了下来。想道：“官人方才说听不得一面之词，我想人众则公，明日约同同衙门几位朋友，大家禀一声，必然听信。”

是日，拉请一般的十数个提控，到酒馆中坐一坐。把前事说了，求众人明日帮他说，众人平日与顾提控多有往来，无有不依的。

次日，捕人已将江溶解到捕厅。捕厅因顾提控面上，不动刑法，竟送到堂上来。正值知州投文，挨牌唱名。点到江溶名字，顾提控站在旁边，又跪下来禀道：“这江溶，即是小吏典昨日所禀过的，果是良善人户。中间必有冤情，望老爷详察。”知州作色道：“你两次三回，替人辨白，莫非受了贿赂，故敢大胆？”提控叩头道：“老爷当堂明查，若不是小吏典下处主人，及有贿赂情弊，打死无怨。”只见众吏典多跪下来禀道：“委是顾某主人，别无情弊，众吏典敢百口代保。”知州平日也晓得顾芳行径，是个忠直小心的人，心下有几分信他的，说道：“我审时自有道理。”便问江溶：“这伙贼人扳你，你平日曾认得一两个否？”江老儿叩头道：“爷爷，小的若认得一个，死也甘心。”知州道：“他们有人认得你否？”江老儿道：“这个小的虽不知，想来也未必认得小的。”知州道：“这个不难。”唤一个皂隶过来，教他脱下衣服，与江溶穿了，扮做了皂隶；却叫皂隶穿了江溶衣服，扮做了江溶。分付道：“等强盗执着江溶时，你可替他折证，看他认得认不得。”皂隶依言，与江溶更换停当。然后带出监犯来。

知州问贼首道：“江溶是你窝家么？”贼首道：“爷爷，正是。”知州敲着气拍，故意问道：“江溶，怎么说？”这个皂隶扮的江溶假着口气道：“爷爷，并不干小人之事。”贼首看着假江溶，那里晓得不是，一口指着道：“他住在城外，倚着卖饼为名，专一窝着我每赃物，怎生赖得？”皂隶道：“爷爷，冤枉！小的不曾认得他的。”贼首道：“怎生不认得？我们长在你家吃饼，某处赃若干，某处赃若干，多在你家，难道忘了？”

知州明知不是，假意说道：“江溶是窝家，不必说了，却

是天下有名姓相同。”一手指着真江溶扮皂隶的道：“我这个皂隶也叫得江溶，敢怕是他么？”贼首把皂隶一番，那里认得？连喊道：“爷爷，是卖饼的江溶，不是皂隶江溶。”知州又手指假江溶道：“这个卖饼的江溶，可是了么？”贼首道：“正是这个。”知州冷笑了一声，连敲气拍两下，指着贼首道：“你这杀刚不尽的奴才！自做了歹事，又受人买嘱，扳陷良善。”贼首连喊道：“这江溶果是窝家，一些不差，爷爷。”知州喝叫：“掌嘴！”打了十来下。知州道：“还要嘴强！早是我先换过了，试验虚实，险些儿屈陷平民。这个是我皂隶周才，你却认做了江溶，就信口扳杀他。这个扮皂隶的正是卖饼江溶，你却又不认得，就说道无干。可知道你受人买嘱，来害江溶，元不曾认得江溶的么！”贼首低头无语，只叫：“小的该死。”

知州叫江溶与皂隶仍旧换过了衣服。取夹棍来：把贼首夹起，要招出买他指扳的人来。贼首是顽皮赖肉，那里放在心上？任你夹打，只供称是：“因见江溶殷实，指望扳赔赃物是实，别无指使。”知州道：“眼见得是江溶仇家所使，无得可疑。今这奴才死不肯招，若必求其人，他又要信口诬害，反生株连。我只释放了江溶，不根究也罢。”江溶叩头道：“小的也不愿晓得害小的的仇人，省得中心不忘，冤冤相结。”知州道：“果然是个忠厚人！”提起笔来，把名字注销，喝道：“江溶无干，直赶出去。”当下江溶叩头不止，皂隶连喝：“快走！”江溶如笼中放出飞鸟，欢天喜地，出了衙门。衙门里许多人撮空叫喜，拥住了不放。又亏得顾提控走出来，把几句话解散开了众人，一同江溶走回家来。

江老儿一进门，便唤过妻女来道：“快来拜谢恩人！这番

若非提控搭救，险些儿相见不成了。”三个人拜做一堆。提控道：“自家家里，应得出力。况且是知州老爷神明做主，与我无干，快不要如此。”江嬷嬷便问老儿道：“怎生回来得这等撒脱？不曾吃亏么？”江老儿道：“两处俱仗提控先说过了，并不动一些刑法。天字号一场官司，今没一些干涉，竟自平净了。”江嬷嬷千恩万谢。提控立起身来道：“你们且慢慢细讲，我还要到衙门去谢谢官府去。”当下提控作别自去了。

江老送了出门，回来对嬷嬷说：“正是‘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’，谁想遭此一场飞来横祸！若非提控出力，性命难保。今虽然破费了些东西，幸得太平无事。我每不可忘了恩德，怎生酬报得他便好？”嬷嬷道：“我家家事”向来不见怎的，只好度日。不知那里动了人眼，被天杀的暗算，招此飞灾。前日众捕人一番掳掠，狠如打劫一般。细软东西，尽被抄扎过了。今日有何重物，谢得提控大恩？”江老道：“便是没东西难处。就凑得些少，也当不得数，他也未必肯受，怎么好？”嬷嬷道：“我例有句话商量：女儿年一十七岁，来曾许人。我们这样人家，就许了人，不过是村庄人户，不若送与他做了妾，扳他做个女婿，支持门户，也免得外人欺侮。可不好？”江老道：“此事倒也好，只不知女儿肯不肯。”嬷嬷道：“提控又青年，他家大娘子又贤惠，平日极是与我女儿说得来的。敢怕也情愿。”遂唤女儿来，把此意说了。女儿道：“此乃爹娘要报恩德，女儿何惜此身？”江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提控是个近道理的人，若与他明说，必是不从。不若你我三人只作登门拜谢，以后就留下女儿在彼，他便不好推辞得。”嬷嬷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当下三人计议已定，拿本历日来看，来日上吉。次日起早，把女儿装扮了，江老夫妻两个步行，女儿乘着轿，抬进城。竟到顾家来。

提控夫妻接了进去，问道：“何事光降？”江老道：“老汉承提控活命之恩，今日同妻女三口，登门拜谢。”提控夫妻道：“有何大事，直得如此？且劳烦小娘子过来，一发不当。”江老道：“老汉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奉告：老汉前日若是受了非刑，死于狱底，留下妻女，不知流落到甚处。今幸得提控救命重生，无恩可报，止有小女爱娘，今年正十七岁，与老妻商议，送来与提控娘子铺床叠被，做个箕帚之妾。提控若不弃嫌粗丑，就此俯留，老汉夫妻终身有托。今日是个吉日，一来到此拜谢，二来特送小女上门。”提控听罢，正色道：“老丈说那里话？顾某若做此事，天地不容。”提控娘子道：“难得老伯伯、乾娘、妹妹一同到此，且请过小饭，有话再说。”提控一面分付厨下摆饭相待。

饮酒中间，江老又把前话提起，出位拜提控一拜道：“提控若不受老汉之托，老汉死不瞑目。”提控情知江老心切，暗自想道：“若不权且应承，此老必不肯住，又去别寻事端谢我，反多事了。且依着他言语，我日后自有处置。”饭罢，江老夫妻起身作别，分付女儿留住，道：“你在此伏侍大娘。”爱娘含羞忍泪，应了一声。提控道：“休要如此说。荆妻且权留小娘子盘桓几日，自当送还。”江老夫妻也道是他一时门面说话，两下心照罢了。

两口儿去得，提控娘子便请爱娘到里面自己房里坐了，又摆出细果茶品请他。分付走使丫鬟，铺设好了一间小房，一

床被卧。连提控娘子心里也只道提控有意留住的，今夜必然趁好日同宿。他本是个大贤惠、不拈酸的人，又平日喜欢着爱娘，故此是件周全停当，只等提控到晚受用。正是：

一朵鲜花好护持，芳菲只待赏花时。

等闲未动东君意，惜处重将帷幕施。

谁想提控是夜竟到自家娘子房里来睡了，不到爱娘处去。提控娘子问道：“你为何不到江小娘那里去宿？莫要忌我。”提控道：“他家不幸遭难，我为平日往来，出力救他。今他把女儿谢我，我若贪了女色，是乘人危处，遂我欲心。与那海贼指扳，应捕抢掳，肚肠有何两样？顾某虽是小小前程，若坏了行止，永远不吉。”提控娘子见他说出咒来，知是真心，便道：“果然如此，也是你的好处。只是日间何不力辞脱了，反又留在家中做甚？”提控道：“江老儿是老实人，若我不允女儿之事，他又剜肉做疮，别寻道路谢我，反为不美。他女儿平日与你相爱，通家姊妹，留下你处住几日，这却无妨。我意欲就此看中意的人家子弟，替他寻下一头亲事，成就他终身结果，也是好事。所以一时不辞他去，原非我自家有意也。”提控娘子道：“如此却好。”当夜无词。

自此江爱娘只在顾家住，提控娘子与他如同亲姐妹一般，甚是看待得好。他心中也时常打点提控到他房里的，怎知道：

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

直待他年荣贵后，方知今日不为差。

提控只如常相处，并不曾起一毫邪念，说一句戏话，连爱娘房里脚也不躡进去一步。爱娘初时疑惑，后来也不以为怪了。

提控衙门事多，时常不在家里，匆匆过了一月有余。

忽一日，得闲在家中，对娘子道：“江小娘在家，初意要替他寻个人家，急切里凑不着巧。而今一月多了，久留在此也觉不便。不如备下些礼物，送还他家。他家父母，必然问起女儿相处情形。他晓得我心事如此，自然不来强我了。”提控娘子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当下把此意与江爱娘说明了，就备了六个盒盘，又将出珠花四朵、金耳环一双，送与江爱娘插戴好。一乘轿，着个从人径送到江老家里来。

江老夫妻接着轿子，晓得是顾家送女儿回家。心里疑道：“为何叫他独自个归来？”问道：“提控在家么？”从人道：“提控不得工夫来，多多拜上阿爹，这几时有慢了小娘子，今特送还府上。”

江老见说话跷蹊，反怀着一肚子鬼胎道：“敢怕有甚不恰当处？”忙忙领女儿到里边坐了，同嬷嬷细问他这一月的光景。爱娘把顾娘子相待甚厚，并提控不进房、不近身的事，说了一遍。江老呆了一晌道：“长要来问个信，自从为事之后，生意淡薄，穷忙没有工夫；又是素手，不好上门。欲待央个人来，急切里没便处。只道你一家和睦，无些别话，谁想却如此行径！这怎么说？”嬷嬷道：“敢是日子不好？与女儿无缘法？得个人解褰解褰便好。”江老道：“且等另拣个日子，再送去又做处。”爱娘道：“据女儿看起来，这个提控不是贪财好色之人，乃是个正人君子。我家强要谢他，他不好推辞得，故此权留这几时，誓不玷污我身。今既送了归家，自不必再送去。”江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他的恩德毕竟不曾报得，反住在他家，打搅多时，又加添礼物送来，难道便是这样罢了？还是改日再送去的是。”爱娘也不好阻当，只得凭着父母说罢了。

过了两日，江老夫妻做了些饼食，买了几件新鲜物事，办着十来个盒盘，一坛泉酒，雇个担夫挑了，又是一乘轿，抬了女儿，留下嬷嬷看家，江老自家伴送过顾家来。提控迎着江老，江老道其来意。提控作色道：“老丈难道不曾问及令爱来？顾某心事，唯天可表。老丈何不见谅如此？此番决不敢相留。盛惠谨领，令爱不及款接，原轿请回，改日登门拜谢。”江老见提控词色严正，方知女儿不是诳语。连忙出门止住来轿，叫他仍旧抬回家去。提控留江老转去茶饭，江老也再三辞谢，不敢叨领，当时别去。

提控转来受了礼物，出了盒盘，打发了脚担钱，分付多谢去了。进房对娘子说江老今日复来之意。娘子道：“这个便老没正经，难道前番不谐，今番有再谐之理？只是难为了爱她又来一番，不曾会得一会去。”提控道：“若等他下了轿，接了进来，又多一番事了，不如决绝回头了的是。这老儿真诚，却不见机。既如此把女儿相缠，此后往来倒也要稀疏了些。外人不知就里，惹得造下议论来，反害了女儿终身，是要好成歉了。”娘子道：“说得极是。”自此，提控家不似前日十分与江家往来得密了。

那江家原无甚么大根基，不过生意济楚。自经此一番横事剥削之后，家计萧条下来。自古道：“人家天做。”运来时，撞着就是趁钱的，火焰也似长起来；运退时，撞着就是折本的，潮水也似退下去。江家悔气头里，连五热行里生意多不济了。做下饼食，常管五七日不发市，就是馊蒸气了，喂猪狗也不中。你道为何如此？先前为事时不多几日，只因惊怕了，自女儿到顾家去后，关了一个多月店门不开，主顾家多

生疏，改向别家去，就便拗不转来。况且窝盗为事，声名扬开去不好听，别人不管好歹，信以为实，就怕来缠帐。以此生意冷落，日吃日空，渐渐支持不来。要把女儿嫁个人家，思量靠他过下半世，又高不凑，低不就。光阴眨眼，一错就是论年，女儿也大得过期了。

忽一日，一个徽州商人经过，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。访问邻人，晓得是卖饼江家。因问：“可肯与人家为妾否？”邻人道：“往年为官事时，曾送与人做妾。那家行善事，不肯受，还了的。做妾的事只怕也肯。”徽商听得此话，去央个熟事的媒婆，到江家来说此亲事。只要事成，不惜重价。

媒婆得了口气，走到江家，便说出徽商许多富厚处，情愿出重礼，聘小娘子为偏房。江老夫妻正在喉急头上，见说得动火，便问道：“讨在何处去的？”媒婆道：“这个朝奉，只在扬州开当种盐，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。今讨去做二孺人，住在扬州当中，是两头大的，好不受用！亦且路不多远。”江老夫妻道：“肯出多少礼？”媒婆道：“说过只要事成，不惜重价，你每能要得多少？那富家心性，料必勾你每心下的，凭你们讨礼罢了。”江老夫妻商量道：“你我心下不割舍得女儿，欲待留下他，遇不着这样好主。有心得把与别处人去，多讨得些礼钱，也勾下半世做生意度日方可。是必要他三百两，不可少了。”商量已定，对媒婆说过。媒婆道：“三百两忒重些。”江嬷嬷道：“少一厘我也不肯。”媒婆道：“且替你们说说看。只要事成后，谢我多些儿。”

三个人尽说三百两是一大主财物，极顶价钱了，不想商人慕色心重，二三百金之物那里在他心上？一说就允，如数

下了财礼。拣个日子，娶了过去，开船往扬州。江爱娘哭哭啼啼，自道终身不得见父母了。江老虽是卖去了女儿，心中凄楚，却幸得了一主大财，在家别做生理，不题。

却说顾提控在州六年，两考役满，例当赴京听考。吏部点卯过，拨出在韩侍郎门下办事效劳。那韩侍郎是个正直忠厚的大臣，见提控谨厚小心，仪表可观，也自另眼看他，时留在衙前听候差使。

一日，侍郎出去拜客。提控不敢擅离衙门左右，只在前堂伺候归来。等了许久，侍郎又往远处赴席，一时未还。提控等得不耐烦，困倦起来，坐在槛上打盹，朦胧睡去。见空中云端里黄龙现身，彩霞一片，映在自己身上。正在惊看之际，忽有人蹴他起来，飒然惊觉。乃是后堂传呼，高声喝：“夫人出来！”提控仓惶失措，连忙趋避不及。

夫人步至前堂，亲看见提控慌遽走出之状，着人唤他转来。提控自道失了礼度，必遭罪责。趋至庭中跪倒，俯伏地下，不敢仰视。夫人道：“抬起头来我看。”提控不敢放肆，略把脖子一伸。夫人看见道：“快站起来，你莫不是太仓顾提控么？为何在此？”提控道：“不敢。小吏顾芳，实是太仓人，考满赴京，在此办事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认得我否？”提控不知甚么缘故，摸个头路不着，不敢答应一声。

夫人笑道：“妾身非是别人，即是卖饼江家女儿也。昔年徽州商人娶去，以亲女相待，后来嫁与韩相公为次房。正夫人亡逝，相公立为继室，今已受过封诰。想来此等荣华，皆君所致也。若是当年非君厚德，义还妾身，今日安能到此地位？妾身时刻在心，正恨无由补报，今天幸相逢于此，当与

相公说知就里，少图报效。”提控听罢，恍如梦中一般。偷眼觑着堂上夫人，正是江家爱娘。心下道：“谁想他却有这个地位？”又寻思道：“他分明卖与徽州商人做妾了，如何却嫁得与韩相公？方才听见说徽商以亲女相待，这又不知怎么解说？”

当下退出外来，私下偷问韩府老都管，方知事体备细：

当日徽商娶去时节，徽人风俗，专要闹房吵新郎。凡亲戚朋友相识的，在住处所在，闻知娶亲，就携了酒榼，前来称庆。说话之间，名为祝颂，实半带笑耍，把新郎灌得烂醉，方以为乐。是夜徽商醉极，讲不得甚么云雨勾当。在新人枕畔，一觉睡倒，直至天明。朦胧中见一个金甲神人，将瓜锤扑他脑盖一下，蹴他起来道：“此乃二品夫人，非凡人之配，不可造次胡行。若违我言，必有大咎。”

徽商惊醒，觉得头疼异常，只得爬了起来。自想此梦稀奇，心下疑惑。平日最信的是关圣灵签，梳洗毕，开个随身小匣，取出十个钱来，对空虔诚祷告：看与此女缘分何如。卜得个乙戌，乃是第十五签。签曰：

两家门户各相当，不是姻缘莫较量。

直待春风好消息，却调琴瑟向兰房。

详了签意，疑道：“既明说‘不是姻缘’了，又道‘直待春风’、‘却调琴瑟’，难道放着见货，等待时来不成？”心下一发糊涂。再缴一签，卜得个辛丙，乃是第七十三签。签曰：

忆昔兰房分半钗，而今忽报信音乖。

痴心指望成连理，到底谁知事不谐。

得了这签，想道：“此签说话明白，分明不是我的姻缘，不能到底的了。梦中说有二品夫人之分，若把来另嫁与人，看

是如何？”祷告过，再卜一签。得了个丙庚，乃是第二十七签。签曰：

世间万物各有主，一粒一毫君莫取。

英雄豪杰本天生，也须步步循规矩。

徽商看罢，道：“签句明白如此，必是另该有个主，吾意决矣！”

虽是这等说，日间见他美色，未免动心。然但是有些邪念，便觉头疼，到晚来走近床边，愈加心神恍惚，头疼难支。徽商想道：“如此跷蹊！要见梦言可据，签语分明，万一破他女身，必为神明所恶。不如放下念头，认他做个乾女儿，寻个人嫁了他。后来果得富贵，也不可知。”遂把此意对江爱娘说道：“在下年四十余岁，与小娘子年纪不等；况且家中原有大孺人，今扬州典当内又有二孺人。前日只因看见小娘子生得貌美，故此一时聘娶了来。昨晚梦见神明说，小娘子是个贵人，与在下非是配偶，今不敢胡乱辱莫了小娘子。在下痴长一半年纪，不若认义为父女，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，图个往来。小娘子意下何如？”江爱娘听见说不做妾，做女，有甚么不肯处？答应道：“但凭尊意，只恐不中抬举。”当下起身，插烛也似拜了徽商四拜。以后只称徽商做爹爹，徽商称爱娘做大姐，各床而睡。

同行至扬州当里，只说是路上结拜的朋友女儿，托他寻人家的，也就分付媒婆替他四下里寻亲事。正是春初时节，恰好凑巧，韩侍郎带领家眷上任，舟过扬州，夫人有病，要娶个偏房，就便伏侍夫人，停舟在关下。此话一闻，那些做媒的如蝇聚膻，来的何止三四十起。各处寻将出来，多看得不中意。落末有个人说：“徽州当里有个乾女儿，说是太仓州来

的，模样绝美，也是肯与人为妾的，问问也好。”其间就有媒婆叨揽去当里来说。

元来徽州人有个癖性，是乌纱帽、红绣鞋，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，其余诸事吝啬了。听见说个韩侍郎娶妾，先自软摊了半边，自夸梦兆有准，巴不得就成了。韩府也叫人看过，看得十分中意。徽商认做自己女儿，不争财物，反赔嫁装，只贪个纱帽往来，便自心满意足。韩府仕宦人家，做事不小，又见徽商行径冠冕，不说身价，反轻易不得了，连钗环首饰段匹银两，也下了三四百金礼物。徽商受了，增添嫁事，自己穿了大服，大吹大擂，将爱娘送下官船上来。侍郎与夫人看见人物标致，更加礼仪齐备，心下喜欢，另眼看待。到晚云雨之际，俨然身是处子，一发敬重。一路相处，甚是相得。

到了京中，不料夫人病重不起，一应家事尽属爱娘掌管。爱娘处得井井有条，胜过夫人在日，内外大小无不喜欢。韩相公得意，拣个吉日，立为继房。恰遇弘治改元覃恩，竟将江氏入册报去，请下了夫人封诰，从此内外俱称夫人了。

自从做了夫人，心里常念先前嫁过两处，若非多遇着好人，怎生保全得女儿之身，致今日有此享用？那徽商认做乾爷，兀自往来不绝，不必说起；只不知顾提控近日下落。忽然堂前相遇，恰恰正在门下走动，正所谓：

一叶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

夫人见了顾提控，返转内房。等候侍郎归来，对侍郎说道：“妾身有个恩人，没路报效，谁知却在相公衙门中服役。”侍郎问是谁人，夫人道：“即办事吏顾芳是也。”侍郎道：“他

与你有何恩处？”夫人道：“妾身原籍太仓人，他也是太仓州吏。因妾家里父母被盗扳害，得他救解，幸免大祸。父母将身酬谢，坚辞不受。强留在彼，他与妻子待以宾礼，誓不相犯，独处室中一月，以礼送归。后来过继与徽商为女，得有今日，岂非恩人？”侍郎大惊道：“此柳下惠、鲁男子之事，我辈所难，不道掾吏之中却有此等仁人君子！不可埋没了他。”竟将其事写成一本，奏上朝廷。本内大略云：

窃见太仓州吏顾芳，暴白冤事，侠骨著于公庭；峻绝谢私，贞心矢乎暗室。品流虽贱，衣冠所难；合行特旌，以章笃行。

孝宗见奏大喜道：“世间那有此等人？”即召韩侍郎面对，问其详细。侍郎一一奏知，孝宗称叹不置。侍郎道：“此皆陛下中兴之化所致，应与表扬。”孝宗道：“何止表扬？其人堪为国家所用，今在何处？”侍郎道：“今在京中考满，拨臣衙门办事。”孝宗回顾内侍，命查那部里缺司官。司礼监秉笔内监奏道：“昨日吏部上本，礼部仪制司缺主事一员。”孝宗道：“好，好。礼部乃风化之原，此人正好。”即御批：“顾芳除补，吏部知道。”韩侍郎当下谢恩而出。

侍郎初意，不过要将他旌表一番，与他个本等职衔，梦里也不料圣意如此嘉奖，骤与殊等美官，真个喜出望外。出了朝中，竟回衙来，说与夫人知道。夫人也自欢喜不胜，谢道：“多感相公为妾报恩，妾身万幸。”侍郎看见夫人欢喜，心下愈加快活，忙叫亲随报知顾提控。

提控闻报，犹如地下升天，还服着本等衣服，随着亲随，进来先拜谢相公。侍郎不肯受礼，道：“如今是朝廷命官，自

有体制。且换了冠带，谢恩之后，然后私宅少叙不迟。”须臾，便有礼部衙门人来伺候：伏侍去到鸿胪寺报了名。次早午门外谢了圣恩，到衙门到任。正是：

昔年萧主吏，今日叔孙通。

两翅何曾异？只是锦袍红。

当日顾主事完了衙门里公事，就穿着公服，竟到韩府私宅中来拜见侍郎。顾主事道：“多谢恩相提携，在皇上面前极力荐举，故有今日，此恩天高地厚。”韩侍郎道：“此皆足下阴功浩大，以致圣主宠眷非常，得此殊典，老夫何功之有？”拜罢，主事请拜见夫人，以谢推许大恩。侍郎道：“贱室既忝同乡，今日便同亲戚。”传命请夫人出来相见。夫人见主事，两相称谢，各拜了四拜。夫人进去治酒。

是日侍郎款待主事，尽欢而散。夫人又传问顾主事：离家在几时，父母的安否下落。顾主事回答道：“离家一年。江家生意如常，却幸平安无事。”

侍郎与顾主事商议，待主事三月之后，给个假限回籍，就便央他迎取江老夫妇。顾主事领命，果然给假，衣锦回乡，乡人无不称羨。因往江家拜候，就传女儿消息，江家喜从天降。主事假满，携了妻子回京复任，就分付二号船里，着落了江老夫妇。到京相会，一家欢忭无极。

自此侍郎与主事通家往来，俨如伯叔子侄一般。顾家大娘子与韩夫人愈加亲密，自不必说。后来顾主事三子皆读书登第。主事寿登九十五岁，无病而终，此乃上天厚报善人也。所以奉功世间行善，原是积来自家受用的。有诗为证：

美色当前谁不慕？况是酬恩去复来。

若使偶然通一笑，何缘掾吏入容台？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六

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

诗云：

一陌金钱便返魂，公私访处可通门。

鬼神有德开生路，日月无光照覆盆。

贫者何缘蒙佛力？富家容易受天恩。

早知善恶多无报，多积黄金遗子孙。

这首诗乃是令狐譔所作。他邻近有个乌老，家资巨万，平时奸贪不义，死去三日，重复还魂。问他缘故，他说：“死后亏得家里广作佛事，多烧楮钱，冥官大喜，所以放还。”令狐譔闻得，大为不平道：“我只道只有阳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枉法，卖富差贫，岂知阴间也自如此？”所以做这首诗。后来冥司追去，要治他谤讪之罪，被令狐譔是长是短，辨析一番。冥司道他持论甚正，放教还魂，仍追乌老置之地狱。盖是世间没分割处的冤枉，尽拚到阴司里理直。若是阴司也如此糊涂，富贵的人只消作恶造业，到死后分付家人多做些功果，多烧些楮钱，便多退过了，却不与阳间一样没分晓？所以令狐生不伏，有此一诗，其实阴司报应一毫不差的。

宋淳熙年间，明州有个夏主簿，与富民林氏共出本钱，买扑官酒坊地店，做那沽拍生理。夏家出得本钱多些，林家出得少些。却是经纪营运，尽是林家家人主当，复家只管在里头照本算帐，分些干利钱。夏主簿是个忠厚人，不把心机堤防，指望积下几年，总收利息。虽然零碎支动了些，笼统算着，还该有二千缗钱多在那里，若把银算，就是二千两了。去到林家取讨时，林家在店管帐的共有八个，你推我推，只说算帐未清，不肯付还。讨得急了两番，林家就说出没行止话来道：“我家累年价辛苦，你家打点得自在钱，正不知钱在那里哩！”

夏主簿见说得蹊跷，晓得要赖他的，只得到州里告了一状。林家得知告了，笑道：“我家将猫儿尾拌猫饭吃，拚得将你家利钱折去了一半，官司好歹是我赢的。”遂将二百两送与州官。连夜叫八个干仆，把簿籍尽情改造，数目字眼多换过了，反说是夏家透支了，也诉下状来。州官得过了贿赂，那管青红皂白？竟断道：夏家欠林家二千两，把夏主簿收监追比。

其时郡中有个刘八郎，名元，人叫他做刘元八郎，平时最有直气，见了此事，大为不平，在人前裸臂揎拳的嚷道：“吾乡有这样冤枉事！主簿被林家欠了钱，告状反致坐监，要那州县何用？他若要上司去告，指我作证，我必要替他伸冤理枉。等林家这些没天理的，个个吃棒。”到一处嚷一处。林家这八个人，见他如此行径，恐怕弄得官府知道了，公道上不得，翻过案来。商量道：“刘元八郎是个穷汉，与他些东西，买他口静罢。”就中推两个有口舌的，去邀了八郎，到旗

亭中坐定。

八郎问道：“两位何故见款？”两人道：“仰慕八郎义气，敢此沽一杯奉敬。”酒中说起夏家之事，两人道：“八郎不要管别人家闲事，且只吃酒。”酒罢，两人袖中摸出官券二百道来，送与八郎道：“主人林某，晓得八郎家贫，特将薄物相助，以后求八郎不要多管。”八郎听罢，把脸儿涨得通红，大怒起来道：“你每做这样没天理的事！又要将没天理的东西赃污我！我就饿死了，决不要这样财物！”叹一口气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你每财多力大，夏家这件事，在阳世间不能勾明白了，阴间也有官府，他少不得有剖雪处。且看，且看！”忿忿地叫酒家过来问道：“我每三个吃了多少钱钞？”酒家道：“算该一贯八百文。”八郎道：“三个同吃，我该出六百文。”就解一件衣服，到隔壁柜上解当了六百文钱，付与酒家。对这两人拱拱手道：“多谢携带，我是清白汉子，不吃这样不义无名之酒。”大踏步竟自去了。两个人反觉没趣，算结了酒钱，自散了。

且说夏主簿遭此无妄之灾，没头没脑的被贪赃州官收在监里。一来是好人家的出身，不曾受惯这苦；二来被别人少了钱，反关在牢中，心中气蛊，染了牢瘟，病将起来。家属央人保领，方得放出，已病得八九分了。临将死时，分付儿子道：“我受了这样冤恨，今日待死。凡是一向扑官酒坊公店，并林家欠钱帐目，与管帐八人名姓，多要放在棺内，吾替他地府申辨去。”才死得一月，林氏与这八个人，陆陆续续尽得暴病而死，眼见得是阴间状准了。

又过一个多月，刘八郎在家，忽觉头眩眼花，对妻子道：“眼前境界不好，必是夏主簿要我做对证，势必要死。奈我平

时没有恶业，对证过了，还要重生，且不可入敛。三日后不还魂，再作道理。”果然死去。

两日，活将转来，拍手笑道：“我而今才出得这口恶气！”家人问其缘故，八郎道：“起初见两个公吏，邀我去。走勾百来里路，到了一个官府去处，见一个绿袍官人在廊房中走出来，仔细一看，就是夏主簿。再三谢我道：‘烦劳八郎来此。这里文书都完，只要八郎略一证明，不必忧虑。’我抬眼看见丹墀之下，林家与八个管帐人共顶着一块长枷，约有一丈五六尺长，九个头齐齐露出在枷上。我正要消遣他，忽报王升殿了。吏引我去见过，王道：‘夏家事已明白，不须说得。旗亭吃酒一节，明白说来。’我供道：‘是两人见招饮酒，与官会二百道，不曾敢接。’王对左右叹道：‘世上却有如此好人，须商议报答他，可检他寿算。’吏禀：‘他该七十九岁。’王道：‘穷人不受钱，更为难得，岂可不赏？添他阳寿一纪。’就着元追公吏，送我回家。出门之时，只见那一伙连枷的人，赶入地狱里去了。必然细细要偿还他的，料不似人世间葫芦提。我今日还魂，岂不快活也！”后来此人整整活到九十一岁，无病而终。可见阳世间有冤枉，阴司事再没有不明白的。

只是这一件事，阴报虽然明白，阳世间欠的钱钞到底不曾显还得，未为大畅。而今说一件阳间赖了，阴间断了，仍旧阳间还了，比这事说来好听。

阳世全凭一张纸，是非颠倒多因此。

岂似幽中业镜台，半点欺心没处使。

话说宋绍兴年间，庐州合江县赵氏村有一个富民，姓毛，名烈，平日贪奸不义，一味欺心，设谋作害。凡是人家有良

田美宅，百计设法，直到得上手才住，挣得泼天也似人家，心里不曾有一毫止足。看见人家略有些小衅隙，便在里头挑唆，于中取利，没便宜不做事。

其时，昌州有一个人，姓陈，名祈，也是个狠心不守分之人，与这毛烈十分相好。你道为何？只因陈祈也有好大家事，他一母所生，还有三个兄弟，年纪多幼小，只是他一个年纪长成，独掌家事。时常恐怕兄弟每大来，这家事须四分分开，要趁权在他手之时，做个计较，打些偏手，讨些便宜。晓得毛烈是个极有算计的人，早晚用得他着，故此与他往来交好。毛烈也晓得陈祈有三个幼弟，却独掌着家事，必有欺心毛病，他日可以在里头看景生情，得些渔人之利。所以两下亲密，语话投机，胜似同胞一般。

一日，陈祈对毛烈计较道：“吾家小兄弟们渐渐长大，少不得要把家事四股分了。我枉替他们白做这几时奴才，心不甘伏，怎么处？”毛烈道：“大头在你手里，你把要紧好的藏起了些不得？”陈祈道：“藏得的藏了，田地是露天盘子，须藏不得。”毛烈道：“只要会计较，要藏时田地也藏得。”陈祈道：“如何计较藏地？”毛烈道：“你如今只推有甚么公用，将好的田地卖了去，收银子来藏了，不就是藏田地一般？”陈祈道：“祖上的好田好地，又不舍得卖掉了。”毛烈道：“这更容易，你只拣那好田地，少些价钱，权典在我这里。目下拿些银子去用用，以后直等你们弟兄已将见在田地四股分定了，然后你自将原银，在我处赎了去，这田地不多是你自己的了？”陈祈道：“此言诚为有见。但你我虽是相好，产业交关，少不得立个文书，也要用着个中人才使得。”毛烈道：“我家出入

银两，置买田产，大半是大胜寺高公做牙侩。如今这件事，也要他在里头做个中见罢了。”陈祈道：“高公我也是相熟的，我去查明了田地，写下了文书，去要他着字便了。”

元来这高公，法名智高，虽然是个僧家，倒有好些不像出家人处。头一件是好利，但是风吹草动，有些个赚得钱的所在，他就钻的去了，所以囊钵充盈，经纪惯熟。大户人家做中做保，倒多是用得他着的，分明是个没头发的牙行。毛家债利出入，好些经他的手；就是做过几件欺心事体，也有与他首尾过来的。陈祈因此央他做了中，将田立券，典与毛烈。因要后来好赎，十分不典他重价钱，只好三分之一，做个交易的意思罢了。

陈祈家里田地广有，非止一处，但是自家心里贪着的，便把来典在毛烈处做后门。如此一番，也累起本银三千多两了，其田足值万金，自不消说。毛烈放花作利，已此便宜得多了，只为陈祈自有欺心，所以情愿把便宜与毛烈得了去。

以后陈祈母亲死过，他将见在户下的田产分做四股，把三股分与三个兄弟，自家得了一股。兄弟们不晓得其中委曲，见眼前分得均平，多无说话了。过了几时，陈祈端正起赎田的价银，径到毛烈处取赎，毛烈笑道：“而今这田，却不是你独享的了？”陈祈道：“多谢主见高妙。今兄弟们皆无言可说，要赎了去自管。”随将原价一一交明，毛烈照数收了，将进去交与妻子张氏藏好。

此时毛烈若是个有本心的，就该想着出的本钱原轻，收他这几年花息，便宜多了。今有了本钱，自该还他去，有何可说？谁知狠人心性，却又不然。道这田总是欺心来的，今

赎去独吞，有好些放不过。他就起个不良之心，出去对陈祈道：“原契在我拙荆处，一时有些身子不快，不便简寻，过一日还你罢。”陈祈道：“这等，写一张收票与我。”毛烈笑道：“你晓得我写字不大便当，何苦难我？我与你甚样交情，何必如此？待一二日间翻出来，就送还罢了。”陈祈道：“几千两往来，不是取笑，我交了这一主大银子，难道不要讨一些把柄回去？”毛烈道：“正为几千两的事，你交与我了，又好赖得没有不成？要甚么把柄？老兄忒过虑了。”陈祈也托大，道是毛烈平日相好，其言可信，料然无事。

隔了两日，陈祈到毛烈家去取前券，毛烈还推道一时未寻得出。又隔了两日去取，毛烈躲过，竟推道不在家了。如此两番，陈祈走得不耐烦，再不得见毛烈之面，才有些着急起来。走到大胜寺高公那里去商量，要他去问问毛烈下落。高公推道：“你交银时，不曾通我知道，我不好管得。”陈祈没奈何，只得又去伺候毛烈。一日撞见了，好言与他取券，毛烈冷笑道：“天下欺心事，只许你一个做？你将众兄弟的田偷典我处，今要出去自吞。我便公道欺心，再要你多出两千，也不为过。”陈祈道：“原只典得这些，怎要我多得？”毛烈道：“不与我，我也不还你券，你也管田不成。”陈祈大怒道：“前日说过的说话，怎倒要诈我起来？当官去说，也只要的我本钱。”毛烈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当官说不过时，还你罢了。”

陈祈一忿之气，归家写张状词，竟到县里告了毛烈。当得毛烈预先防备这着的，先将了些钱钞去寻县吏丘大，送与他了，求照管此事，丘大领诺。比及陈祈去见时，丘大先自装腔了，问其告状本意。陈祈把实情告诉了一遍，丘大只是

摇头道：“说不去。许多银两交与他了，岂有没个执照的理？教我也难帮衬你。”陈祈道：“因为相好的，不防他欺心，不曾讨得执照。今告到了官，全要提控说得明白。”丘大含糊应承了，却在知县面前只替毛烈说了一边的话，又替毛家送了些孝顺意思与知县了，知县听信。

到得两家听审时，毛烈把交银的事一口赖定，陈祈其实一些执照也拿不出。知县声口有些向了毛烈，陈祈发起极来，在知县面前指神罚咒。知县道：“就是银子有的，当官只凭文券。既没有文券，把甚么做凭据断还得你？分明是一划混赖。”倒把陈祈打了二十个竹篦，问了不合图赖人罪名，量决脊杖。这三千银子只当丢去东洋大海，竟没说处。

陈祈不服，又到州里去告准了。及至问起来，知是县间问过的，不肯改断，仍复照旧。又到转运司告了，批发县间。一发是原问衙门，只多得一番纸笔，有甚么相干？落得费坏了脚手，折掉了盘缠。

毛烈得了便宜，暗地喜欢。陈祈失了银子，又吃打吃断，竟没处申诉。正所谓：

浑身是口不能言，遍体排牙说不得。

欺心又遇狠心人，贼偷落得还贼没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事多只因陈祈欺瞒兄弟，做这等奸计，故见得反被别人赚了，也是天有眼力处。却是毛烈如此欺心，难道银子这等好使的不成？不要性急，还有话在后头。

且说陈祈受此冤枉，没处叫撞天屈，气忿忿的，无可摆布。宰了一口猪、一只鸡，买了一对鱼、一壶酒。左近边有个社公祠，他把福物拿到祠里，摆下了，跪在神前道：“小人

陈祈，将银三千两，与毛烈赎田。毛烈收了银子，赖了券书，告到官司，反问输了小人。小人没处申诉，天理昭彰，神目如电。还是毛烈赖小人的，小人赖毛烈的？是必三日之内，求个报应。”扣了几个头，含泪而出。到家里，晚上得一梦。梦见社神来对他道：“日间所诉，我虽晓得明白，做不得主，你可到东岳行宫诉告，自然得理。”

次日，陈祈写了一张黄纸，捧了一对烛、一股香，竟望东岳行宫而来。进得庙门，但见：

殿宇巍峨，威仪整肃。离娄左视，望千里如在目前；
师旷右边，听九幽直同耳畔。草参亭内，炉中焚百合明香；
祝献台前，案上放万灵杯玦。夜听泥神声喏，朝闻木马号嘶。
比岱宗具体而微，虽行馆有呼必应。若非真正冤情事，敢到庄严法相前？

陈祈衔了一天怨忿，一步一拜，拜上殿来。将心中之事，是长是短，照依在社神面前时一样，表白了一遍。只听得幡帷里面仿佛有人声到耳朵内道：“可到夜间来。”陈祈吃了一惊，晓得灵感，急急站起，走了出来。候到天色晚了，陈祈是气忿在胸之人，虽是幽暗阴森之地，并无一些畏怯，一直走进殿来。将黄纸状在烛上点着火，烧在林前炉内了，照旧通诚。拜祷已毕，又听得隐隐一声道：“出去。”陈祈亲见如此神灵，明知必有报应，不敢再渎，悚然归家。此时是绍兴四年四月二十日。

陈祈时时到毛烈家边去打听，过了三日，只见说毛烈死了。陈祈晓得蹊跷，去访问邻舍间，多说道：“毛烈走出门首，撞见一个着黄衣的人，走入门来揪住。毛烈奔脱，望里面飞

也似跑。口里喊道：‘有个黄衣人捉我，多来救救。’说不多几句，倒地就死，从不见死得这样快的！”陈祈口里不说，心里暗暗道：“是告的阴状有应，现报在我眼里了。”

又过了三日，只见有人说：大胜寺高公，也一时卒病而死。陈祈心里疑惑道：“高公不过是原中，也死在一时。看起来，莫不要阴司中对这件事么？”不觉有些恍恍惚惚，走到家里，就昏晕了去。少顷，醒将转来，分付家人道：“有两个人追我去对毛烈事体。闻得说我阳寿未尽，未可入殓。你们守我十来日着，敢怕还要转来。”分付毕，即倒头而卧，口鼻俱已无气。家人依言：不敢妄动，呆呆守着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陈祈随了来追的人，竟到阴府，果然毛烈与高公多先在那里了，一同带见判官。判官一一点名过了，回道：“南岳发下状来，毛烈赖了陈祈三千银两，这怎么说？”陈祈道：“是小人与他赎田，他亲手接受。后来不肯还原券，竟赖道没有。小人在阳间与他争讼不过，只得到南岳大王处告这状的。”毛烈道：“判爷休听他胡说，若有银与小人时，须有小人收他的执照。”判官笑道：“这是你阳间哄人，可以借此厮赖。”指着毛烈的心道：“我阴间只凭这个，要甚么执照不执照？”毛烈道：“小人其实不曾收他的。”判官叫取业镜过来，旁边一个吏就拿着铜盆大一面镜子来：照着毛烈。毛烈、陈祈与高公三人，一齐看那镜子里面。只见里头照出陈祈交银，毛烈接受，进去付与妻子张氏，张氏收藏，是那日光景，宛然见在。判官道：“你看我这里，可是要甚么执照的么？”毛烈没得开口。陈祈合着掌向空里道：“今日才表明得这件事，阳间官府要他做甚么干？”高公也道：“元然这银子果然收了，却

是毛大哥不通。”

当下判官把笔来写了些甚么，就带了三人，到一个大庭内。只见旁边列着兵卫甚多，也不知殿上坐的是甚么人，远望去是冕旒袞袍的王者。判官走上去说了一回，殿上王者大怒，叫取枷来，将毛烈枷了。口里大声分付道：“县令听决不公，削去已后官爵。县吏丘大火焚其居，仍削阳寿一半。”又唤僧人智高问道：“毛烈欺心事，与你商同的么？”智高道：“起初典田时，曾在里头做交易中人，以后事体多不知道。”又唤陈祈问道：“赎田之银，固是毛烈要赖欺心；将田出典的缘故，却是你的欺心。”陈祈道：“也是毛烈教导的。”王者道：“这个推不得，与智高僧人做牙佻一样，该量加罚治。两人俱未合死，只教阳世受报。毛烈作业尚多，押入地狱受罪。”说毕，只见毛烈身边就有许多牛头夜叉，手执铁鞭铁棒，赶得他去。

毛烈一头走，一头哭，对陈祈、高公说道：“吾不能出头了，二公与我传语妻子，快作佛事救援我！陈兄原券在床边木箱之内，还有我平日贪谋强诈得别人家田宅文券，共有一十三纸，也在箱里。可叫这一十三家的人来，一一还了他，以减我罪。二公切勿有忘！”陈祈见说着还他原契，还要再问个明白，一个夜叉把一根铁棍在陈祈后心窝里一捣，喝道：“快去！”陈祈慌忙缩退，飒然惊醒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只见妻子坐在床沿守着，问他时节，已过了七昼夜了。

妻子道：“因你分付了，不敢入敛，况且心头温温的，只得坐守。幸喜得果然还魂转来，毕竟是毛烈的事对得明白否？”陈祈道：“东岳真个有灵，阴间真个无私，一些也瞒不得。大

不似阳世间官府，没清头、没天理的。”因把死后所见事体，备细说了一遍。

抖擞了精神，坐定了性子一回，先叫人到县吏丘大家一看。三日之前已被火烧得精光，止烧得这一家，火就息了，陈祈越加敬信。再叫人到大胜寺中访问高公。看果然一同还魂，意思要约他做了证见，索取毛家文券。人回来说：“三日之前，寺中师徒已把他荼毗了。”说话的，怎么叫做“荼毗”？看官，这就是僧家西方的说话，又有叫得“阇维”的，总是我们华言“火化”也。陈祈见说高公已火化了，吃了一大惊，道：“他与我同在阴间，说阳寿未尽，一同放转世的。如何就把来化了？叫他还魂在何处？这又是了不得了的事了，怎么收场？”

陈祈心下忐忑，且走到毛家，去取文券。看见了毛家儿子，问道：“尊翁故世，家中有甚么影响否？”毛家儿子道：“为何这般问及？”陈祈道：“在下也死去七日，倒与尊翁会过一番来，故此动问。”毛家儿子道：“见家父光景何如？有甚说话否？”陈祈道：“在下与尊翁，本是多年相好的，只因不还我典田文书，有这些争讼。昨日倒亏得阴间对明，说文书在床前木箱里面，所以今日来取。”毛家儿子道：“文书便或者在木箱里面，只是阴间说话，谁是证见，可以来取？”陈祈道：“有倒有个证见，那时大胜寺高师父也在那里，同见说了，一齐放还魂的。可惜他寺中已将他身尸火化，没了个活证。却有一件可信：你尊翁还说另有一十三家文券，也多是来路不明的田产，叫还了这一十三家，等他受罪轻些，又叫替他多做些佛事，这须是我造不出的。”

毛家儿子听说，有些呆了。你道为何？元来阴间业镜照

出毛妻张氏同受银子之时，毛氏在阳间恰像做梦一般，也梦见阴司对理之状，曾与儿子说过。故听得陈祈说着阴间之事，也有些道是真的了。走进与母亲说知，张氏道：“这项银子，委实有的。你父亲只管道便宜了他，勒掯着文书不与他，意思还要他分外出些加添。不道他竟自去告了官，所以索性一口赖了。又不料死得这样诧异。今恐怕你父亲阴间不宁，只该还了他。既说道还有一十三纸，等明日一总翻将出来，逐一还罢。”毛家儿子把母亲说话对陈祈说了。陈祈道：“不要又像前番，回了明日，渐渐赖皮起来。此关系你家尊翁阴间受罪，非同阳间儿戏的。”毛家儿子道：“这个怎么还敢？”陈祈当下自去了，毛家儿子关了门进来。

到了晚间，听得有人敲门，开出去却又不见。关了又敲得紧，问是那个？外边厉声答道：“我是大胜寺中高和尚。为你家父亲赖了典田银子，我是原中人，被阴间追去做证见。放我归来，身尸焚化，今没处去了，这是你家害我的，须凭你家里怎么处我。”

毛家儿子慌做一团，走进与母亲说了，张氏也怕起来，移了火同儿子走出来。听听外边，越敲得紧了，道：“你若不开时，我们缝里自会进来。”张氏听着，果然是高公平日的声音，硬着胆回答道：“晓得有累师父了。而今既已如此，教我们母子也没奈何，只好做些佛事超度师父罢。”外边鬼道：“我命未该死，阴间不肯收留，还有世数未尽，又去脱胎做人不得，随你追荐阴功，也无用处，直等我世数尽了，才得托生。这些时叫我在哪里好？我只是守住在你家，不开去了。”毛家母子只得烧些纸钱，奠些酒饭，告求他去。鬼道：“叫我

别无去处，求我也没干。”毛家母子没奈何，只得局局蹭蹭，过了一夜。第二日，急急去寻请僧道做道场，一来追荐毛烈，二来超度这个高公。

母子亲见了这些异样，怎敢不信？把各家文券多送去还了。谁知陈祈自得了文券之后，忽然害起心痛来，一痛发便待死去。记起是阴中被夜叉将铁棍心窝里捣了一下之故，又亲听见正者道“陈祈欺心，阳世受报。”晓得这典田事是欺心的，只得叫三个兄弟来，把毛家赎出之田均作四分分了。却是心痛仍不得止，只因平日掌家时，除典田之外，他欺心外还多。自此每一遭痛发，便去请僧道保禳，或是东岳烧献，年年所费不计其数，此病随身终不脱体。到得后来，家计倒比三个兄弟消耗了。

那毛家也为高公之鬼不得离门，每夜必来扰乱，家里人口不安。卖掉房子，搬到别处，鬼也随着不舍。只得日日超度，时时斋醮。以后看看声音远了些，说道：“你家福事做得多了，虽然与我无益，时常有神佛在家，我也有些不便。我且暂时去去，终是放你家不过的。”以后果然隔着几日才来，这里就做法事退他，或做佛事度他。如此缠帐多时，支持不过，毛家家私也逐渐消费下来。以后毛家穷了，连这些佛事、法事多做不起了，高公的鬼也不来了。

可见欺诈之财，没有得与你入己受用的。阴司比阳世间公道，使不得奸诈，分毫不差池。这两家显报，自不必说。只高公僧人，贪财利、管闲事，落得阳寿未终，先被焚烧，虽然为此搅破了毛氏一家，却也是僧人的果报了。若当时徒弟们不烧其尸，得以重生，毕竟还与陈祈一样，也要受些现报，

不消说得的。人生作事，岂可不知自省？

阳间有理没处说，阴司不说也分明。

若是世人终不死，方可横心自在行。

又有人道这诗未尽，翻案一首云：

阳间不辨到阴间，阴间仍旧判阳还。

纵是世人终不死，也须难使到头顽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七

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

诗曰：

万里桥边薛校书，枇杷窗下闭门居。

扫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领春风总不如。

这四句诗，乃唐人赠蜀中妓女薛涛之作。这个薛涛，乃是女中才子，南康王韦皋做西川节度使时，曾表奏他做军中校书，故人多称为薛校书。所往来的，是高千里、元微之、杜牧之一班儿名流。又将浣花溪水造成小笺，名曰“薛涛笺”，词人墨客，得了此笺，犹如拱璧。真正名重一时，芳流百世。

国朝洪武年间，有广东广州府人田洙，字孟沂，随父田百禄到成都赴教官之任。那孟沂生得风流标致，又兼才学过人，书画琴棋之类，无不通晓。学中诸生日与嬉游，爱同骨肉。过了一年，百禄要遣他回家。孟沂的母亲心里舍不得他去，又且寒官冷署，盘费难处，百禄与学中几个秀才商量，要在地方上寻一个馆与儿子坐坐，一来可以早晚读书，二来得些馆资，可为归计。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，访得附郭一个大姓张氏要请一馆宾，众人遂将孟沂力荐于张氏，张氏送了

馆约，约定明年正月元宵后到馆。至期，学中许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张家来，连百禄也自送去。张家主人曾为运使，家道饶裕。见是老广文带了许多时髦到家，甚为喜欢，开筵相待。酒罢各散，孟沂就在馆中宿歇。

到了二月花朝日，孟沂要归省父母。主人送他节仪二两，孟沂袋在袖子里了，步行回去。

偶然一个去处，望见桃花盛开，一路走去看，境甚幽僻，孟沂心里喜欢，伫立少顷，观玩景致。忽见桃林中一个美人，掩映花下，孟沂晓得是良人家，不敢顾盼，径自走过。未免带些卖俏身子，拖下袖来，袖中之银，不觉落地。美人看见，便叫随侍的丫鬟拾将起来，送还孟沂。孟沂笑受，致谢而别。

明日，孟沂有意打那边经过，只见美人与丫鬟仍立在门首。孟沂望着门前走去，丫鬟指道：“昨日遗金的郎君来了。”美人略略敛身，避入门内。孟沂见了丫鬟，叙述道：“昨日多蒙娘子美情，拾还遗金，今日特来造谢。”美人听得，叫丫鬟请入内厅相见。孟沂喜出望外，急整衣冠，望门内而进。美人早已迎着，至厅上相见。

礼毕，美人先开口道：“郎君莫非是张运使宅上西宾么？”孟沂道：“然也。昨日因馆中回家，道经于此，偶遗少物，得遇夫人盛情，命尊姬拾还，实为感激！”美人道：“张氏一家亲戚，彼西宾即我西宾，还金小事，何足为谢？”孟沂道：“欲问夫人高门姓氏，与敝东何亲？”美人道：“寒家姓平，成都旧族也。妾乃文孝坊薛氏女，嫁与平氏子康，不幸早卒，妾独孀居于此。与郎君贤东，乃乡邻姻娅，郎君即是通家了。”孟沂见说是孀居，不敢久留，两杯茶罢，起身告退。美人道：

“郎君便在寒舍过了晚去。若贤东晓得郎君到此，妾不能久留款待，觉得没趣了。”即分付快办酒馔。

不多时，设着两席，与孟沂相对而坐，坐中殷勤劝酬。笑语之间，美人多带些谑浪话头。孟沂认道是张氏至戚，虽然心里技痒难熬，还拘拘束束，不敢十分放肆。美人道：“闻得郎君倜傥俊才，何乃作儒生酸态？妾虽不敏，颇解吟咏。今遇知音，不敢爱丑，当与郎君赏鉴文墨，唱和词章，郎君不以为鄙，妾之幸也。”遂叫丫鬟取出唐贤遗墨，与孟沂看。孟沂从头细阅，多是唐人真迹手翰诗词，惟元稹、杜牧、高骈的最多，墨迹如新。孟沂爱玩不忍释手，道：“此希世之宝也，夫人情种此类，真是千古韵人了。”美人谦谢。两个谈话有味，不觉夜已二鼓，孟沂辞酒不饮。

美人延入寝室，自荐枕席道：“妾独处已久，今见郎君高雅，不能无情，愿得奉陪。”孟沂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两个解衣就枕，鱼水欢情，极其缱绻。枕边切切叮宁道：“慎勿轻言，若贤东知道，彼此名节丧尽了。”次日，将一个卧狮玉镇纸赠与孟沂，送至门外道：“无事就来走走，勿学薄幸人。”孟沂道：“这个何劳分付？”

孟沂到馆，哄主人道：“老母想念，必要小生归家宿歇。小生不敢违命留此，从今早来馆中，晚归家里便了。”主人信了说话道：“任从尊便。”自此孟沂在张家，只推家里去宿，家里又说在馆中宿，竟夜夜到美人处宿了。整有半年，并没一个人知道。孟沂与美人赏花玩月，酌酒吟诗，曲尽人间之乐。

两人每每你唱我和，做成联句，如《落花二十四韵》、《月夜五十韵》，斗巧争妍，真成敌手。诗句太多，恐看官每

厌听，不能尽述。只将他两人《四时回文诗》表白一遍。美人诗道：

花朵几枝柔傍砌，柳丝千缕细摇风。
霞明半岭西斜日，月上孤村一树松。（《春》）
凉回翠簟冰人冷，齿沁清泉夏月寒。
香篆袅风清缕缕，纸窗明月白团团。（《夏》）
芦雪覆汀秋水白，柳风凋树晚山苍。
孤帟客梦惊空馆，独雁征书寄远乡。（《秋》）
天冻雨寒朝闭户，雪飞风冷夜关城。
鲜红炭火围炉暖，浅碧茶瓯注茗清。（《冬》）

这个诗，怎么叫得“回文”？因是顺读完了，倒读转去，皆可通得。最难得这样浑成，非是高手不能。美人一挥而就，孟沂也和他四首道：

芳树吐花红过雨，入帘飞絮白惊风。
黄添晓色青舒柳，粉落晴香雪覆松。（《春》）
瓜浮瓮水凉消暑，藕叠盘冰翡嚼寒。
斜石近阶穿笋密，小池舒叶出荷团。（《夏》）
残石绚红霜叶出，薄烟寒树晚林苍。
鸾书寄恨羞封泪，蝶梦惊愁怕念乡。（《秋》）
风卷雪篷寒罢钓，月辉霜柝冷敲城。
浓香酒泛霞杯满，淡影梅横纸帐清。（《冬》）

孟沂和罢，美人甚喜。真是才子佳人，情味相投，乐不可言。却是“好物不坚牢”，自有散场时节。

一日，张运使偶过学中，对老广文田百禄说道：“令郎每夜归家，不胜奔走之劳，何不仍留寒舍住宿，岂不为便？”百

禄道：“自开馆后，一向只在公家。止因老妻前日有疾，曾留得数日，这几时并不曾来家宿歇，怎么如此说？”张运使晓得内中必有跷蹊，恐碍着孟沂，不敢尽言而别。

是晚孟沂告归，张运使不说破他，只叫馆仆尾着他去，到得半路，忽然不见。馆仆赶去追寻，竟无下落，回来对家主说了。运使道：“他少年放逸，必然花柳人家去了。”馆仆道：“这条路上，何曾有甚么伎馆？”运使道：“你还到他衙中问问看。”馆仆道：“天色晚了，怕关了城门，出来不得。”运使道：“就在田家宿了，明日早晨来回我不妨。”

到了天明，馆仆回话，说是不曾回衙。运使道：“这等，那里去了？”正疑怪间，孟沂恰到。

运使问道：“先生昨宵宿于何处？”孟沂道：“家间。”运使道：“岂有此理？学生昨日叫人跟随先生回去，因半路上不见了先生，小仆直到学中去问，先生不曾到宅，怎如此说？”孟沂道：“半路上偶到一个朋友处讲话，直到天黑回家，故此盛仆来时间不着。”馆仆道：“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，方才回来的。田老爹见说了，甚是惊慌，要自来寻问，相公如何还说着在家的话？”孟沂支吾不来，颜色尽变。运使道：“先生若有别故，当以实说。”孟沂晓得遮掩不过，只得把遇着平家薛氏的话说了一遍，道：“此乃令亲相留，非小生敢作此无行之事。”运使道：“我家何尝有亲戚在此地方？况亲中亦无平姓者。必是鬼祟。今后先生自爱，不可去了。”孟沂口里应承，心里那里信他？傍晚又到美人家里，备对美人说形迹已露之意。美人道：“我已先知道了。郎君不必怨悔，亦是冥数尽了。”遂与孟沂痛饮，极尽欢情。到了天明，哭对孟沂道：

“从此永别矣。”将出洒墨玉笔管一枝，送与孟沂道：“此唐物也，郎君慎藏在身，以为记念。”挥泪而别。

那边张运使料先生晚间必去，叫人看着，果不在馆。运使道：“先生这事必要做出来，这是我们做主人的干系，不可不对他父亲说知。”遂步至学中，把孟沂之事备细说与百禄知道。百禄大怒，遂叫了学中一个门子，同着张家馆仆，到馆中唤孟沂回来。

孟沂方别了美人，回到张家。想念道：“他说永别之言，只是怕风声败露。我便耐守几时，再去走动，或者还可相会。”正踌躇间，父命已至，只得跟着回去。

百禄一见，喝道：“你书倒不读，夜夜在那里游荡？”孟沂看见张运使一同在家了，便无言可对。百禄见他不说话，就拿起一条柱杖，劈头打去，道：“还不实告？”孟沂无奈，只得把相遇之事，及录成联句一本，与所送镇纸、笔管二物多将出来道：“如此佳人，不容不动心。不必罪儿了。”百禄取来逐件一看。看那玉色，是几百年出土之物，管上有篆刻“渤海高氏清玩”六个字。又揭开诗来，从头细阅，不觉心服。对张运使道：“物既稀奇，诗又俊逸，岂寻常之怪？我每可同了不肖子，亲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踪迹看。”遂三人同出城来。

将近桃林，孟沂道：“此间是了。”进前一看，孟沂惊道：“怎生屋宇俱无了？”百禄与运使齐抬头一看，只见水碧山青，桃株茂盛，荆棘之中，有冢累然。张运使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此地相传是唐妓薛涛之墓。后人因郑谷诗有‘小桃花绕薛涛坟’之句，所以种桃百株，为春时游赏之所。贤郎所遇，必是薛涛也。”百禄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张运使道：“他说所嫁是

平氏子康，分明是平康巷了。又说文孝坊，城中并无此坊，‘文孝’乃是教字，分明是教坊了。平康巷教坊，乃是唐时妓女所居，今云薛氏，不是薛涛是谁？且笔上有高氏字，乃是西川节度使高骈。骈在蜀时，涛最蒙宠待，二物是其所赐无疑。涛死已久，其精灵犹如此，此事不必穷究了。”

百禄晓得运使之言甚确，恐怕儿子还要着迷，打发他回归广东。后来孟沂中了进士，常对人说，便将二玉物为证，虽然想念，再不相遇了。至今传有《田洙遇薛涛》故事。

小子为何说这一段鬼话？只因蜀中女子，从来号称多才，如文君、昭君，多是蜀中所生，皆有文才。所以薛涛一个妓女，生前诗名不减当时词客，死后犹且诗兴勃然，这也是山川的秀气。唐人诗有云：

锦江腻滑峨眉秀，幻出文君与薛涛。

诚为千古佳话。至于黄崇嘏女扮为男，做了相府掾属，今世传有《女状元》本，也是蜀中故事。可见蜀女多才，自古为然。至今两川风俗，女人自小从师上学，与男人一般读书，还有考试进庠，做青衿弟子。若在别处，岂非大段奇事？而今说着一家子的事，委曲奇讹，最是好听。

从来女子守闺房，几见裙钗入学堂？

文武习成男子业，婚姻也只自商量。

话说四川成都府绵竹县，有一个武官，姓闻，名确，乃是卫中世袭指挥，因中过武举两榜，累官至参将，就镇守彼处地方。家中富厚，赋性豪奢，夫人已故，房中有一班姬妾，多会吹弹歌舞。有一子，也是妾生，未满三周。有一个女儿，年十七岁，名曰蜚娥，丰姿绝世，却是将门将种，自小习得

一身武艺，最善骑射，直能百步穿杨，模样虽是娉婷，志气赛过男子。他起初因见父亲是个武出身，受那外人指目，只说是个武弁人家，必须得个子弟在黉门中出入，方能结交斯文士夫，不受人的欺侮。争奈兄弟尚小，等他长大不得，所以一向妆做男子，到学堂读书。外边走动，只是个少年学生，到了家中内房，方还女扮。

如此数年，果然学得满腹文章，博通经史。这也是蜀中做惯的事，遇着提学到来，他就报了名，改为胜杰（说是胜过豪杰男人之意），表字俊卿，一般的入了队，去考童生。一考就进了学，做了秀才。他男扮久了，人多认他做闻参将的小舍人，一进了学，多来贺喜，府县迎送到家。参将也只是将错就错，一面欢喜开宴：盖是武官人家，秀才乃极难得的。从此参将与官府往来，添了个帮手，有好些气色。为此，内外大小却像忘记他是女儿一般的，凡事尽是他支持过去。

他同学朋友，一个叫做魏造，字撰之；一个叫做杜億，字子中。两人多是出群才学，英锐少年，与闻俊卿意气相投，学业相长。况且年纪差不多，魏撰之年十九岁，长闻俊卿两岁；杜子中与闻俊卿同年，又是闻俊卿月生大些。三人就像一家弟兄一般，极是过得好，相约了同在学中一个斋舍里读书。两个无心，只认做一伴的好朋友；闻俊卿却有意，要在两个里头拣一个嫁他。两个人并起来，又觉得杜子中同年所生，凡事仿佛些，模样也是他标致些，更为中意，比魏撰之分外说得投机。

杜子中见闻俊卿意思又好，丰姿又妙，常对他道：“我与兄两人，可惜多做了男子。我若为女，必当嫁兄；兄若为女，

我必当娶兄。”魏撰之听得，便取笑道：“而今世界盛行男色，久已颠倒阴阳，那见得两男便嫁娶不得？”闻俊卿正色道：“我辈俱是孔门弟子，以文艺相知，彼此爱重，岂不有趣？若想着淫昵，便把面目放在何处？我辈堂堂男子，谁肯把身子做顽童乎？魏兄该罚东道便好。”魏撰之道：“适才听得杜子中爱慕俊卿，恨不得身为女子，故尔取笑。若俊卿不爱此道，子中也就变不及身子了。”杜子中道：“我原是两下的说话，今只说得一半，把我说得失便宜了。”魏撰之道：“三人之中，谁叫你独小些？自然该吃亏些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

俊卿归家来，脱了男服，还是个女人。自家想道：“我久与男人做伴，已是不宜。岂可他日舍此同学之人，另寻配偶不成？毕竟止在二人之内了。虽然杜生更觉可喜，魏兄也自不凡，不知后来还是那个结果好？姻缘还在那个身上？”心中委决不下。

他家中一个小楼，可以四望，一个高兴，趁步登楼。见一只乌鸦在楼窗前飞过，却去住在百来步外一株高树上，对着楼窗“呀呀”的叫。俊卿认得这株树乃是学中斋前之树，心里道：“叵耐这业畜叫得不好听，我结果他去。”跑下来自己卧房中，取了弓箭。跑上楼来，那乌鸦还在那里狠叫。俊卿道：“我借这业畜，卜我一件心事则个。”扯开弓，搭上箭，口里轻轻道：“不要误我。”飏的一响，箭到处，那边乌鸦坠地。这边望去看见，情知中箭了，急急下楼来，仍旧改了男妆，要到学中看那枝箭的下落。

且说杜子中在斋前闲步，听得鸦鸣正急，忽然扑的一响，掉下地来。走去看时，鸦头上中了一箭，贯睛而死。子中拔

了箭出来道：“谁有此神手？恰恰贯着他头脑！”仔细看那箭干上，有两行细字道：“矢不虚发，发必应弦。”子中念罢，笑道：“那人好夸口！”魏撰之听得，跳出来急叫道：“拿与我看！”在杜子中手里接了过去。正同看时，忽然子中家里有人来寻，子中掉箭自去了。魏撰之细看之时，八个字下边还有“蜚娥记”三小字。想道：“蜚娥乃女人之号，难道女人中有此妙手？这也诧异！适才子中不看见这三个字，若见时，必然还要称奇了。”

沈吟间，早有闻俊卿走将来。看见魏撰之捻了这枝箭，立在那里，忙问道：“这枝箭是兄拾了么？”撰之道：“箭自何来的？兄却如此盘问！”俊卿道：“箭上有字的么？”撰之道：“因为有字，在此念想。”俊卿道：“念想些甚么？”撰之道：“有‘蜚娥记’三字，蜚娥必是女人，故此想着。难道有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？”俊卿捣个鬼道：“不敢欺兄，蜚娥即是家姊。”撰之道：“令姊有如此巧艺！曾许聘那家了？”俊卿道：“未曾许人家。”撰之道：“模样如何？”俊卿道：“与小弟有些厮像。”撰之道：“这等，必是极美的了。俗语道：‘未看老婆，先看阿舅。’小弟尚未有室，吾兄与小弟做个撮合山何如？”俊卿道：“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，老父面前，只消小弟一说，无有不依。只未知家姐心下如何。”撰之道：“令姊面前，也在吾兄帮衬，通家之雅，料无推拒。”俊卿道：“小弟谨记在心。”撰之喜道：“得兄应承，便十有八九了。谁想姻缘却在此枝箭上？小弟谨当宝此，以为后验。”便把箭来收拾在拜匣内了，取出羊脂玉闹妆一个，递与俊卿道：“以此奉令姊，权答此箭，作个信物。”俊卿收来束在腰间。撰之道：“小弟作诗一首，道

意于令姊，何如？”俊卿道：“愿闻。”撰之吟道：

闻得罗敷未有夫，支机肯许问津无？

他年得射如皋雉，珠重今朝金仆姑。

俊卿笑道：“诗意最妙，只是兄貌不陋，似太谦了些。”撰之笑道：“小弟虽不便似贾大夫之丑，却与令姊相并，必是不及。”俊卿含笑自去了。

从此撰之胸中，痴痴里想着闻俊卿有个姊姊，美貌巧艺，要得为妻，有了这个念头，并不与杜子中知道。因为箭是他拾着的，今自己把做宝贝藏着，恐怕他知因，来要了去。谁想这个箭元有来历，俊卿学射时节，便怀有择配之心。竹干上刻那二句，固是夸着发矢必中，也暗藏个应弦的哑谜。他射那乌鸦之时，明知在书斋树上，射去这枝箭，心里暗卜一卦：看他两人那个先拾得者，即为夫妻，为此急急来寻下落。不知是杜子中先拾着，后来掉在魏撰之手里。俊卿只见在魏撰之处，以为姻缘有定。故假意说是姐姐，其实多暗隐着自己的意思。魏撰之不知其故，凭他捣鬼，只道真有个姐姐罢了。

俊卿固然认了魏撰之是天缘，心里却为杜子中十分相爱，好些撒打不下。叹口气道：“一马跨不得双鞍，我又违不得天意。他日别寻件事端，补还他美情罢。”明日来对魏撰之道：“老父与家姊面前，小弟十分撺掇，已有允意，玉闹妆也留在家姊处了。老父的意思，要等秋试过，待兄高捷了，方议此事。”魏撰之道：“这个也好，只是一言既定，再无翻变才妙。”俊卿道：“有小弟在，谁翻变得？”魏撰之不胜之喜。

时值秋闱，魏撰之与杜子中、闻俊卿多考在优等，起送

乡试，两人来拉了俊卿同去。俊卿与父参将计较道：“女孩儿家只好瞒着人暂时做秀才耍子。若当真去乡试，一下子中了举人，后边露出真情来，就要关着奏请干系，事体弄大了，不好收场，决使不得。”推了有病不行，魏、杜两生只得撇了，自去赴试。揭晓之日，两生多得中了。

闻俊卿见两家报了，也自欢喜。打点等魏撰之迎到家时，方把求亲之话与父亲说知，图成此亲事。不想安绵兵备道与闻参将不合，时值军政考察，在按院处开了款数，递了一个揭帖，诬他冒用国课、妄报功绩、侵克军粮、累赃巨万。按院参上一本，奉圣旨：着本处抚院提问。此报一至，闻家合门慌做了一团，也就有许多衙门人寻出事端来缠扰。还亏得闻俊卿是个出名的秀才，众人不敢十分罗唆。过不多时，兵道行个牌到府来，说是奉旨犯人，把闻参将收拾在府狱中去了。闻俊卿自把生员出名，去递投诉，就求保候父亲。府间准了诉词，不肯召保，俊卿就央了同窗新中的两个举人去见府尊。府尊说：“碍上司分付，做不得情。”三人袖手无计。此时魏撰之自揣道：“他家患难之际，料说不得求亲的闲话。”只好不提，且一面去会试再处。

两人临行之时，又与俊卿作别。撰之道：“我们三人，同心之友。我两人喜得侥幸，方恨俊卿因病蹉跎，不得同登，不想又遭此家难。而今我们匆匆进京去了，心下如割，却是事出无奈。多致意尊翁，且自安心听问。我们若少得进步，必当出力相助，来白此冤。”子中道：“此间官官相护，做定了圈套陷人。闻兄只在家营救，未必有益。我两人进去，倘得好处，闻兄不若径到京来商量，与尊翁寻个出场。还是那边

上流头，好辨白冤枉，我辈也好相机助力。切记，切记！”撰之又私自叮嘱道：“令姊之事，万万留心。不论得意不得意，此番回来，必求事谐了。”俊卿道：“闹妆现在，料不使兄失望便了。”三人洒泪而别。

闻俊卿自两人去后，一发没有商量可救父亲。亏得官无三日急，倒有七日宽，无非凑些银子，上下分派一分派，使用得停当，狱中的也不受苦，官府也不来急急要问，丢在半边，做一件未结公案了。

参将与女儿计较道：“这边的官司既未问理，我们正好做手脚，我意要修上一个辨本，做成一个备细揭帖，到京中诉冤。只没个能干的人去得，心下踌躇未定。”闻俊卿道：“这件事须得孩儿自去。前日魏、杜两兄临别时，也教孩儿进京去，可以相机行事，但得两兄有一人得第，也就好做靠傍了。”参将道：“虽然你是个女中丈夫，是你去毕竟停当。只是万里程途，路上恐怕不便。”俊卿道：“自古多称缙縻救父，以为美谈，他也是个女子，况且孩儿男妆已久，游庠已过，一向算在丈夫之列，有甚去不得？虽是路途遥远，孩儿弓矢可以防身。倘有甚么人盘问，凭着胸中见识，也支持得他过，不足为虑。只是须得个男人随去，这却不便。孩儿想得有个道理：家丁闻龙夫妻，多是苗种，多善弓马，孩儿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，带着他两个，连孩儿共是三人一起走。既有妇女伏侍，又有男仆跟随，可以放心一直到京了。”参将道：“既然算计得停当，事不宜迟，快打点动身便是。”

俊卿依命，一面去收拾，听得街上报进士，说魏、杜两人多中了。俊卿不胜之喜，来对父亲说道：“有他两人在京做

主，此去一发不难做事。”就拣定一日，作急起身。在学中动了个游学呈子，批个文书执照，带在身边了。路经省下来，再察听一察听上司的声口消息。

你道闻小姐怎生打扮？

飘飘巾帻，覆着两鬓青丝；窄窄靴鞋，套着一双玉笋。上马衣裁成短后，蛮狮带妆就偏垂。囊一张玉靶弓，想开时舒臂扭腰多体态；插几枝雁翎箭，看放处猿啼雕落逞高强。争羨道能文善武的小郎君，怎知是女扮男妆的乔秀士。

一路来到了成都府中，闻龙先去寻下了一所幽静饭店。闻俊卿后到，歇下了行李，叫闻龙妻子取出带来的山菜几件，放在碟内，向店中取了一壶酒，斟着慢吃。

又道是“无巧不成话”，那坐的所在与隔壁人家窗口相对，只隔得一个小天井。正吃之间，只见那边窗里一个女子，掩着半窗，对着闻俊卿不转眼的看。及至闻俊卿抬起眼来，那边又闪了进去。遮遮掩掩，只不走开。忽地打个照面，乃是个绝色佳人。闻俊卿想道：“原来世间有这样标致！”看官，你道此时若是个男人，必然动了心，就想妆出些风流家数，两下做起光景来。怎当得闻俊卿自己也是个女身，那里放在心上？一面取饭来吃了，且自衙门前干事去。到得出去了半日，傍晚转来，俊卿刚得坐下，隔壁听见这里有人声，那个女子又在窗边来看了。俊卿私下自笑道：“看我做甚？岂知我与你是一般样的！”

正嗟叹间，只见门外一个老姥走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个小榼儿。见了俊卿，放下榼子，道了万福，对俊卿道：“间壁

景家小娘子，见舍人独酌，送两件果子与舍人当茶。”俊卿开看，乃是南充黄柑，顺庆紫梨各十来枚。俊卿道：“小生在此经过的，与娘子非亲非戚，如何承此美意？”老姥道：“小娘子说来：此间来万去千的人，不曾见有似舍人这等丰标的，必定是富贵家的出身。及至问人来，说是参府中小舍人。小娘子说，这俗店无物可口，叫老媳妇送此二物来解渴。”俊卿道：“小娘子何等人家，却居此间壁？”老姥道：“这小娘子是井研景少卿的小姐，只因父母双亡，他依着外婆家住。他家里自有万金家事，只为寻不出中意的丈夫，所以还未嫁人。外公是此间富员外，这城中极兴的客店，多是他家的房子，何止有十来处，进益甚广。只有这里幽静些，却同家小每住在间壁。他也不敢主张把外甥许人，恐怕错了对头，后来怨怅。常对景小娘子道：‘凭你自家看得中意的，实对我说，我就主婚。’这个小娘子也古怪，自来会拣相人物，再不曾说那一个好。方才见了舍人，便十分称赞，敢是舍人有些姻缘动了。”俊卿不好答应，微微笑道：“小生那有此福？”老姥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老媳妇且去着。”俊卿道：“致意小娘子：多承佳惠，客中无可奉答，但有心感盛情。”老姥去了。

俊卿自想一想，不觉失笑道：“这小娘子看上了我，却不枉费春心！”吟诗一首，聊寄其意。诗云：

为念相如渴不禁，交梨邛橘出芳林。

却惭未是求凰客，寂寞囊中绿绮琴。

次日早起，老姥又来。手中将着四枚剥净的熟鸡子，做一碗盛着，同了一小壶好茶，送到俊卿面前道：“舍人吃点心。”俊卿道：“多谢妈妈盛情。”老姥道：“这是景小娘子昨夜分付

了，老身支持来的。”俊卿道：“又是小娘子美情，小生如何消受？有一诗奉谢，烦妈妈与我带去。”俊卿就把昨夜之诗写在笺纸上，封好了付妈妈，诗中分明是推却之意。

妈妈将去与景小姐看了。景小姐一心喜着俊卿，见他以相如自比，反认做有意于文君，后边二句不过谦让些说话。遂也回他一首，和其末韵，诗云：

宋玉墙东思不禁，愿为比翼止同林。

知音已有新裁句，何用重挑焦尾琴？

吟罢，也写在乌丝茧纸上，教老姥送将来。

俊卿看罢，笑道：“元来小姐如此高才，难得！难得！”俊卿见他来缠得紧，生一个计较，对老姥道：“多谢小姐美意，小生不是无情，争奈小生已聘有妻室，不敢欺心妄想。上覆小姐，这段姻缘种在来世罢！”老姥道：“既然舍人已有了亲事，老身去回覆了小娘子，省得他牵肠挂肚空想坏了。”老姥去得，俊卿自出门去，打点衙门事体，央求宽缓日期。诸色停当，到了天晚才回得下处。是夜无词。

来日天早，这老姥又走将来，笑道：“舍人小小年纪，倒会掉谎！老婆滚到身边，推着不要。昨日回了小娘子，小娘子教我问一问两位管家，多说道舍人并不曾聘娘子过。小娘子喜欢不胜，已对员外说过，少刻员外自来奉拜说亲，好歹要成事了。”俊卿听罢，吊了半晌道：“这冤家帐那里说起？只索收拾行李起来，趁早去了罢。”分付闻龙与店家会了钞，急待起身。只见店家走进来报道：“主人富员外相拜闻相公。”说罢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笑嘻嘻进来。堂中望见了闻俊卿，先自欢喜，问道：“这位小相公想就是闻舍人了吗？”老姥还

在店内，也跟将来说道：“正是这位。”富员外把手一拱道：“请过来相见。”闻俊卿见过了礼，整了客座，坐了。

富员外道：“老汉无事不敢冒叩新客，老汉有一外甥，乃是景少卿之女，未曾许着人家。舍甥立愿不肯轻配凡流，老汉不敢擅做主张，凭他意中自择。昨日对老汉说：‘有个闻舍人下在本店，丰标不凡，愿执箕帚。’所以要老汉自来奉拜，说此亲事。老汉今见足下，果然俊雅非常。舍甥也有几分姿容，况且粗通文墨，实是一对佳耦，足下不可错过。”闻俊卿道：“不敢欺老丈：小生过蒙令甥谬爱，岂敢自外？一来令甥是公卿阀阅，小生是武弁门风，恐怕攀高不着；二来老父在难中，小生正要入京辨冤，此事既不曾告过，又不好为此担阁，所以应承不得。”员外道：“舍人是簪缨世胄，况又是黄宫名士，指日飞腾，岂分甚么文武门楣？若为令尊之事，慌速入京，何不把亲事议定了？待归时稟知令尊，方才完娶。既安了舍甥之心，又不误了足下之事，有何不可？”

闻俊卿无计推托，心下想道：“他家不晓得我的心病，如此相逼。却又不好十分过却，打破机关。我想魏撰之有竹箭之缘，不必说了，还有杜子中更加相厚，倒不得不闪下了他。一向有个主意，要在骨肉女伴里边别寻一段姻缘，发付他去。而今既有此事，我不若权且应承，定下在这里。他日作成了杜子中，岂不为妙？那时晓得我是女身，须怪不得我说谎。万一杜子中也不成，那时也好开交了，不像而今碍手。”算计已定，就对员外说：“既承老丈与令甥如此高情，小生岂敢受人提掇？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为定，待小生京中回来，上门求娶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就在身上解下那个羊脂玉闹妆，双手

递与员外道：“奉此与令甥表信。”

富员外千欢万喜，接受在手，一同老姥去回覆景小姐道：“一言已定了。”员外就叫店中办起酒来，与闻舍人饯行。俊卿推却不得，吃得尽欢而罢，相别了，起身上路。少不得风餐水宿，夜住晓行。

不一日，到了京城。叫闻龙先去打听魏、杜两家新进士的下处，问着了杜子中一家，元来那魏撰之已在部给假回去了。杜子中见说闻俊卿来到，不胜之喜，忙差长班来接到下处。

两人相见，寒温已毕。俊卿道：“小弟专为老父之事，前日别时，承兄每分付入京图便，切切在心。后闻两兄高发，为此不辞跋涉，特来相托，不想魏撰之已归。今幸吾兄尚在京师，小弟不致失望了。”杜子中道：“仁兄先将老伯被诬事款，做一个揭帖逐一辨明，刊刻起来，在朝门外逢人就送。等公论明白了，然后小弟央个相好的同年在兵部的，条陈别事，带上一段，就好到本籍去生发出脱了。”俊卿道：“老父有个本稿，可以上得否？”子中道：“而今重文轻武。老伯是按院题的，若武职官出名自辨，他们不容起来，反致激怒，弄坏了事，不如小弟方才说的为妙。仁兄不要轻率。”俊卿道：“感谢指教。小弟是书生之见，还求仁兄做主行事。”子中道：“异姓兄弟，原是自家身上的事，何劳叮咛？”俊卿道：“撰之为何回去了？”子中道：“撰之原与小弟同寓了多时，他说有件心事，要归来与仁兄商量。问其何事，又不肯说。小弟说，仁兄见吾二人中了，未必不进京来。他说这是不可期的，况且事体要来家里做的，必要先去，所以告假去了。正不知仁

兄却又到此，可不两相左了？敢问仁兄：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？”俊卿明知是为婚姻之事，却只做不知，推说道：“连小弟也不晓得他为甚么，想来无非为家里的事。”子中道：“小弟也想他没甚么，为何恁地等不得？”

两个说了一回，子中分付治酒接风。就叫闻家家人安顿好了行李，不必另寻寓所，只在此间同寓。盖是子中先前与魏家同寓，今魏家去了，房舍尽有，可以下得闻家主仆三人。子中又分付打扫闻舍人的卧房，就移出自己的榻来，相对铺着，说：“晚间可以联床清话。”俊卿看见，心里有些突兀起来。想道：“平日与他们同学，不过是日间相与，会文会酒，并不看见我的卧起，所以不得看破。而今弄在一间房内了，须闪避不得，露出马脚来怎么处？却又没个说话可以推掉得两处宿，只是自己放着精细，遮掩过去便了。”

虽是如此说，却是天下的事是真难假，是假难真。亦且终日相处，这些细微举动，水火不便的所在，那里妆饰得许多来？闻俊卿日间，虽是长安街上去送揭帖，做着男人的勾当；晚间宿歇之处，有好些破绽现出在杜子中的眼里了。杜子中是聪明的人，有甚省不得的事？晓得有些诧异，越加留心闲觑，越看越是了。

这日俊卿出去忘锁了拜匣，子中偷揭开来一看，多是些文翰柬帖。内有一幅草稿，写着道：

成都绵竹县信女闻氏，焚香拜告关真君神前：愿保父闻确冤情早白，自身安稳还乡，竹箭之期、闹妆之约各得如意。谨疏。

子中见了，拍手道：“眼见得公案在此了！我枉为男子，被他

瞒过了许多时，今不怕他飞上天去！只是后边两句，解他不出，莫不许过了人家？怎么处？”心里狂荡不禁。

忽见俊卿回来，子中接在房里坐了，看着俊卿，只是笑。俊卿疑怪，将自己身子上下前后看了又看，问道：“小弟今日有何举动差错了？仁兄见晒之甚。”子中道：“笑你瞒得我好。”俊卿道：“小弟到此来做的事，不曾瞒仁兄一些。”子中道：“瞒得多哩，俊卿自想么！”俊卿道：“委实没有。”子中道：“俊卿记得当初同斋时言语么？原说弟若为女，必当嫁兄，兄若为女，必当娶兄。可惜弟不能为女，谁知兄果然是女，却瞒了小弟，不然，娶兄多时了。怎么还说不瞒？”俊卿见说着心中病，脸上通红起来道：“谁是这样说？”子中袖中摸出这纸疏头来道：“这须是俊卿的亲笔！”俊卿一时低头无语。

子中就挨过来，坐在一处了，笑道：“一向只恨两雄不能相配，今却遂了人愿也。”俊卿站了起来道：“行踪为兄识破，抵赖不得了。只有一件：一向承兄过爱，慕兄之心，非不有之，争奈有件缘事，已属了撰之，不能再以身事兄，望兄见谅。”子中愕然道：“小弟与撰之同为俊卿窗友，论起相与意气，还觉小弟胜他一分，俊卿何得厚于撰之薄于小弟？况且撰之又不在此间，现钟不打，反去炼铜，这是何说？”

俊卿道：“仁兄有所不知，仁兄可看疏上竹箭之期的说话么？”子中道：“正是不解。”俊卿道：“小弟因为与两兄同学，心中愿卜所从。那日向天暗祷，箭到处先拾得者即为夫妇，后来这箭却在撰之处，小弟诡说是家姐所射，撰之遂一心想慕，把一个玉闹妆为定。此时小弟虽不明言，心已许下了。此天意有属，非小弟有厚薄也。”子中大笑道：“若如此说，俊卿

宜为我有无疑了。”俊卿道：“怎么说？”子中道：“前日斋中之箭，原是小弟拾得。看见干上有两行细字，以为奇异。正在念诵，撰之听得走出来，在小弟手里接去看。此时偶然家中接小弟，就把竹箭掉在撰之处，不曾取得，何曾是撰之拾取的？若论俊卿所卜天意，一发正是小弟应占了。撰之他日可问，须混赖不得。”俊卿道：“既是曾见箭上字来，可记得否？”子中道：“虽然看时节仓卒无心，也还记是‘矢不虚发，发必应弦’八个字，小弟须是造不出。”

俊卿见说得是真，心里已自软了，说道：“果是如此，乃天意了。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许多时，而今又赶将回去，日后知道，甚么意思？”子中道：“这个说不得。从来说：‘先下手为强。’况且元该是我的。”就拥了俊卿求欢道：“相好弟兄，而今得同衾枕，天上人间，无此乐矣。”俊卿推拒不得，只得含羞走入帏帐之内，一任子中所为。有一首套调《山坡羊》单道其事：

这小秀才有些儿怪样，走到罗帷，忽现了本相。本是个黄宫里折桂的郎君，改换了章台内司花的主将。金兰契，只觉得肉味馨香；笔砚交，果然是有笔如枪。皱眉头，忍着疼，受的是良朋针砭；趁胸怀，揉着窍，显出那知心酣畅。用一番切切惓惓，来也，哎呀，分明是远方来，乐意洋洋。思量，一菜一余，是联句的篇章；慌忙，为云为雨，还错认了龙阳。

事毕，闻小姐整容而起，叹道：“妾一生之事，付之郎君，妾愿遂矣。只是哄了魏撰之，如何回他？”忽然转了一想，将手床上一拍道：“有处法了。”杜子中倒吃了一惊道：“这事有

甚处法？”

小姐道：“好教郎君得知：妾身前日行至成都，在店内安歇，主人有个甥女，窥见了妾身，对他外公说了，逼要相许。是妾身想个计较，将信物权定，推说归时完娶。当时妾身意思，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约，恐怕冷淡了郎君。又见那个女子才貌双全，可为君配，故此留下这头姻缘。今妾既归君，他日回去魏撰之问起所许之言，就把这家的说合与他成了，岂不为妙？况且当时只说是姊姊，他心里并不曾晓得是妾身自己，也不是哄他了。”子中道：“这个最妙，足见小姐为朋友的美情。有了这个出场，就与小姐配合，与撰之也无嫌了。谁晓得途中又有这件奇事！还有一件要问：途中认不出是女容，不必说了。但小姐虽然男扮，同两个男仆行走，好些不便。”小姐笑道：“谁说同来的多是男人？他两个元是一对夫妇。一男一女，打扮做一样的。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动，不必避嫌也。”子中也笑道：“有其主必有其仆，有才思的人，做起来多是奇怪的事。”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诗拿出来与子中看。子中道：“世间也还有这般的女人！魏撰之得此，也好意足了。”

小姐再与子中商量着父亲之事，子中道：“而今说是我丈人，一发好措词出力。我吏部有个相知，先央他把做对头的兵道调了地方，就好营为了。”小姐道：“这个最是要着，郎君在心则个。”

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，数日之间，推升本上，已把兵道改升了广西地方。子中来回覆小姐道：“对头改去，我今作速讨个差，与你回去，救取岳丈了事。此间辨白已透，抚按轻拟上来，无不停当了。”小姐愈加感激，转增思爱。

子中讨下差来，解饷到山东地方，就便回籍。小姐仍旧扮做男人，一同闻龙夫妻，擎弓带箭，照前收束，骑了马，傍着子中的官轿，家人原以舍人相呼。

行了几日，将过郑州，旷野之中，一枝响箭擦着官轿射来。小姐晓得有歹人来了，分付轿上：“你们只管前走，我在此对付他。”真是忙家不会，会家不忙，扯出囊弓，扣上弦，搭上箭。只见百步之外，一骑马飞也似的跑来，小姐掣开弓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那边人不防备的，早中了一箭，倒撞下马，在地下挣扎。小姐疾鞭着坐马，赶上前轿，高声道：“贼人已当了，放心前去。”一路的人多称赞小舍人好箭，个个忌惮，子中轿里得意，自不必说。

自此完了公事，平平稳稳到了家中。父亲闻参将，已因兵道升去，保候在外了。小姐进见，备说了京中事体，及杜子中营为，调去了兵道之事。参将感激不胜，说道：“如此大恩，何以为报？”小姐又把被他识破，已将身子嫁他，共他同归的事也说了。参将也自喜欢道：“这也是郎才女貌，配得不枉了。你快改了妆，趁他今日荣归吉日，我送你过门去罢。”小姐道：“妆还不好改得，且等会过了魏撰之着。”参将道：“正要对你说：魏撰之自京中回来，不知为何只管叫人来打听，说我有女儿，他要求聘。我只说他晓得些风声，是来说你了，及至问时，又说是同窗舍人许他的，仍不知你的事。我不好回得，只是含糊说等你回家。你而今要会他怎的？”小姐道：“其中有许多委曲，一时说不及，父亲日后自明。”

正说话间，魏撰之来相拜。元来魏撰之正为前日婚姻事在心中，放不下，故此就回。不想问着闻舍人，又已往京。叫

人探听舍人有个姐姐的说话，一发言三语四，不得明白。有的说参将只有两个舍人，一大一小，并无女儿；又有的说，参将有个女儿，就是那个舍人。弄得魏撰之满肚疑心，胡猜乱想。见说闻舍人回来了，所以亟亟来拜，要问明白。

闻小姐照旧时家数，接了进来。寒温已毕，撰之急问道：“仁兄，令姊之说如何？小弟特为此赶回来的。”小姐说：“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。”撰之道：“小弟叫人宅上打听，其言不一，何也？”小姐道：“兄不必疑，玉闹妆已在一个人处，待小弟再略调停，准备迎娶便了。”撰之道：“依兄这等说，不像是令姐了。”小姐道：“杜子中尽知端的，兄去问他就明白。”撰之道：“兄何不就明说了？又要小弟去问。”小姐道：“中多委曲，小弟不好说得，非子中不能详言。”说得魏撰之愈加疑心。

他正要去拜杜子中，就急忙起身，来到杜子中家里，不及说别样说话，忙问闻俊卿所言之事。杜子中把京中同寓，识破了他是女身，已成夫妇的始末根由说了一遍。魏撰之惊得木呆道：“前日也有人如此说，我却不信，谁晓得闻俊卿果是女身！这分明是我的姻缘，平白错过了。”子中道：“怎见得是兄的？”撰之述当初拾箭时节就把玉闹妆为定的说话，子中道：“箭本小弟所拾，原系他向天暗卜的。只是小弟当时不知其故，不曾与兄取得此箭在手，今仍归小弟，原是天意。兄前日只认是他令姐，原未尝属意他自身。这个不必追悔，兄只管闹妆之约不脱空罢了。”撰之道：“符已去矣，怎么还说不脱空？难道当真还有个令姐？”子中又把闻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其女才貌非常。那日一时难推，就把

兄的闹妆权定在彼。而今想起来，这就有个定数在里边了。岂不是兄的姻缘么？”撰之道：“怪不得闻俊卿道自己不好说，元来有许多委曲！只是一件：虽是闻俊卿已定下在彼，他家又不曾晓得明白，小弟难以自媒，何由得成？”子中道：“小弟与闻氏虽已成夫妇，还未曾见过岳翁，打点就是今日迎娶。少不得还借重一个媒妁，而今就烦兄与小弟做一做。小弟成礼之后，代相恭敬，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。”撰之大笑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梦中，又被兄占了头筹，而今不使小弟脱空，也还算是好了。既是这等，小弟先到闻宅去道意，兄可随后就来。”

魏撰之讨大衣服来换了，竟抬到闻家。此时闻小姐已改了女妆，不出来了，闻参将自己出来接着。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，闻参将道：“小女娇痴慕学，得承高贤不弃。今幸结此良缘，蒹葭倚玉，惶恐惶恐。”闻参将已见女儿说过，是件整备。门上报说：“杜爷来迎亲了。”鼓乐喧天，杜子中穿了大红衣服抬将进门，真是少年郎君，人人称羨。走到堂中，站了位次，拜见了闻参将。请出小姐来，又一同行礼。谢了魏撰之，启轿而行。迎至家里，拜告天地，见了祠堂。杜子中与闻小姐正是新亲旧朋友，喜喜欢欢，一桩事完了。

只有魏撰之有些眼热，心里道：“一样的同窗朋友，偏是他两个成双。平时杜子中分外相爱，常恨不将男作女，好做夫妇，谁知今日竟遂其志！也是一段奇话。只所许我的事，未知果是如何。”

次日，就到子中家里贺喜，随问其事。子中道：“昨晚弟妇就和小弟计较，今日专为此要同到成都去。弟妇誓欲以此

报兄，全其口信，必得佳音方回来。”撰之道：“多感，多感！一样的同窗，也该记念着我的冷静，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？”子中走进去，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韵之诗，与撰之看了。撰之道：“果得此女，小弟便可以不如兄矣。”子中道：“弟妇赞之不容口，大略不负所举。”撰之道：“这件事做成，真愈出愈奇了，小弟在家颺望。”俱大笑而别。

杜子中把这些说话与闻小姐说了。闻小姐道：“他盼望久了的，也怪他不得。只索作急成都去，周全了这事。”小姐仍旧带了闻龙夫妻跟随，同杜子中到成都来，认着前日饭店，歇在里头了。

杜子中叫闻龙拿了帖，径去拜富员外。员外见说是新进士来拜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吃了一惊。慌忙迎接进去，坐下了，道：“不知为何大人贵足赐踰贱地？”子中道：“学生在此经过，闻知有位景小姐，是老丈令甥，才貌出众。有一敝友，也叨过甲第了，欲求为夫人，故此特来奉访。”员外道：“老汉是有个甥女，他自要择配。前日看上了一个进京去的闻舍人，已纳下聘物，大人见教迟了。”子中道：“那闻舍人也是敝友，学生已知他另有所就，不来娶令甥了，所以敢来作伐。”员外道：“闻舍人也是读书君子，既已留下信物，两心相许，怎误得人家儿女？舍甥女也毕竟要等他的回信。”子中将出前日景小姐的诗笺来道：“老丈试看此纸，不是令甥写与闻舍人的么？因为闻舍人无意来娶了，故把与学生做执照，来为敝友求令甥，即此是闻舍人的回信了。”

员外接过来看，认得是甥女之笔，沉吟道：“前日闻舍人也曾说道聘过了，不信其言，逼他应承的，元来当真有这话！

老汉且与甥女商量一商量，来回覆大人。”员外别了，进去了一会出来道：“适间甥女见说，甚是不快。他也说得是：就是闻舍人负了心，是必等他亲身见一面，还了他玉闹妆，以为诀别，方可别议姻亲。”子中笑道：“不敢欺老丈说，那玉闹妆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，非是闻舍人的。闻舍人因为自己已有姻亲，不好回得，乃为敝友转定下了。是当日埋伏机关，非今日无因至前也。”员外道：“大人虽如此说，甥女岂肯心伏？必得闻舍人自来说明，方好处分。”子中道：“闻舍人不能复来，有拙荆在此，可以进去一会令甥。等他与令甥说这些备细，令甥必当见信。”员外道：“有尊夫人在此，正好与舍甥面会一会。有言可以尽吐，省得传消递息，最妙，最妙！”就叫前日老姥来接取杜夫人。

老姥一见闻小姐举止形容，有些面善，只是改妆过了，一时想不出，一路相看，只管迟疑。接到间壁，里边景小姐出来相接，各叫了万福。闻小姐对景小姐笑道：“认得闻舍人否？”景小姐见模样厮象，还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，答道：“夫人与闻舍人何亲？”闻小姐道：“小姐恁等识人，难道这样眼钝？前日到此过蒙见爱的舍人，即妾身是也。”景小姐吃了一惊。仔细一认，果然一毫不差。连老姥也在旁拍手道：“是呀！是呀！我方才道面庞熟得紧，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？”景小姐道：“请问夫人，前日为何这般打扮？”闻小姐道：“老父有难，进京辨冤，故乔妆作男以便行路。所以前日过蒙见爱，再三不肯应承者，正为此也。后来见难推却，又不敢实说真情，所以代友人纳了聘，以待后来说明。今纳聘之人，已登黄甲，年纪也与小姐相当。故此愚夫妇特来奉求，与小姐了此一段姻

亲，报答前日厚情耳。”

景小姐见说，半晌做声不得。老姥在旁道：“多谢夫人美意。只是那位老爷姓甚名谁？夫人如何也叫他是友人？”闻小姐道：“幼年时节，曾共学堂，后来同在庠中。与我家相公三人，年貌多相似，是异姓骨肉。知他未有亲事，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结下了。这人姓魏，好一表人物，就是我相公同年，也不辱没了小姐，小姐一去也就做夫人了。”景小姐听了这一篇说话，晓得是少年进士，有甚么不喜欢？叫老姥陪住了闻小姐，背地去把这些说话备细告诉员外。员外见说是许个进士，岂有不撺掇之理？真个是一让一个肯，回覆了闻小姐，转说与杜子中。一言已定，富员外设起酒来谢媒。外边款待杜子中，内里景小姐作主，款待杜夫人。两个小姐说得甚是投机，尽欢而散。

约定了回来，先教魏撰之纳币，拣个吉日，迎娶回家。花烛之夕，见了模样，如获天人。因说起闻小姐闹妆纳聘之事，撰之道：“那聘物元是我的。”景小姐问：“如何却在他手里？”魏撰之又把先时竹箭题字，杜子中拾得，掉在他手里，认做另有个姐姐，故把玉闹妆为聘的根由，说了一遍。一齐笑道：“彼此夙缘，颠颠倒倒，皆非偶然也。”

明日，魏撰之取出竹箭来，与景小姐看。小姐道：“如今只该还他了。”撰之就提笔写一柬与子中夫妻道：

既归玉环，返卿竹箭。两段姻缘，各从其便。一笑，一笑。

写罢，将竹箭封了，一同送去。

杜子中收了，与闻小姐拆开来看，方见八字之下，又有

“蜚娥记”三字。问道：“‘蜚娥’怎么解？”闻小姐道：“此妾闺中之名也。”子中道：“魏撰之错认了令姊，就是此二字了。若小生当时曾见此二字，这箭如何肯便与他？”闻小姐道：“他若没有这箭起这些因头，那里又绊得景家这头亲事来？”两人又笑了一回。也题了一柬戏他道：

环为旧物，箭亦归宗。两俱错认，各不落空。一笑，一笑。

从此两家往来，如同亲兄弟姊妹一般。两个甲科合力与闻参将辨白前事，世间情面那里有不让缙绅的？逐件赃罪，得以开释，只处得他革任回卫，闻参将也不以为意了。后边魏、杜两人，俱为显官。闻、景二小姐各生子女，又结了婚姻，世交不绝。

这是蜀多才女，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话，卓文君成都当垆，黄崇嘏相府掌记，又平平了。诗曰：

世上夸称女丈夫，不闻巾帼竟为儒。

朝廷若也开科取，未必无人待价沽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八

甄监生浪吞秘药

春花婢误泄风情

诗云：

自古成仙必有缘，仙缘不到总徒然。

世间多少痴心者，日对丹炉取药煎。

话说昔日有一个老翁，极好奉道，见有方外人经过，必厚加礼待，不敢怠慢。一日，有个双髻髻的道人，特来访他，身上甚是蓝缕不像，却神色丰满和畅，老翁疑是异人，迎在家中好生管待。那道人饮酒食肉，且是好量，老翁只是支持与他，并无厌倦。道人来去了几番，老翁相待到底是一样的。

道人一日对老翁道：“贫道叨扰吾丈久矣，多蒙老丈再无弃嫌。贫道也要老丈到我山居中，寻几味野蔬，少少酬答厚意一番，未知可否？”老翁道：“一向不曾问得仙庄在何处，有多少远近？老汉可去得否？”道人道：“敝居只在山深处，原无多远，若随着贫道走去，顷刻就到。”老翁道：“这等，必定要奉拜则个。”

当下道人在前，老翁在后，走离了乡村闹市去处，一步步走到荒田野征中。转入山路里来，境界清幽，林木茂盛。迤

退过了几个山岭，山凹之中露出几间茅舍来。道人用手指道：“此间已是山居了。”不数步，走到面前。道人开了门，拉了老翁一同进去，老翁看那里面光景时：

虽无华屋朱门气，却有琪花瑶草香。

道人请老翁在中间堂屋里坐下，道人自走进里面去了一回，走出来道：“小蔬已具，老丈且消停坐一会，等贫道去请几个道伴，相陪闲话则个。”老翁喜的是道友，一发欢喜道：“师父自尊便，老汉自当坐等。”道人一径望外去了。

老翁呆呆坐着：等候多时，不见道人回来。老翁有些不耐烦起来，前后走看。此时肚里也有些饿了，想寻些甚么东西吃吃，料道厨房中必有，打从旁门走到厨房中来。谁想厨房中锅灶俱无，止有些椰瓢棘匕之类。又有两个陶器的水缸，用笠篷盖着。老翁走去揭开一个来看，吃了一惊：原来是一盆清水，内浸着一只雪白小狗子，毛多捋干净了的。老翁心里道：“怪道他酒肉不戒，还吃狗肉哩！”再揭开这一缸来看，这一惊更不小：水里浸着一个小小孩童，手足多完全的，只是没气。老翁心里才疑道：“此道人未必是好人了。吃酒吃肉，又在此荒山居住，没个人影的所在，却家里放下这两件东西。狗也罢了，如何又有此死孩子？莫非是放火杀人之辈？我一向错与他相处了，今日在此也多凶少吉！”欲待走了去，又不认得来时的路，只得且耐着。

正疑惑间，道人同了一伙道者走来，多是些庞眉皓发之辈，共有三四个。进草堂中，与老翁相见，叙礼坐定。老翁心里怀着鬼胎，看他们怎么样。只见道人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：此间是贫道的主人，一向承其厚款，无以为答。今日恰恰寻

得野蔬二味在此，特请列位过来，陪着同享，聊表寸心。”道人说罢，走进里面，将两个瓦盆，盛出两件东西来，摆在桌上。就每人面前放一双棘匕，向老翁道：“勿嫌村鄙，略尝些少则个。”

老翁看着桌上摆的二物，就是水缸内浸的那一只小狗、一个小孩子。众道流掀髯拍掌道：“老兄何处得此二奇物？”尽打点动手。先向老翁推逊，老翁慌了道：“老汉自小不曾破犬肉之戒，何况人肉！今已暮年，怎敢吃此？”人道：“此皆素物，但吃不妨。”老翁道：“就是饿死也不敢吃。”众道流多道：“果然立意不吃，也不好相强。”拱一拱道：“恕无礼了。”四五人攒做一堆，将两件物事吃个罄尽，盆中溅着几点残汁，也把来飴干净了。老翁呆着脸，不敢开言，只是默看。

人道：“老丈既不吃此，枉了下顾这一番。乏物相款，肚里饥了怎好？”又在里面取出些白糕来，递与老翁道：“此是家制的糕，尽可充饥，请吃一块。”老翁看见是糕，肚里本等又是饿了，只得取来吞嚼，略觉有些涩味。正是饿得慌时，也管不得好歹了，才吃下去，便觉精神陡搜起来。想道：“长安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。趁肚里不饿了，走回去罢。”来与道人作别，道人也不再留，但说道：“可惜了此会，有慢老丈，反觉不安。贫道原自送老丈回去。”与众道流同出了门，众道流叫声：“多谢。”各自散去。

道人送老翁到了相近闹热之处，晓得老翁已认得路，不别而去。老翁独自走了家来，心里只疑心这一干人多不是善男子、好相识，眼见得吃狗肉、吃人肉惯的，是一伙方外采生折割、做歹事的强盗，也不见得。

过了两日，那个双髻髻的道人又到老翁家来，对老翁拱手道：“前日有慢老丈。”老翁道：“见了异样食品，至今心里害怕。”道人笑道：“此乃老丈之无缘也。贫道历劫修来，得遇此二物，不敢私享。念老丈相待厚意，特欲邀至山中，同众道侣食了此味，大家得以长生不老。岂知老丈仙缘尚薄，不得一尝。”老翁道：“此一小犬、小儿，岂是仙味？”

道人道：“此是万年灵药，其形相似，非血肉之物也。如小犬者，乃万年枸杞之根，食之可活千岁。如小儿者，乃万年人参成形，食之可活万岁。皆不宜犯烟火，只可生吃。若不然，吾辈皆是人类，岂能如虎狼吃那生犬、生人，又毫无骸骨吐弃乎？”老翁才想着前日吃的光景，果然是大家生啖，不见骨头吐出来，方信其言是真。懊悔道：“老汉前日直如此懵懂！师父何不明言？”道人道：“此乃生成的缘分，没有此缘，岂可泄漏天机？今事已过了，方可说破。”老翁捶胸跌足道：“眼面前错过了仙缘，悔之何及！师父而今还有时，再把一个来老汉吃吃。”道人笑道：“此等灵根，寻常岂能再遇？老丈前日虽不曾尝得二味，也曾吃过千年茯苓。自此也可一生无疫，寿过百岁了。”老翁道：“甚么茯苓？”道人道：“即前日所食白糕便是。老丈的缘分只得如此，非贫道不欲相度也。”道人说罢而去，已后再不来了。自此老翁整整直活到一百余岁，无疾而终。

可见神仙自有缘分，仙药就在面前，又有人有心指引的，只为无缘，兀自不得到口。却有一等痴心的人，听了方士之言，指望炼那长生不死之药，死砒死汞，弄那金石之毒到了肚里，一发不可复救。古人有言：“服药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”

自晋人作兴那五石散、寒食散之后，不知多少聪明的人被此坏了性命。臣子也罢，连皇帝里边药发不救的也有好几个。这迷而不悟，却是为何？只因制造之药，其方未尝不是仙家的遗传。却是神仙制炼此药，须用身心宁静，一毫嗜欲俱无。所以服了此药，身中水火自能匀练，故能骨力坚强，长生不死。今世制药之人，先是一种贪财好色之念横于胸中，正要借此药力，挣得寿命，可以恣其所为，意思先错了。又把那耗精劳形的躯壳，要降伏他金石熬炼之药，怎当得起？所以十个九个败了。朱文公有《感遇》诗云：

飘摇学仙侣，遗世在云山。盗启元命秘，窃当生死关。金鼎蟠龙虎，三年养神丹。刀圭一入口，白日生羽翰。我欲往从之，脱屣谅非难。但恐逆天理，偷生讵能安？

看了文公此诗，也道仙药是有的，只是就做得来，也犯造化所忌，所以不愿学他。岂知这些不明道理之人，只要蛮做蛮吃。岂有天上如此没清头，把神仙与你这伙人做了去？落得活活弄杀了。

而今说一个人，信着方上人，好那丹方鼎器，弄掉了自己性命，又几乎连累出几条人命来。

欲作神仙，先去嗜欲。愚者贪淫，惟日不足。借力药饵，取欢枕褥。一朝药败，金石皆毒。夸言鼎器，鼎覆其餗。

话说国朝山东曹州有一个甄廷诏，乃是国子监监生，家业富厚，有一妻二妾。生来有一件癖性，笃好神仙黄白之术。何谓黄白之术？方上丹客，哄人炼丹，说养成黄芽，再生白雪，用药点化为丹，便铅汞之类皆变黄金白银。故此炼丹的

叫做黄白之术。有的只贪图银子，指望丹成；有的说丹药服了，就可成仙度世，又想长生起来。有的又说内丹成，外丹亦成，却用女子为鼎器，捉坎填离，炼成婴儿姹女，以为内丹，乃黄帝、容成公、彭祖之术，又可取乐，又可长生，其中有本事不济的，只得借助药力。有许多话头做作，哄动这些血气未定的少年，其实有枝有叶，有滋有味。那甄监生心里也要炼银子，也要做神仙，也要女色取乐，无所不好。但是方士所言之事，无所不依。被这些人弄了几番诨头，提了几番罐子，只是不知懊悔，死心塌地在里头。把一个好好的家事，弄得七零八落，田产多卖尽，用度渐渐不足了。

同乡有个举人朱大经，苦口劝谏了几遭，只是不悟。乃作一首口号嘲他道：

曹州有个甄廷诏，养着一伙真强盗。养砂干汞立投词，采阴补阳去祷告。一股青烟不见踪，十顷好地随人要。家间妻子低头痛，街上亲朋拍手笑。

又做一首歌警戒他道：

闻君多智兮，何邪正之混施？闻君好道兮，何妻子之嗟咨？予知君不孝兮，弃祖业而无遗；又知君不寿兮，耗元气而难医。

甄监生得知了，心里恼怒，发个冷笑道：“朱举人肉眼凡夫，那里晓得就里？说我弃了祖业，这是他只据目前，怪不得他说，也罢；怎反道我不寿？看你们倒做了仙人不成？”恰像与那个别气一般的，又把一所房子卖掉了。卖得一二百两银子，就一气讨了四个丫头，要把来采取做鼎器。内中一个唤名春花，独生得标致出众，甄监生最是喜欢，自不必说。

一日，请得一个方士来，没有名姓，道号玄玄子。与甄监生讲着内外丹事，甚是精妙。甄监生说得投机，留在家里多日，把向来弄过旧方请教他。玄玄子道：“方也不甚差。药材不全，所以不成。若要成事，还要养炼药材，这药材须到道口集上去买。”甄监生道：“药材明日我与师父亲自买去，买了来从容养炼。至于内外事口诀，先要求教。”

玄玄子先把外丹养砂干汞许多话头传了，再说到内丹采战，抽添转换、升提呼吸要紧关头。甄监生听得津津有味，道：“学生于此事究心已久，行之颇得其法。只是到得没后一着，不能忍耐。有时提得气上，忍得牢了，却又兴趣已过，便自软痿，以此不能如意。”玄玄子道：“此事最难。在此地位，须是形交而神不交，方能守得牢固。然功夫未熟，一个主意要神不交，才付之无心，便自软痿。所以初下手人，必须借力于药。有不倒之药，然后可以行久御之术；有久御之功，然后可以收阴精之助。到得后来，收到精多，自然刚柔如意，不必用药了。若不先资药方，竟自讲究其法，便有些说时容易做时难，弄得不尴尬，落得损了元神。”甄监生道：“药不过是春方，有害身子。”玄玄子道：“春方乃小家之术，岂是仙家所宜用？小可有炼成秘药，服之久久，便可骨节坚强，长生度世。此乃至宝之丹，万金良药也。”甄监生道：“这个就要相求了。”玄玄子便去葫芦内倾出十多丸来，递与甄监生道：“此药每服一丸，然未可轻用。还有解药，那解药合成，尚少一味，须在明日一同这些药料买去。”

甄监生收受了丸药，又要玄玄子参酌内丹口诀异同之处。玄玄子道：“此须晚间卧榻之上，才指点得穴道明白，传授得

做法手势亲切。”甄监生道：“总是明日要起早，到道口集上去买药，今夜学生就同在书房中一处宿了讲究便是。”当下分付家人：“早起做饭，天未明就要起身，倘或睡着了，饭熟时来叫一声。”家人领命已讫。是夜遂与玄玄子同宿书房，讲论房事，传授口诀。约莫一更多天，然后睡了。

第二日天未明，家人们起来，做饭停当，来叫家主起身。连呼数声，不听得甄监生答应，却惊醒了玄玄子。玄玄子摸摸床子，不见主人家，回说道：“昨夜一同睡的，我睡着了，不知何往，今不在床上了。”家人们道：“那有此话？”推进门去，把火一照，只见床上里边玄玄子睡着，外边脱下里衣一件，却不见家主。尽道：“想是原到里面睡去了。”走到里头敲门问时，说道：“昨晚不曾进来。”

合家惊起。寻到书房外边一个小室之内，只见甄监生直挺挺眠于地上。看看口鼻时，已是没气的了。大家慌张起来，道：“这死得希奇！”其子甄希贤听得，慌忙走来。仔细看时，口边有血流出。希贤道：“此是中毒而死，必是方士之故。”

希贤平日见父亲所为，心中不伏气，怪的是方士。不匡父亲这样死得不明，不恨方士恨谁？领了家人，一头哭，一头走，赶进书房中，揪着玄玄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拳头脚尖齐上，先是一顿肥打。玄玄子不知一些头脑，打得口里乱叫：“老爷，相公，亲爹爹，且饶狗命，有话再说。”甄希贤道：“快还我父亲的性命来！”玄玄子慌了道：“老相公怎的了？”家人走上来一个巴掌，打得应声响，道：“怎的了？怎的了？你难道不知道的？假撇清么！”一把抓来，将一条铁镣，锁住在甄监生尸首边了，一边收拾后事。

待天色大明了，写了一状，送这玄玄子到县间来。知县当堂问其实情，甄希贤道：“此人哄小人父亲炼丹，晚间同宿，就把毒药药死了父亲，口中现有血流。是谋财害命的。”玄玄子诉道：“晚间同宿是真。只是小的睡着了，不知几时走了去，以后又不知怎么样死了，其实一些也不知情。”知县道：“胡说！既是同宿，岂有不知情的？况且你每这些游方光棍，有甚么事做不出来？”玄玄子道：“小人见这个监生好道，打点哄他些东西，情是有的。至于死事，其实不知。”知县冷笑道：“你难道肯自家说是怎么样死的不成？自然是赖的。”叫左右：“将夫强盗的头号夹棍把这光棍夹将起来！”可怜那玄玄子：

管什么玄之又玄，只看你熬得不得。吆呵力重，这算做洗髓伐毛；叫喊声高，用不着存神闭气。口中白雪流将尽，谷道黄芽挣出来。

当日把玄玄子夹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又打勾一二百榔头。玄玄子虽然是江湖上油嘴棍徒，却是惯哄人家好酒好饭吃了，叫“先生”、叫“师父”尊敬过的，倒不曾吃着这样苦楚，好生熬不得。只得招了道：“用药毒死，图取财物是实。”知县叫画了供，问成死罪。把来收了大监，待叠成文案，再申上司。

乡里人闻知的，多说：甄监生尊信方士，却被方士药死了。虽是甄监生迷而不悟、自取其祸，那些方士这样没天理的！今官府明白，将来抵罪，这才为现报了，亲戚朋友没个不欢喜的。至于甄家家人，平日多是恨这些方士入骨的，今见家主如此死了，恨不登时咬他一块肉。断送得他在监里问

罪，人人称快，不在话下。

岂知天下自有冤屈的事！元来甄监生二妾四婢，惟有春花是他新近宠爱的，终日在闺门之内轮流侍寝，采战取乐。终久人多耳目众，觉得春花兴趣颇高，碍着同伴窃听，不能尽情，意思要与他私下在那里弄一个翻天覆地的快活。是夜口说在书房中歇宿，其实暗地里约了春花晚间开出来同到侧边小室中行事。春花应允了。甄监生先与玄玄子同宿，教导术法，传授了一更多次。习学得熟，正要思量试用，看见玄玄子睡着，即走下床来，披了衣服，悄悄出来。走到外边，恰好春花也在里面走出来。两相遇着，拽着手，竟到侧边小室中。有一把平日坐着运气的禅椅在内，叫春花脱了下衣。甄监生就舞弄起来，按着方法，弄勾多时。那春花花枝也似一般的后生，兴趣正浓，弄得浑身酥麻，做出千娇百媚哼哼唧唧的声气来。甄监生极了，猛想道：“日间玄玄子所与秘药，且吃他一丸，必是耐久的。”就在袖里摸出纸包来，取一丸，用唾津咽了下去。才咽得下，就觉一股热气竟趋丹田。甄监生晓得这药有些妙处，越加乐意。谁知这样古怪，而今要泄了，却被药力涩住，落得头红面热，火气反望上攻。口里哼道：“活活的急死了我！”咬得牙齿格格价响，大喊一声道：“罢了我了！”两手撒放，扑的望地上倒了下来。春花连忙放下双脚，站起身来道：“这是怎的说？”去扶扶甄监生时，声息俱无，四肢挺直，但身上还是热的，叫问不应了。春花慌了手脚道：“这事利害！若声张起来，不要说羞人，我这罪过须逃不去。总是夜里没人知道，瞒他娘罢。”且不管家主死活，轻轻的脱了身子，望自己卧房里只一溜，溜进去睡了，并没

一个人知觉。

到得天明，合家人那查夜来细帐？却把一个甚么玄玄子顶了缸，以消平时恶气，再不说他冤枉的了。只有春花肚里明白，怀着鬼胎，不敢则声。眼盼盼便做这个玄玄子悔气不着也罢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些方士固然可恨，却是此一件事是甄监生自家误用其药，不知解法，以致药发身死，并非方士下手故杀的。况且平时提了罐、着了道儿的，又别是一伙，与今日这个方士没相干。只为这一路的人，众恶所归，官打见在，正所谓“张公吃酒李公醉”，又道是“拿着黄牛便当马”，又是个无根蒂的，没个亲戚朋友与他辩诉一纸状词，活活的顶罪罢了。却是天理难昧，元不是他谋害的，毕竟事久辨白出来。这放着做后话。

且说甄希贤自从把玄玄子送在监里了，归家来成了孝服，把父亲所作所为尽更变过来。将药炉、丹灶之类，打得粉碎，一意做人家，先要卖去这些做鼎器的使女。其时有同里人李宗仁，是个富家子弟，新断了弦，闻得甄家使女多有标致的，不惜重价，来求一看。希贤叫将出来看时，头一名就点中了春花。用掉了六十多两银子，讨了家去。宗仁明晓得春花不是女身，却容貌出众，风情动人，两下多是少年，你贪我爱，甚是过得绸缪。

春花心性飘逸，好吃几杯酒。有了酒，其兴愈高。也是甄家家里掺炼过，是能征惯战的手段。宗仁肉麻头里，高兴时节，问他甄家这些采战光景，春花不十分肯说。直等有了酒，才略略说些出来。

宗仁一日有亲眷家送得一小坛美酒，夫妻两个将来对酌。宗仁把春花劝得半醉，两个上床，乘着酒兴，干起事来。就便问起甄家做作。春花也斜着双眼道：“他家动不动吃了药做事，好不爽利煞人！只有一日正弄得极快活，可惜就收场了。”宗仁道：“怎的就收场了？”春花道：“人多弄杀了，不收场怎的？”宗仁道：“我正见说甄监生被方士药死了的。”春花道：“那里是方士药死？这是一桩冤屈事。其实只是吃了他的药，不解得，自弄死了。”宗仁道：“怎生不解得，弄死了？”春花却把前日晚间的事，是长是短，备细说了一遍。宗仁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你当时却不该瞒着，急急叫起人来，或者还可有救。”春花道：“我此时慌了，只管着自己身子干净，躲得过便罢了，那里还管他死活？”宗仁道：“这等，你也是个没情的。”春花道：“若救活了，今日也没你的分了。”两个一齐笑将起来。

虽然是一番取笑说话，自此宗仁心里毕竟有些嫌鄙春花，不足他的意思。看官听说：大凡人情，专有一件古怪：心里热落时节，便有些缺失之处，只管看出好来；略有些小不象意起头，随你承奉他，多是可嫌的，并那平日见的好处，也要拣相出不好来，这多是缘法在里头。有一只小词儿单说那缘法尽了了的：

缘法儿尽了，诸般的改变。缘法儿尽了，要好也再难。缘法儿尽了，恩成怨。缘法儿若尽了，好言当恶言。

缘法儿尽了也，动不动变了脸。

今日说起来，也是春花缘法将尽，不该趁酒兴把这些话柄一盘托了出来。男子汉心肠：见说了许多用药淫战之事，先自

有些拈酸不耐烦，觉得十分轻贱。又兼说道弄死了在地上，不管好歹，且自躲过，是个无情不晓事的女子，心里淡薄了些。朝暮情意，渐渐不投。春花看得光景出来，心里老大懊悔。正是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此时便把舌头剪了下来，嘴唇缝了拢去，也没一毫用处。思量一转，便自捶胸跌足，时刻不安。

也是合当有事。一日公婆处有甚么不合意，骂了他“弄死汉子的贱淫妇”。春花听见，恰恰道着心中之事，又气恼，又懊悔，没怨怅处。妇人短见，走到房中，一索吊起，无人防备的，那个来救解？不上一个时辰，早已呜呼哀哉。

只缘身作延年药，一服曾经送主终。

今日投缢殆天意，双双采战夜台中。

却说春花含羞自缢而死。过了好一会，李宗仁才在外厢走到房中，忽见了这件打秋千的物事，吃了一惊，慌忙解下来，早已气绝的了。宗仁也有些不忍，哭将起来。父母听得，急走来看时，只叫得“苦”。老公婆两个互相埋怨道：“不合骂了他几句，谁晓得这样心性，就做短见的事！”宗仁明知道是他自怀羞愧之故，不好说将出来。邻里地方闻知了来问的，只含糊回他道：“妻子不孝，毁骂了公婆，惧罪而死。”幸喜春花是甄家远方讨来的，没有亲戚，无人生端告执人命。

却自有这伙地方人等要报知官府，投递结状，相验尸伤，许多套数。宗仁也被缠得一个不耐烦，费掉了好些盘费，才得停妥，也算是大悔气。

春花既死，甄监生家里的事越无对证，这方士玄玄子永无出头日子了。谁知天理所在，事到其间，自有机会出来。其

时山东巡按是灵宝许襄毅公，按临曹州，会审重囚。看见了玄玄子这宗案卷，心里疑道：“此辈不良，用药毒人，固然有这等事；只是人既死了，为何不走？”次早提问这事，先叫问甄希贤，希贤把父亲枉死之状说了一遍。许公道：“汝父既与他同宿，被他毒了，想就死在那房里的了？”希贤道：“死在外边小室之中。”许公道：“为何又在外边？”希贤道：“想是药发了当不得，乱走出来寻人，一时跌倒了的。”许公道：“这等，那方士何不逃了去？”希贤道：“彼时合家惊起，登时拿住，所以不得逃去。”许公道：“死了几时，你家才知道？”希贤道：“约了天早同去买药，因家人叫呼不应，不见踪迹，前后找寻，才看见死了的。”许公道：“这等，他要走时也去久了。他招上说谋财害命，谋了你家多少财？而今在那里？”希贤道：“止是些买药之本，十分不多。还在父亲身边，不曾拿得去。”许公道：“这等，他毒死你父亲何用？”希贤道：“正是不知为何这等毒害。”

许公就叫玄玄子起来，先把气拍一敲道：“你这伙人，死有余辜！你药死甄廷诏，待要怎的？”玄玄子道：“廷诏要小人与他炼外丹，打点哄他些银子，这心肠是有的。其实药也未曾买，正要同去买了，才弄起头。小人为何先药死他？前日熬刑不过，只得屈招了。”许公道：“与你同宿是真的么？”玄玄子道：“先在一床上宿的，后来睡着了，不知几时走了去。小人睡梦之中，只见许多家人打将进来，拿小人去偿命，个人方知主人死了，其实一些情也不晓得。”许公道：“为甚么与你同宿？”玄玄子道：“要小人传内事功夫，小人传了他些口诀，又与了他些丸药，小人自睡了。”许公道：“丸药是何

用的？”玄玄子道：“是房中秘戏之药。”许公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

又叫甄希贤，问道：“你父亲房中有几人？”希贤道：“有二妾四女。”许公道：“既有二妾，焉用四女？”希贤道：“父亲好道，用为鼎器。”许公道：“六人之中，谁为最爱？”希贤道：“二妾已有年纪，四女轮侍，春花最爱。”许公道：“春花在不？”希贤道：“已嫁出去了。”许公道：“嫁在那里？快唤将来。”希贤道：“近日死了。”许公道：“怎样死了？”希贤道：“闻是自缢死的。”许公哈哈大笑道：“即是一桩事，一个情也，其夫是何名姓？”希贤道：“是李宗仁。”许公就掣一签，差个皂隶去，不一时拘将李宗仁来。

许公问道：“你妻子为何缢死的？”宗仁磕头道：“是不孝公姑，惧罪而死。”许公故意作色道：“分明是你致死了他，还要胡说？”宗仁慌了道：“妻子与个人从来好的，并无说话。地方邻里现有干结在官。委是不孝小人的父母，父母要声说，自知不是，缢死了的。”许公道：“你且说他如何不孝？”宗仁一时说不出来，只得支吾道：“毁骂公姑。”许公道：“胡说！既敢毁骂，是个放泼的妇人了，有甚惧怕，就肯自死？”指着宗仁道：“这不是他惧怕，还是你的惧怕。”宗仁道：“小人有甚惧怕？”许公道：“你惧怕甄家丑事彰露出来，乡里间不好听，故此把不孝惧罪之说支吾过了，可是么？”宗仁见许公道着真情，把个脸涨红了，开不得口。许公道：“你若实说，我不打你。若有隐匿，必要问你偿命。”

宗仁慌了，只得实实把妻子春花吃酒醉了，说出真情，甄监生如何相约，如何吃了药不解得，一口气死了的话，备细

述了一遍，道：“自此以后，心里嫌他，委实没有好气相待，妻子自觉失言，悔恨自缢，此是真情。因怕乡亲耻笑，所以只说因骂公姑，惧怕而死。今老爷所言，分明如见，小人不敢隐瞒一句。只望老爷超生。”许公道：“既实说了，你原无罪，我不罪你。”一面录了口词，就叫玄玄子来道：“我晓得甄廷诏之死，与你无干。只是你药如此误事，如何轻自与人？”玄玄子道：“小人之药，原有解法。今甄廷诏自家妄用，丧了性命，非小人之罪也。”许公道：“却也误人不浅。”提笔写道：

审得甄廷诏误用药而死于淫，春花婢醉泄事而死于悔，皆自贻伊戚，无可为抵。两死相偿足矣。玄玄子财未交涉，何遽生谋？死尚身留，必非毒害。但淫药误人，罪亦难免。甄希贤痛父执命，告不为诬；李宗仁无心丧妻，情更可悯。俱免拟释放。

当下将玄玄子打了廿板，引“庸医杀人”之律，问他杖一百，逐出境，押回原籍。又行文山东六府：凡军民之家敢有听信术士道人邪说，采取炼丹者，一体问罪。发放了毕。

甄希贤回去与合家说了，才晓得当日甄监生死的缘故却因春花，春花又为此缢死，深为骇异。尽道：“虽不干这个方士的事，却也是平日误信此辈，致有此祸也。”六府之人见察院行将文书来，张挂告示，三三两两尽传说甄家这事乃察院明断，以为新闻，好些好此道的，也不敢妄做了。真足为好内外丹事者之鉴。

从来内外有丹术，不是贪财与好色。外丹原在广施济，内丹却用调呼吸。而今烧汞要成家，采战无非图救急。岂有神仙累劫修，不及庸流眼前力。一盆火内炼能

成，两片皮中抽得出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九

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

词云：

扰扰劳生，待足后、何时是足？据见定、随家丰俭，便堪龟缩。得意浓时休进步，须防世事多翻覆。枉教人白了少年头，空碌碌。

此词乃是宋朝诗僧晦庵所作《满江红》前阕，说人生富贵荣华，常防翻覆，不足凭恃。劳生扰扰，巴前算后，每怀不足之心，空白了头没用处，不如随缘过日的好。

只看宋时嘉祐年间，有一个宣义郎万延之，乃是钱塘南新人，曾中乙科出仕。性素刚直，做了两三处地方州县官，不能屈曲，中年拂衣而归，徙居馀杭。见水乡陂泽，可以耕种作田的，因为低洼，有水即没，其价甚贱，万氏费不多些本钱，买了无数。也是人家该兴，连年亢旱，是处低田大熟，岁收租米万石有余。万宣义喜欢，每对人道：“吾以万为姓，今岁收万石，也勾了我了。”自此营建第宅，置买田园，扳结婚姻。有人来献勤作媒，第三个公子说合驸马都尉王晋卿家孙女为室，约费用二万缗钱，才结得这头亲事。儿子因是驸马

孙婿，得补三班借职。一时富贵熏人，诈民无算。

他家有一个瓦盆，是希世的宝物，乃是初选官时，在都下，为铜禁甚严，将十个钱市上买这瓦盆来盥洗。其时天气凝寒，注汤沃面过了，将残汤倾去，还有倾不了的，多少留些在盆内。过了一夜，凝结成冰，看来竟是桃花一枝。人来了，多以为奇，说与宣义。宣义看见道：“冰结拢来，原是花的，偶像桃花，不是奇事。”不以为意。明日又复剩些残水在内，过了一会看时，另结一枝开头牡丹，花朵丰满，枝叶繁茂，人工做不来的。报知宣义来看，道：“今日又换了一样，难道也是偶然？”宣义方才有些惊异道：“这也奇了！且待我再试一试。”亲自把瓦盆拭净，另洒些水在里头。次日再看，一发结得奇异了，乃是一带寒林，水村竹屋，断鸿翘鹭，远近烟峦，宛如图画。

宣义大骇：晓得是件奇宝。唤将银匠来，把白金镶了外层，将锦绮做了包袱，什袭珍藏。但遇凝寒之日，先期约客，张筵置酒，赏那盆中之景，是一番另结一样，再没一次相同的。虽是名家画手，见了远愧不及。前后色样甚多，不能悉记。只有一遭最奇异的，乃是上皇登极，恩典下颁，致仕官皆得迁授一级，宣义郎加迁宣德郎。敕下之日，正遇着他的生辰，亲戚朋友来贺喜的，满坐堂中。是日天气大寒，酒席中放下此盆，洒水在内，须臾凝结成像。却是一块山石上坐着一个老人，左边一龟，右边一鹤，俨然是一幅寿星图，满堂饮酒的，无不喜跃赞叹。内中有知今识古的士人议论道：“此是瓦器，无非凡火烧成，不是甚么大地精华、五行间气结就的。有此异样，理不可晓，诚然是件罕物。”又有小人辈胁

肩谄笑，掇臀捧屁，称道：“分明万寿无疆之兆，不是天下大福人，也不能勾有此异宝。”当下尽欢而散。

此时万氏又富又贵，又与皇亲国戚联姻，豪华无比，势焰非常。尽道是用不尽的金银，享不完的福禄了，谁知过眼云烟，容易消歇。宣德郎万延之死后，第三儿子补三班的也死了。驸马家里见女婿既死，来接他郡主回去，说道万家家资多是都尉府中带来的，伙着二三十男妇，内外一抢，席卷而去。万家两个大儿子，只好眼睁睁看他使势行凶，不敢相争。内财一空。所有低洼田千顷，每遭大水淹没，反要赔粮，巴不得推与人了倒干净，凭人占去。家事尽消，两子寄食亲友，流落而终。此宝盆被驸马家取去，后来归了蔡京太师。

识者道：“此盆结冰成花，应着万氏之富犹如冰花一般，原非坚久之象。乃是不祥之兆。”然也是事后如此猜度，当他盛时，那个肯是这样想？敢是这样说？直待后边看来，真个是如同一番春梦。

所以古人寓言，做着《邯郸梦记》、《樱桃梦记》，尽是说那富贵繁华直同梦境。却是一个人做得一个梦了却一生，不如庄子说那牧童做梦，日里是本相，夜里做王公，如此一世，更为奇特。听小子敷演来看：

人世原同一梦，梦中何异醒中？

若果夜间富贵，只算半世贫穷。

话说春秋时鲁国曹州有座南华山，是宋国商丘小蒙城庄子休流寓来此，隐居著书，得道成仙之处。后人称庄子为南华老仙，所著书就名为《南华经》，皆因此起。彼时山畔有一田舍翁，姓莫，名广，专以耕种为业，家有肥田数十亩，耕

牛数头，工作农夫数人，茆檐草屋，衣食丰足，算做山边一个土财主。他并无子嗣，与庄家老姥夫妻两个早夜算计思量，无非只是耕田锄地、养牛牧猪之事。有几首诗单道田舍翁的行径：

田舍老翁性夷逸，僻向小山结幽室。生意不满百亩田，力耕水耨艰为食。春晚喧喧布谷鸣，春云霭霭檐溜滴。呼童载犁躬负锄，手牵黄犊头戴笠。一耕不自己，再耕还自力。三耕且插苗，看看秀而硕。夏耘勤勤秋复来，禾黍如云堪刈铨。担箩负囊纷敛归，仓盈囷满居无隙。教妻囊酒赛田神，烹羊宰豚享亲戚。击鼓咚咚乐未央，忽看玉兔东方白。

那个莫翁勤心苦胝，牛畜渐多。庄农不足，要寻一个童儿，专管牧养。

其时本处有一个小厮儿，祖家姓言。因是父母双亡，寄养在人家，就叫名寄儿。生来愚蠢，不识一字，也没本事做别件生理，只好出力做工度活。

一日，在山边拔草，忽见一个双丫髻的道人走过，把他来端相了一回道：“好个童儿！尽有道骨，可惜痴性颇重，苦障未除。肯跟我出家么？”寄儿道：“跟了你，怎受得清淡过？”道人道：“不跟我，怎受得烦恼过？也罢，我有个法儿，教你夜夜快活，你可要学么？”寄儿道：“夜里快活，也是好的。怎不要学？师父可指教我？”道人道：“你识字么？”寄儿道：“一字也不识。”道人道：“不识也罢。我有一句真言，只有五个字，既不识字，口传心授，也容易记得。”遂叫他：“将耳朵来，说与你听，你牢记着。”是那五个字？乃是：

婆珊婆演底。

道人道：“临睡时，将此句念上百遍，管你有好处。”寄儿谨记在心。道人道：“你只依着我，后会有期。”捻着渔鼓简板，口唱道情，飘然而去。

是夜寄儿果依其言，整整念了一百遍，然后睡下。才睡得着，就入梦境。正是：

人生劳扰多辛苦，已逊山间枕石眠。

况是梦中游乐地，何妨一觉睡千年。

看官牢记话头，这回书一段说梦，一段说真，不要认错了。却说言寄儿睡去，梦见身为儒生，粗知文义，正在街上斯文气象，摇来摆去，忽然见个人来说道：“华胥国王黄榜招贤，何不去求取功名，图个出身？”寄儿听见，急取官名寄华，恍恍惚惚，不知涂抹了些甚么东西，叫做万言长策，将去献与国王，国王发与那掌文衡看阅。寄华使用了些裹蹄金作为贽礼，掌文衡的大悦，说这个文字乃惊天动地之才，古今罕有，加上批点，呈与国王。国王授为著作郎，主天下文章之事。旗帜鼓乐，高头骏马，送入衙门到任。寄华此时，身子如在云里雾里，好不风骚！正是：

电光石火梦中身，白马红缨衫色新。

我贵我荣君莫羨，做官何必读书人？

寄华跳下得马，一个虚跌，惊将醒来。擦擦眼看一看，仍睡在草铺里面。叫道：“呸，呸！作他娘的怪！我一字也不识的，却梦见献甚么策，得做了官，管甚么天下文章，你道是真梦么？且看他怎生应验？”嗤嗤的还定着性想那光景。

只见平日往来的邻里沙三走将来，叫寄儿道：“寄哥，前

村莫老官家寻人牧牛，你何不投与他家了，省得短趁，闲了一日便待嚼本。”寄儿道：“投在他家，可知好哩！只是没人引我去。”沙三道：“我昨日已与他家说过你了，今日我与你同去，只要写下文券就成了。”寄儿道：“多谢美情指点则个。”

两个说说话话，一同投到莫家来。莫翁问其来意，沙三把寄儿勤谨过人，愿投门下牧养，说了一遍。莫翁看寄儿模样老实，气力粗夯，也自欢喜，情愿雇倩，叫他写下文券。寄儿道：“我须不识字，写不得。”沙三道：“我写了，你画个押罢。”沙三曾在村学中读过两年书，尽写得几个字，便写了一张“情愿受雇，专管牧畜”的文书，虽有几个不成的字儿，意会得去也便是了。后来年月之下要画个押字，沙三画了，寄儿拿了一管笔，不知左画是右画是，自想了暗笑道：“不知昨夜怎的献了万言长策来！”捻着笔千斤来重，沙三把定了手，才画得一个十字。莫翁当下发了一季工食，着他在山边草房中住宿，专管牧养。寄儿领了钥匙，与沙三同到草房中。寄儿谢了沙三些常例媒钱，是夜就在草房中宿歇。依着道人念过五字真言百遍，倒翻身便睡。

看官，你道从来只有说书的续上前因，那有做梦的接着前事？而今煞是古怪，寄儿一觉睡去，仍旧是昨夜言寄华的身分，顶冠束带，新到著作郎衙门升堂理事。只见跄跄踉踉一群儒生，将着文卷，多来请教。寄华一一批答，好的歹的，圈的抹的，发将下去，纷纷争看。众人也有服的，也有不服的，喧哗闹嚷起来。寄华发出规条，分付多要遵绳束，如不伏者，定加鞭笞。众儒方弭耳拱听，不敢放肆，俱各从容雅步，逡巡而退。是日同衙门官摆着公会筵席，特贺到任，美

酒嘉肴，珍羞百味。歌的歌，舞的舞，大家尽欢。直吃到斗转参横，才得席散，回转衙门里来。

那边就寝，这边方醒，想着明明白白记得的，不觉失笑道：“好怪么！那里说起？又接着昨日的梦，身做高官，管着一班士子，看甚么文字！我晓得文字中吃的不中吃的？落得吃了些酒席，倒是快活。”起来抖抖衣服，看见褴褛，叹道：“不知昨夜的袍带多在那里去了？”将破布袄穿着停当，走下得床来。

只见一个庄家老苍头奉着主人莫翁之命，特来交盘牛畜与他。一群牛共有八九只，寄儿逐只看相，用手去牵他鼻子。那些牛不曾认得寄儿，是个面生的，有几只驯扰不动，有几只奔突起来。老苍头将一条皮鞭付与寄儿，寄儿赶去，将那奔突的牛两三鞭打去。那些牛不敢违拗，顺顺被寄儿牵来，一处拴着，寄儿慢慢喂放。

老苍头道：“你新到吾主翁家来，我们该请你吃三杯。昨日已约下沙三哥了，这早晚他敢就来。”说未毕，沙三提了一壶酒，一个篮，篮里一碗肉，一碗芋头，一碟豆，走将来。老苍头道：“正等沙三哥来商量吃三杯，你早已办下了。我补你分罢。”寄儿道：“甚么道理要你们破钞？我又没得回答处，我也出个分在内罢了。”老苍头道：“甚么大事，直得这个商量？我们尽个意思儿罢。”三人席地而坐，吃将起来。寄儿想道：“我昨夜梦里的筵席，好不齐整！今却受用得这些东西，岂不天地悬绝？”却是怕人笑他，也不敢把梦中事告诉与人。正是：

对人说梦，说听皆痴。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寄儿酒量元浅，不十分吃得多，饮了一杯，有些醺意。两

人别去。寄儿就在草地上一眠，身子又到华胥国中去。国王传下令旨：访得著作郎能统率多士，绳束严整，特赐锦衣冠带一袭，黄盖一顶，导从鼓吹一部，出入鸣驺，前呼后拥，好不兴头。忽见四下火起，忽然惊觉，身子在地上睡着。东方大明，日轮红焰焰钻将出来了。

起来吃些点心，就骑着牛，四下里放草。那日色在身上晒得热不过，走来莫翁面前告诉。莫翁道：“我这里原有蓑笠一副，是牧养的人一向穿的。又有短笛一管，也是牧童的本等。今拿出来交付与你。你好好去看养，若瘦了牛畜，要与你说话的。”牧童道：“再与我一把伞遮遮身便好，若只是笠儿，只遮得头，身子须晒不过。”莫翁道：“那里有得伞？池内有的是大荷叶，你日日摘将来遮身不得？”寄儿唯唯，受了蓑笠、短笛，果在池内摘张大荷叶擎着，骑牛前去。牛背上自想道：“我在华胥国里是贵人，今要一把日照也不能勾了，却叫我擎着荷叶遮身！”猛然想道：“这就是梦里的黄盖了！蓑与笠就是锦袍官帽了！”横了笛吹了两声，笑道：“这可不是一部鼓吹么？我而今想来，只是睡的快活。”有诗为证：

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

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。

自此之后，但是睡去，就在华胥国去受用富贵，醒来只在山坡去处做牧童。无日不如此，无梦不如此，不必逐日逐夜件件细述。但只拣有些光景的，才把来做话头。

一日，梦中国王有个公主要招赘驸马。有人启奏：“著作郎言寄华才貌出众。文彩过人，允称此选。”国王准奏，就着传旨：“钦取著作郎为驸马都尉，尚范阳公主。”迎入驸马府

中成亲，灯烛辉煌，仪文璀璨，好不富贵！有《贺新郎》词为证：

瑞气笼清晓。卷珠帘、次第笙歌，一时齐奏，无限神仙离蓬岛。凤驾鸾车初到，见拥个、仙娥窈窕。玉珮叮珰风缥缈，望娇姿、一似垂杨袅。天上有，世间少。

那范阳公主生得面长耳大，曼声善啸，规行矩步，颇会周旋。寄华身为王婿，日夕公主之前对案而食。比前受用，更加贵盛。

明日睡醒，主人莫翁来唤。因为家中有一匹拽磨的牝驴儿，一并交与他牵去喂养。寄儿牵了，暗笑道：“我夜间配了公主，怎生烜赫！却今日来弄这个买卖，伴这个众生！”跨在背上，打点也似骑牛的骑了到山边去。谁知骑上了背，那驴儿只是团团而走，并不前进，盖因是平日拽的磨盘走惯了。寄儿没奈何，只得跳下来，打着两鞭，牵着前走。从此又添了牲口，恐怕走失，饮食无暇，只得备了干粮，随着四处牧放。莫翁又时时来稽查，不敢怠慢一些儿。辛苦一日，只图得晚间好睡。

是夜，又梦见在驸马府里，正同着公主欢乐，有邻邦玄菟、乐浪二国前来相犯，华胥国王传旨：命驸马都尉言寄华讨议退兵之策，言寄华聚着旧日著作衙门一千文士到来，也不讲求如何备御，也不商量如何格斗，只高谈“正心诚意，强邻必然自服”。诸生之中也有情愿对敌的，多退着不用。只有两生献策：他一个到玄菟，一个到乐浪，舍身往质，以图讲和。言寄华大喜，重发金帛，遣两生前往。两生屈己听命，饱其所欲，果然那两国不来。言寄华夸张功绩，奏上国王，国

王大悦。叙录军功，封言寄华为黑甜乡侯，加以九锡。身居百僚之上，富贵已极。有诗为证：

当时魏绛主和戎，岂是全将金币供？

厥后宋人偏得意，一班道学自雍容。

言寄华受了封侯锡命，绿韞袞冕，鸾路乘马，彤弓卢矢，左建朱钺，右建金戚，手执圭瓚，道路辉煌。自朝归第，有一个书生叩马上言道：“日中必昃，月满必亏。明公功名到此，已无可加，急流勇退，此其时矣。直待福过灾生，只恐悔之无及。”言寄华此时志得意满，那里听他？笑道：“我命里生得好，自然富贵逼人，有福消受。何须过虑？只管目前享用勾了。寒酸见识，晓得甚么？”大笑坠车，吃了一惊，醒将起来。

点一点牛数，只叫得苦，内中不见了二只。山前山后，到处寻访迹踪，原来一只被虎咬伤，死在坡前，一只在河中吃水，浪涌将来，没在河里。寄儿看见，急得乱跳道：“梦中甚么两国来侵，谁知倒了我两头牲口！”急去报与莫翁。莫翁听见，大怒道：“此乃你的典守！人多说你只是贪睡，眼见得坑了我头口！”取过匾担来要打。寄儿负极，辩道：“虎来时，牛尚不敢敌，况我敢与他争夺，救得转来的？那水中是牛常住之所，波浪涌来，一时不测，也不是我力挡得住的。”莫翁虽见他辩得也有些理，却是做家心重的人，那里舍得两头牛死？怒咩咩不息，定要打匾担十下。寄儿哀告讨饶，才饶得一下，打到九下住了手。寄儿泪汪汪的走到草房中，摸摸臀上痛处道：“甚么九锡九锡，倒打了九下屁股！”想道：“梦中书生劝我歇手，难道教我不要看牛不成？从来说梦是反的，梦福得

祸；梦笑得哭。我自念了此咒，夜夜做富贵的梦，所以日里倒吃亏。我如今不念他了，看待怎的？”

谁知这样作怪，此咒不念，恐怖就来。是夜梦境：范阳公主疽发于背，偃蹇不起，寄华尽心调治未痊。国中二三新进小臣逆料公主必危，寄华势焰将败，捱拾前过，纠弹一本，说他御敌无策，冒滥居功，欺君误国许多事件。国王览奏大怒，将言寄华削去封爵，不许他重登著作堂，锁去大窖边听罪，公主另选良才别降。令旨已下，随有两个力士，将银铛锁了言寄华，到那大粪窖边墩着。寄华看那粪秽狼籍，臭不堪闻，叹道：“我只道到底富贵，岂知有此恶境乎？书生之言，今日验矣。”不觉号咷恸哭起来。

这边噙泪而醒，啐了两声道：“作你娘的怪！这番做这样恶梦！”看视牲口，那匹驴子蹇卧地下，打也打不起来。看他背项之间，乃是绳损处烂了老大一片烂瘡。寄儿慌了道：“前番倒失了两头牛，打得苦恼。今这众生又病害起来，万一死了，又是我的罪过。”忙去打些水来，替他澡洗腐肉，再去拔些新鲜好草来喂他。拿着镢刀，望山前地上下手斫时，有一科草甚韧，刀斫不断。寄儿性起，连根一拔，拔出泥来。泥松之处，露出石板，那草根还缠缠绕绕，绊在石板缝内。寄儿将镢刀撬将开来，板底下是个周围石砌就的大窖，里头多是金银。

寄儿看见，慌了手脚，擦擦眼道：“难道白日里又做梦么？”定睛一看，草木树石，天光云影，眼前历历可数，料道非梦。便把镢刀草薅一撩道：“还干那营生么？”取起五十多两一大锭在手，权把石板盖上，仍将泥草遮覆，竟望莫翁家里来见

莫翁。未敢竟说出来，先对莫翁道：“寄儿蒙公公相托，一向看牛不差。近来时运不济，前日失了两牛，今蹇驴又生病，寄儿看管不来。今有大银一锭，纳与公公，凭公公除了原发工银，余者给还寄儿为度日之用。放了寄儿，另着人牧放罢。”莫翁看见是锭大银，吃惊道：“我田家人苦积勤黻了一世，只有些零星碎银，自不见这样大锭。你却从何处得来？莫非你合着外人做那不公不法的歹事？你快说个明白。若说得来历不明，我须把你送出官府，究问下落。”寄儿道：“好教公公得知，这东西多哩！我只拿得他一件来看样。”莫翁骇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寄儿道：“在山边一个所在，我因斫草掘着的。今石板盖着哩。”

莫翁情知是藏物，急叫他不要声张。悄悄同寄儿到那所在来。寄儿指与莫翁，揭开石板来看，果是一窖金银，不计其数。莫翁喜得打跌，拊着寄儿背道：“我的儿！偌多金银东西，我与你两人一生受用不尽。今番不要看牛了，只在我庄上吃些安乐茶饭，掌管帐目。这些牛只，另自雇人看管罢。”两人商量，把个草蓆来，里外用乱草补塞，中间藏着窖中物事。莫翁前走，寄儿驮了后随，运到家中放好，仍旧又用前法去取。不则一遭，把石窖来运空了。

莫翁到家，欢喜无量，另叫一个苍头去收拾牛只。是夜就留寄儿在家中宿歇，寄儿的床铺多换齐整了。寄儿想道：“昨夜梦中吃苦，谁想粪窖正应着发财，今日反得好处，果然梦是反的。我要那梦中富贵则甚？那五字真言不要念他了。”

其夜睡去，梦见国王将言寄华家产抄没，发在养济院中度日。只见前日的扣马书生高歌将来道：

落叶辞柯，人生几何？六战国而漫流入血，三神山而杳隔鲸波。任夸百斛明珠，虚延遐算；若有一卮芳酒，且共高歌。

寄华闻歌，认得其人，邀住他道：“前日承先生之教，不能依从，今日至于此地。先生有何高见可以救我？”那书生不慌不忙，说出四句来道：

颠颠倒倒，何时局了？遇着漆园，还汝分晓。

说罢，书生飘然而去。寄华扯住不放，被他袍袖一摔，闪得跌一跤，即时惊醒。张目道：“还好，还好。一发没出息，弄到养济院里去了。”

须臾，莫翁走出堂中。元来莫翁因得了金银，晚间对老姥说道：“此皆寄儿的造化掘着的，功不可忘。我与你没有儿女，家事无传，今平空地得来许多金银，难道好没取得他的？不如认义他做个儿子，把家事付与他，做了一家一计，等他养老了我们。这也是我们知恩报恩处。”老姥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我们眼前没个传家的人，别处平白地寻将来，要承当家事，我们也气不干。今这个寄儿，他见有着许多金银付在我家，就认义他做了儿子，传我家事，也还是他多似我们的，不叫得过分。”

商量已定，莫翁就走出来，把这意思说与寄儿。寄儿道：“这个折杀小人，怎么敢当？”莫翁道：“若不如此，这些东西我也何名享受你的？我们两老口议了一夜，主意已定，不可推辞。”寄儿没得说，当下纳头拜了四拜，又进去把老姥也拜了。自此改姓名为莫继，在莫家庄上做了干儿子。

本是驴前厮养，今为舍内螟蛉。

何缘分外亲热？只看黄金满赢。

却是此番之后，晚间睡去就做那险恶之梦，不是被火烧水没，便是被盗窃官刑。初时心里道：“梦虽不妙，日里落得好处，不象前番做快活梦时，日里受辛苦。”以为得意。后来得到得夜夜如此，每每惊魇不醒，才有些慌张，认旧念取那五字真言，却不甚灵了。你道何故？只因财利迷心，身家念重，时时防贼发火起，自然梦魂颠倒。怎如得做牧童时无忧无虑，饱食安眠，夜夜梦里逍遥，享那王公之乐。莫继要寻前番梦境，再不能勾。心里鹮突，如醉如痴，生出病来。

莫翁见他如此，要寻个医人来医治他。只见门前有一个双丫髻的道人走将来，口称“善治人间恍惚之症”。莫翁接到厅上，教莫继出来相见，元来正是昔日传与真言的那个道人。见了莫继道：“你的梦还未醒么？”莫继道：“师父，你前者教我真言，我不曾忘了。只是前日念了，夜夜受用，后来因夜里好处，多应着日里歹处，一程儿不敢念，便再没快活的梦了。而今就念煞也无用了，不知何故。”道人道：“我这五字真言，乃是主夜神咒。《华严经》云：

善财童子参善知识，至阎浮提摩竭提国迦毗罗城，见主夜神，名曰婆珊婆演底。神言：我得菩萨破一切生痴暗法，光明解脱。

所以持念百遍，能生欢喜之梦。前见汝苦恼不过，故使汝梦中快活。汝今日间要享丰厚，晚间宜受恐怖，此乃一定之理。人世有好必有歉，有荣华必有销歇，汝前日梦中岂不见过了么？”

莫继言下大悟，倒身下拜道：“师父，弟子而今晓得世上

没有十全的事，要那富贵无干，总来与我前日封侯拜将一般，不如跟的师父出家去罢。”道人道：“吾乃南华老仙漆园中高足弟子，老仙道汝有道骨，特遣我来度汝的。汝既见了境头，宜早早回首。”莫继遂是长是短述与莫翁、莫姥。两人见是真仙来度他，不好相留。况他身子去了，遗下了无数金银，两人尽好受用，有何不可？只得听他自行。

莫继随也披头发，挽做两丫髻，跟着道人云游去了。后来不知所终。想必成仙了道去了。看官不信，只看《南华真经》，有此一段因果。话本说彻，权作散场。

总因一片婆心，日向痴人说梦。

此中打破关头，棒喝何须拈弄？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

贾廉访贻行府牒

商功父阴摄江巡

诗曰：

世人结交须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。

纵令然诺暂相许，终是悠悠行路心。

这四句乃是唐人之诗，说天下多是势利之交，没有黄金成不得相交。这个意思，还说得浅。不知天下人但是见了黄金，连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顾了。不要说相交的，纵是至亲骨肉，关着财物面上，就换了一条肚肠，使了一番见识，当面来弄你、算计你。几时见为了亲眷不要银子做事的？几曾见眼看亲眷富厚不想来设法要的？至于撞着有些不测事体，落了患难之中，越是平日往来密的，头一场先是他骗你起了。

直隶常州府武进县有一个富户，姓陈，名定。有一妻一妾，妻巢氏，妾丁氏，妻已中年，妾尚少艾。陈定平日情分，在巢氏面上淡些，在丁氏面上浓些，却也相安无说。巢氏有兄弟巢大郎，是一个鬼头鬼脑的人，奉承得姊夫、姊姊好，陈定托他掌管家事。他内外揽权，百般欺侵，巴不得姊夫有事，就好科派用度，落来肥家。

一日，巢氏偶染一病。大凡人病中性子，易得惹气，又且其夫有妾，一发易生疑忌，动不动就呕气，说道：“巴不得我死了，让你们自在快乐，省做你们眼中钉。”那陈定男人家心性，见大娘子有病在床，分外与小老婆肉麻的榜样，也是有的，遂致巢氏不堪，日逐嗔恼骂詈。也是陈定与丁氏合该悔气，平日既是好好的，让他是个病人，忍耐些个罢了；陈定见他聒絮不过，回答他几句起来。巢氏倚了病势，要死要活的颠了一场。陈定也没好气的，也不来管他好歹，巢氏自此一番，有增无减。陈定慌了，竭力医祷无效，丁氏也自尽心伏侍。争奈病痛犯拙，毕竟不起，呜呼哀哉了。

陈定平时家里饱暖，妻妾享用，乡邻人忌克他的多，看想他的也不少。今闻他大妻已死，有晓得他病中相争之事的，来挑着巢大郎道：“闻得令姊之死，起于妻妾相争。你是他兄弟，怎不执命告他？你若进了状，我邻里人家少不得要执结人命虚实，大家有些油水。”巢大郎是个乖人，便道：“我终日在姊夫家里走动，翻那面皮不转，不若你们声张出首，我在里头做好人。少不得听我处法，我就好帮衬你们了。只是你们要硬着些，必是到得官，方起发得大钱。只说过了：处来要对分的。”邻里人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两下写开合同。

果然邻里间合出三四个要有事、怕太平的人来，走到陈定家里喧嚷，说：“人命死得不明，必要经官，入不得殓。”巢大郎反在里头劝解，私下对陈定说：“我是亲兄弟，没有说话，怕他外人怎的？”陈定谢他道：“好舅舅，你退得这些人，我自重谢你。”巢大郎即时扬言道：“我姊姊自是病死的，有我做兄弟的在此，何劳列位多管？”邻里人自有心照，晓得巢大

郎是明做好人之言，假意道：“你自私受软口汤，倒来吹散我们！我们自有说话处。”一哄而散。陈定心中好不感激巢大郎！怎知他却暗里串通地方，已自出首武进县了。

武进县知县是个贪夫。其时正有个乡亲，在这里打抽丰未得打发，见这张首状是关着人命，且晓得陈定名字，是个富家，要在他身上设处些，打发乡亲起身。立时准状，金牌来拿陈定到官，不由分说，监在狱中。

陈定急了，忙叫巢大郎到监门口，与他计较，叫他快寻分上。巢大郎正中机谋，说道：“分上固要，原首人等也要洒派些，免得他每做对头，才好脱然无累。”陈定道：“但凭舅舅主张，要多少时，我写去与小妾，教他照数付与舅舅。”巢大郎道：“这个定不得数，我去用看，替姊夫省得一分是一分。”陈定道：“只要快些完得事，就多着些也罢了。”

巢大郎别去，就去寻着了这个乡里，与他说倒了银子，要保个陈定无事。陈定面前说了一百两，取到了手，实与得乡里四十两。乡里是要紧归去之人，挑得篮里便是菜。一个信送将进去，登时把陈定放了出来。巢大郎又替他说合地方乡里，约费了百来两银子，尽皆无说。少不得巢大郎又打些虚帐，又与众人私下平分，替他做了好些买卖。当官归结了。

乡里得了银子，当下动身回去。巢大郎贪心不足，想道：“姊夫官事，其权全在于我，要息就息。前日乡里分上，不过保得出狱，何须许多银子？他如今已离了此处，不怕他了，不免赶至中途，倒他的出来。”遂不通陈定知道，竟连夜赶到丹阳。撞见乡里正在丹阳写轿，一把扭住，讨取前物。乡里道：“已是说倒见效过的，为何又来翻帐？”巢大郎道：“官事问过，

地方原无词说，尸亲愿息，自然无事的。起初无非费得一保，怎值得许多银子？”两不相服，争了半日。巢大郎要死要活，又要首官。那个乡里是个有体面的，忙忙要走路，怎当得如此歪缠？恐怕惹事，忍着气，拿出来还了他，巢大郎千欢万喜转来了。

乡里受了这场亏，心里不甘。捎个便信，把此事告诉了武进县知县。知县大怒，出牌重问，连巢大郎也标在牌上，说他私和人命，要拿来出气。巢大郎虚心，晓得是替乡里报仇，预先走了。只苦的是陈定，一同妾丁氏，俱拿到官，不由分说，先是一顿狠打，发下监中。出牌吊尸，叫集了地方人等，问验起来。陈定不知是那里起的祸，没处设法一些手脚。知县是有了成心的，只要从重坐罪，先分付仵作，报伤要重。仵作揣摩了意旨，将无作有，多报的是拳殴脚踢、致命伤痕。巢氏幼时喜吃甜物，面前牙齿落了一个，也做了硬物打落之伤。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，妾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死之律，各问绞罪。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，只是不听。

丁氏到了女监，想道：“只为我一身，致得丈夫受此大祸。不若做我一个不着，好歹出了丈夫。”他算计定了。解审察院，见了陈定，遂把这话说知。当官招道：“不合与大妻厮闹，手起凳子，打落门牙，即时晕地身死，并与丈夫陈定无干。”察院依口词驳将下来。刑馆再问，丁氏一口承认。

丁氏晓得有了此一段说话在案内了，丈夫到底脱罪。然必须身死，问官方肯见信，作做实据，游移不得，亦且丈夫可以速结。是夜在监中自缢而死，狱中呈报，刑馆看详巢氏之死，既系丁氏生前招认下手，今已惧罪自尽，堪以相抵，原

非死后添情推卸。陈定止断杖赎发落。

陈定虽然死了爱妾，自却得释放，已算大幸，一喜一悲。到了家内，方才见有人说巢大郎许多事迹：“这件是非，全是他起的，在里头打偏手使用，得了偌多东西，还不知足，又去知县乡里处拔短梯，故重复弄出这个事来。他又脱身走了，枉送了丁氏一条性命。”陈定想着丁氏舍身出脱他罪一段好情，不觉越恨巢大郎得紧了。只是逃去未回，不得见面。

后来知县朝觐去了，巢大郎已知陈定官司问结，放胆大了，喜气洋洋，转到家里。只道陈定还未知其奸，照着平日光景，前来探望。陈定虽不说破甚么，却意思冷淡了好些。巢大郎也看得出。且喜财物得过，尽勾几时的受用，便姊夫怪了，也不以为意。

岂知天理不容。自见了姊夫归家来，他妻子便癫狂起来，口说的多是姊姊巢氏的说话，嚷道：“好兄弟！我好端端死了，只为你要银子，致得我粉身碎骨，地下不宁。你快超度我便罢，不然，我要来你家作祟，领两个人去。”巢大郎惊得只是认不是讨饶，去请僧道念经设醮。安静得两日，又换了一个声口道：“我乃陈妾丁氏，大娘病死，与我何干？为你家贪财，致令我死于非命，今须偿还我！”巢大郎一发惧怕，烧纸拜献，不敢吝惜，只求无事。怎当得妻妾两个，推班出色，递换来扰？不勾几时，把所得之物干净弄完，宁可赔了些。又不好告诉得人，姊夫那里又不作准了，恹恹气色，无情无绪，得病而死。此是贪财害人之报。

可见财物一事，至亲也信不得，上手就骗害的。小子如今说着宋朝时节一件事，也为至亲相骗，后来报得分明，还

有好些希奇古怪的事，做一回正话。

利动人心不论亲，巧谋赚取囊中银。

直从江上巡回日，始信阴司有鬼神。

却说宋时靖康之乱，中原士大夫纷纷避地，大多尽入闽广之间。有个宝文阁学士贾说之弟贾谋，以勇爵入官，宣和年间曾为诸路廉访使者。其人贪财无行，诡计百端。移来岭南，寓居德庆府，其时有个济南商知县，乃是商侍郎之孙，也来寄居府中。商知县夫人已死，止有一小姐，年已及笄，有一妾，生二子，多在乳抱。家资颇多，尽在这妾掌管，小姐也在里头照料，且自过得和气。贾廉访探知商家甚富，小姐还未适人，遂为其子贾成之纳聘，取了过门。后来商知县死了，商妾独自一个管理内外家事，抚养这两个儿子。商小姐放心不下，每过十来日即到家里，看一看两个小兄弟；又与商妾把家里遗存黄白东西在箱匣内的，查点一查点，及逐日用度之类，商量计较而行。习以为常。

一日商妾在家，忽见有一个承局打扮的人，来到堂前，口里道：“本府中要排天中节，是合府富家大户金银器皿、绢段绫罗，尽数关借一用，事毕一一付还。如有隐匿不肯者，即拿家属问罪，财物入官。有一张牒文在此。”商妾颇认得字义，见了府牒，不敢不信。却是自家没有主意，不知该应怎的，回答道：“我家没有男子正人，哥儿们又小，不敢自做主，还要去贾廉访宅上，问问我家小姐与姐夫贾衙内，才好行止。”承局打扮的道：“要商量快去商量，府中限紧，我还要到别处去催齐回话的，不可有误！”

商妾见说，即差一个当直的到贾家去问，须臾，来回言

道：“小人到贾家，入门即撞见廉访相公，问小人来意。小人说要见姐姐与衙内，廉访相公道：‘见他怎的？’小人把这里的事，说了一遍。廉访相公道：‘府间来借，怎好不与？你只如此回你家二娘子就是。小官人与娘子处，我替他说知罢了。’小人见廉访是这样说，小人就回来了。因恐怕家里官府人催促，不去见衙内与姐姐。”商妾见说是廉访相公教借与他，必是不妨，遂照着牒文所开，且是不少。终久是女娘家见识，看事不透，不管好歹，多搬出来，尽情交与这承局打扮的道：“只望排过节，就发来还了，自当奉谢。”承局打扮的道：“那不消说。官府门中，岂肯少着人家的东西？但请放心。把这张牒文留下，若有差池，可将此做执照，当官禀领得的。”当下商妾接了牒文，自去藏好。这承局打扮的捧着若干东西，欣然去了。

隔了几日，商小姐在贾家来到自家屋里，走到房中，与商妾相见了，寒温了一会。照着平时，翻翻箱笼看。只见多是空箱，金银器皿之类一些也不见，倒有一张花边栏纸票在内。拿起来一看，却是一张公牒，吃了一惊。问商妾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商妾道：“几日前有一个承局打扮的，拿了这张牒文，说府里要排天中节，各家关借东西去铺设。当日奴家心中疑惑，却教人来问姐姐、姐夫。问的人回来说：撞遇老相公说起，道是该借的，奴家依言借与他去。这几日望他拿来还我，竟不见来。正要来与姐姐、姐夫商量的了，往府里讨去，可是中么？”商小姐面如土色，想道：“有些尴尬。”不觉眼泪落下来道：“偌多东西，多是我爹爹手泽，敢是被那个拐的去了。怎的好？我且回家与贾郎计较，查个着实去。”当下亟望

贾家来。

见了丈夫贾成之，把此事说了一遍。贾成之道：“这个姨姨也好笑，这样事何不来问问我们？竟自支分了去！”商小姐道：“姨姨说来，曾叫人到我家来问，遇着我家相公，问知其事，说是该借与他。问的人就不来见你我，竟自去回了姨姨，故此借与他去的。”贾成之道：“不信有这等，我问爹爹则个。”贾成之进去问父亲廉访道：“商家借东西与府中，说是来问爹爹，爹爹分付借他，有此话么？”廉访道：“果然府中来借，怎好不借？只怕被别人狐假虎威诓的去，这个却保不得他。”贾成之道：“这等，索向府中当官去告，必有下落。”遂与商妾取了那纸府牒，在德庆府里下了状子。

府里太守见说其事，也自吃惊。取这纸公牒去看，明知是假造的，只不知奸人是那个。当下出了一纸文书，给与缉捕使臣，命商家出五十贯当官赏钱，要缉捕那作不是的，访了多时，并无一些影响。

商家吃这一闪，差不多失了万金东西，家事自此消乏了。商妾与商小姐但一说着，便相对痛哭不住。贾成之见丈人家里零替如此，又且妻子时常悲哀，心里甚是怜惜。认做自家身上事，到处出力，不在话下。

谁知这赚去东西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：

远不远千里，近只在眼前。

看官，你道赚去商家物事的却是那个？真个是人心难测，海水难量，元来就是贾廉访这老儿。晓得商家有资财，又是孤儿寡妇，可以欺骗。其家金银什物，多曾经媳妇商小姐盘验，儿子贾成之透明知道。因商小姐带回数目一本，贾成之

有时拿出来看，夸说妻家富饶，被廉访留心，接过去，逐项记着。贾成之一时无心，难道有甚么疑忌老子不成？岂知利动人心，廉访就生出一个计较，假着府里关文，着人到商家设骗。商家见所借之物多是家中有的，不好推掉，又兼差当值的来，就问着这个日里鬼，怎不信了？此时商家决不疑心到亲家身上。就是贾成之夫妻二人，也只说是甚么神棍弄了去，神仙也不诳是自家老子。所以偌多时，缉捕人那里访查得出？

说话的，依你说，而今为何知道了？看官听说，天下事欲人不知，除非莫为。廉访拐了这主横财到手，有些毛病出来。俗语道：“偷得爷钱没使处。”心心念念，要拿出来兑换钱钞使用。争奈多是见成器皿，若拿出来，怕人认得，只得把几件来熔化。又不好托得人，便烧炽了炭，亲自坯销，销开了却没处倾成锭子。他心生了一计：将毛竹截了一段小管，将所销之银倾将下去，却成一个圆饼，将到铺中兑换钱钞。铺中看见廉访家里近日使的多是这竹节银，再无第二样（便有时零鑿了将出来，那圆处也还看得出），心里疑惑，问那家人道：“宅上银两，为何却一色用竹筒铸的？是怎么说？”家人道：“是我家廉访手自坯销，再不托人的，不知为着甚么缘故。”三三两两，传将开去，道贾家用竹筒倾银用，煞是古怪。

就有人猜到商家失物这件事上去，却是他两家儿女至亲，谁来执证？不过这些人费得些口舌。有的道：“他们只当一家，那有此事？”有的道：“官宦人家，怕不会唤银匠倾销物件，却自家动手！必是碍人眼目的，出不得手，所以如此。况且平日不曾见他这等的，必然蹊跷。”也只是如此疑猜，没人凿凿

说得是不是。至于商家，连疑心也不当人子，只好含辛忍苦，自己懊悔怨怅，没个处法。缉捕使臣等听得这话，传在耳朵里，也只好笑笑，谁敢向他家道个不字，这件事只索付之东流了。

只可笑贾廉访堂堂官长，如做那贼的一般的事。曾记得无名子有诗云：

解贼一金并一鼓，迎官两鼓一声锣。

金鼓看来都一样，官人与贼不争多。

又，剧贼郑广受了招安，得了官位，曾因官员每做诗，他也口吟一首云：

郑广有诗献众官，众官与广一般般。

众官做官却做贼，郑广做贼却做官。

今日贾廉访所为，正似此二诗所言“官人与贼不争多”、“做官却做贼”了。却又施在至亲面上，欺孤骗寡，尤为可恨。若如此留得东西与子孙受用，便是天没眼睛。看官不要性急，且看后来报应。

果然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二十年，贾廉访已经身故，贾成之得了出身，现做粤西永宁横州通判。其时商妾长子幼年不育，第二个儿子唤名商懋，表字功父，照通族排来，行在第六十五。同母亲不住德庆，迁在临贺地方，与横州不甚相远。那商功父生性刚直，颇有干才，做事慷慨，又热心，又和气。贾成之本意怜着妻家，后来略闻得廉访欺心赚骗之事，越加心里不安。见了小舅子，十分亲热。商小姐见兄弟小时母子伶仃，而今长大知事，也自喜欢他。所以成之在横州衙内，但是小舅子来，千欢万喜，上百两送他，姐姐又还

有私赠，至于与人通关节得钱的在外。来一次，一次如此。功父奉着寡母过日，靠着贾家姐姐、姐夫恁地扶持，渐渐家事丰裕起来，在临贺置有田产庄宅，广有生息。又娶富人之女为妻，规模日大一日，不似旧时母子旅邸荒凉景况。

过了几时，贾成之死在官上，商小姐急差人到临贺地方接功父商量后事。诸凡停当过，要扶柩回葬。商功父撙掇姐姐道：“总是德庆也不过客居，原非本籍。我今在临贺，已立了家业，姐姐只该同到临贺，寻块好地，葬了姐夫，就在临贺住下，相傍做人家，也好时常照管，岂非两便？”小姐道：“我是女人家，又是子身孀居，巴不得依傍着亲眷，但得安居，便是住足之地。那德庆也不是我家乡，还去做甚？只凭着兄弟主张，就在临贺同住了。周全得你姐夫入了土，大事便定，吾心安矣。”元来商小姐无出，有媵婢生得两个儿子，绝是幼小，全仗着商功父提拨行动。

当时计议已定，即便收拾家私，一起望临贺进发，少时来到。商功父就在自己住宅边寻个房舍，安顿了姐姐与两个小外甥。从此两家相依，功父母亲与商小姐两人，朝夕为伴。不是我到你家，便是你到我家，彼此无间。

商小姐中年寡居，心贪安逸，又见兄弟能事，是件周到停当，遂把内外大小之事，多托与他执料，钱财出入，悉凭其手，再不问起数目。又托他与贾成之寻阴地，造坟安葬，所费甚多。商功父赋性慷慨，将着贾家之物，作为己财，一律挥霍。虽有两个外甥，不是姐姐亲生，亦且乳臭未除，谁人来稽查得他？商功父正气的人，不是要存私，却也只趁着兴头，自做自主，象心象意，那里还分别是你的我的？久假不

归，连功父也忘其所以。贾廉访昔年设心拐去的东西，到此仍旧还与商家用度了。这是羹里来的饭里去，天理报复之常，可惜贾廉访眼里不看得见。

一日商功父害了伤寒症候，身子热极。忽觉此身飘浮，直出帐顶，又升屋角，渐渐下来，恣行旷野，茫茫恰象海畔一般，并无一个伴侣。正散荡间，忽见一个公吏打扮的走来，相见已毕，问了姓名，公吏道：“郎君数未该到此。今有一件公事，郎君合当来看一看，请到府中走走。”商功父不知甚么地方，跟着这公吏便走。

走到一个官府门前，见一个囚犯，头戴黑帽，颈荷铁枷，絛在西边两扇门外。仔细看这门，是个狱门。但见：

阴风惨惨，杀气霏霏。只闻鬼哭神号，不见天清日朗。狰狞隶卒挨肩立，蓬垢囚徒侧目窥。凭教铁汉销魂，任是狂夫失色。

商功父定睛看时，只见这囚犯絛处，左右各有一人，执着大扇相对而立。把大扇一挥，这枷的囚犯叫一声“阿呀”，登时血肉糜烂，淋漓满地，连囚犯也不见，止剩得一个空枷。少歇须臾，依然如旧。

功父看得浑身打颤，呆呆立着。那个囚犯忽然张目大呼道：“商六十五哥，认得我否？”功父仓卒间不曾细认，一时未得答应。囚犯道：“我乃贾廉访也，生前做得亏心事颇多，今要一一结证。诸事还一时了不来，得你到此，且与我了结一件。我昔年取你家财，阳世间偿还已差不多了，阴间未曾结绝得。多一件，多受一样苦。今日烦劳你写一供状，认是还足，我先脱此风扇之苦。”说罢：两人又是一扇，仍如起初

狼籍一番。

功父好生不忍。因听他适间之言，想起家里事体来道：“平时曾见母亲说，向年间被人赚去家资万两，不知是谁；后来有人传说是贾廉访，因为亲眷家，不信有这事。而今听他说起来，这事果然是真了，所以受此果报。看他这般苦楚，吾心何安？况且我家受姐夫许多好处，而今他家家事，见在我掌握之中，元来是前缘合当如此。我也该递个结状，解他这一桩公案了。”就对囚犯说道：“我愿供结状。”囚犯就求旁边两人取纸笔递与功父。两人见说肯写结状，便停了扇不扇。功父看那张纸时，原已写得有字。囚犯道，“只消舅舅押个字就是了。”功父依言，提起笔来写了花押，递与囚犯。两人就伸手来，在囚犯处接了，便喝道：“快进去！”囚犯对着功父大哭道：“今与舅舅别了，不知几时得脱。好苦，好苦。”一头哭，一头被两个执扇的人赶入狱门。

功父见他去了，叹息了一回，信步走出府门外来。只见起初同来这个公吏，手执一符，引着卒徒数百，多像衙门执事人役，也有掇旗的，也有打伞的，前来声喏，恰似接新官一般。功父心疑。那公吏上前行起礼来，跪着禀白道：“泰山府君道郎君刚正好义，既抵阴府，不宜空回，可暂充贺江地方巡按使者。天符已下，就请起程。”功父身不自由，未及回答，吏卒前导，已行至江上。

空中所到之处，神祇参谒。但见华盖山、目岩山、白云山、荣山、歌山、泰山、蒙山、独山许多山神，昭潭洞、平乐溪、考槃涧、龙门滩、感应泉、漓江、富江、荔江许多水神，多来以次相见，待功父以上司之礼，各执文簿呈递，公

吏就请功父一一查勘。查有境中某家肯行好事，积有年数，神不开报，以致久受困穷；某家惯作歹事，恶贯已盈，神不开报，以致尚享福泽；某家外假虚名，存心不善，错认做好人，冒受好报；某家迹蒙暧昧，心地光明，错认做歪人，久行废弃；以至山中虎狼食人、川中波涛溺人，有冥数不该，不行分别，误伤性命的，多一一诘责，据案部判。随人善恶细微，各彰报应。诸神奉职不谨，各量申罚。诸神喏喏连声，尽服公平。迤邐到封州大江口，公吏禀白道：“公事已完。现有福神来迎，明公可回驾了。”就空中还至贺州。到了家里，原从屋上飞下，走入床中。一身冷汗，飒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，汗出不止，病已好了。

功父伸一伸腰，睁一睁眼，叫声：“奇怪！”走下床来。只见母妻两人，正把玄天上帝画像挂在床边，焚香祷请。元来功父身子眠在床上，昏昏不知人事，叫问不应，饮食不进，不死不活，已经七昼夜了。母妻见功父走将起来，大家欢喜道：“全仗圣帝爷爷保佑之力！”功父方才省得公吏所言“福神来迎”，正是家间奉事圣帝之应。

功父对母妻把阴间所见之事，一一说来。母亲道：“向来人多传说，道是这老儿拐去我家东西，因是亲家，决不敢疑心。今日方知是真，却受这样恶报，可见做人在财物上不可欺心如此。”正嗟叹间，商小姐恰好到来，问兄弟的病信，见说走起来了，不胜欢喜。商功父见了姐姐，也说了阴间所见。商小姐见说公公如此受苦，心中感动，商议要设建一个醮坛，替廉访解释罪业。功父道：“正该如此。神明之事、灼然可畏，我今日亲经过的，断无虚妄。”

依了姐姐说，择一个日子，总是做贾家钱钞不着，建启一场黄箓大醮，超拔裔、贾两家亡过诸魂，做了七昼夜道场。功父梦见廉访来谢道：“多蒙舅舅道力超拔，两家亡魂，俱得好处托生。某也得脱苦狱，随缘受生去了。”功父看去，廉访衣冠如常，不是前日蓬首垢面囚犯形容。觉来与合家说着，商小姐道：“我夜来梦见廉访相公，说话也如此。可知报应是实。”

功父自此力行善事，敬信神佛。后来年至八十余，复见前日公吏，执着一纸文书，前来请功父交代。仍旧卒徒数百人簇拥来迎，一如前日梦里江上所见光景。功父沐浴衣冠，无疾而终，自然入冥路为神道矣。

周亲忍去骗孤孀，到此良心已尽亡。

善恶到头如不报，空中每欲借巡江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一

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

诗云：

狱本易冤，况于为盗！若非神明，鲜不颠倒。

话说天地间事，只有狱情景难测度。问刑官凭着自己的意思，认是这等了，坐在上面只是敲打，自古道：“捶楚之下，何求不得？”任是什么事情，只是招了。见得说道：“重大之狱，三推六问。”大略多守着现成的案，能有几个伸冤理枉的？至于盗贼之事，尤易冤人。一心猜是那个人了，便觉语言、行动件件可疑，越辨越象。除非天理昭彰，显应出来，或可明白，若只靠着鞫问一节，尽有屈杀了再无说处的。

记得宋朝隆兴元年，镇江军将吴超守楚州，魏胜在东海与虏人相抗，因缺军中赏赐财物，遣统领官盛彦来取。别将袁忠，押了一担金帛，从丹阳来到，盛彦到船相拜。见船中白物堆积，笑道：“财不可露白，今满舟累累，晃人眼目如此。”袁忠道：“官物甚人敢轻觑？”盛彦戏道：“吾今夜当令壮士来取了去，看你怎地？”袁忠也笑道：“有胆来取，任从取去。”大家一笑而别。

是夜，果有强盗二十余人，跳上船来，将袁将捆缚，掠取船中银四百锭去了。

次日，袁将到帅府中哭告吴帅，说：“昨夜被统领官盛彦劫去银四百锭，且被绑缚，伏乞追还究治。”吴帅道：“怎见得是盛彦劫去？”袁将道：“前日袁忠船自丹阳来到，盛统领即来相拜。一见银两，便已动心，口说道：‘今夜当遣壮士来取去。’袁忠还道他是戏言，不想至夜果然上船劫掠了四百锭去，不是他是谁？”吴帅听罢，大怒道：“有这样大胆的！”即着四个捕盗人，将盛彦及随行亲校尽数绑来。军令严肃，谁敢有违？

须臾，一千人众绑入辕门，到了庭下，盛统领请问得罪缘由，吴帅道：“袁忠告你带领兵校，劫了他船上银四百锭，还说无罪？”盛彦道：“那有此事？小人虽然卑微，也是个职官，岂不晓得法度，干这样犯死的事？”袁忠跪下来证道：“你日间如此说了，晚间就失了盗，还推得那里去？”盛彦道：“日间见你财物太露，故此戏言，岂有当真做起来的？”吴帅道：“这样事岂可戏得？自然有了这意思，方才说那话。”盛彦慌了道：“若小人要劫他的，岂肯先自泄机？”吴帅怒道：“正是你心动火了，口里不觉自露。如此大事，料你不肯自招。”喝教用起刑来，盛彦杀猪也似叫喊冤屈，吴帅那里肯听？只是严加拷掠，备极惨酷。

盛彦熬刑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不合见银动念，带领亲兵夜劫是实。”因把随来亲校，逐个加刑起来。其间有认了的，有不认的。那不认的，落得多受了好些刑法，有甚用处？不由你不胡卢提一概画了招伏。

及至追究原赃，一些无有，搜索行囊已遍，别无踪迹。又把来加上刑法，盛统领没奈何，信口妄言道：“即时有个亲眷到湖湘，已尽数付他贩鱼米去了。”吴帅写了口词，军法所系，等不得赃到成狱。三日内便要押赴市曹，先行梟首示众。盛统领不合一时取笑，到了这个地位。正是：

浑身是口不能言，遍体排牙说不得。

且说镇江市上有一个破落户，姓王，名林，素性无赖，专一在扬子江中做些不用本钱的勾当。有妻冶容年少，当垆沽酒，私下顺便结识几个倜傥的，走动走动。

这一日，王林出去了，正与邻居一个少年在房中调情，搂着要干那话。怎当得七岁的一个儿子在房中顽耍，不肯出去，王妻骂道：“小业种，还不走了出去？”那儿子顽到兴头上，那里肯走？年纪虽小，也倒晓得些光景，便苦毒道：“你们自要入赘，干我甚事？只管来碍着我！”王妻见说着病痛，自觉没趣，起来赶去，一顿栗暴，又将出去。小孩子被打得疼了，捧着头号天号地价哭，口里千入赘、万入赘的喊。恼得王妻性起，且丢着汉子，抓了一条面杖赶来打他。小孩子一头喊，一头跑，急急奔出街心，已被他头上捞了一下。

小孩子护着痛，口里嚷道：“你家干得甚么好事，倒来打我？好端端的灶头拆开了，偷别人家许多银子，放在里头，遮好了。不要讨我说出来。”呜哩呜喇的正在嚷处，王妻见说出海底眼，急走出街心拉了进去。早有做公的听见这话，走去告诉与伙伴道：“小孩子这句话，造不出来的。必有缘故。目今袁将官失了银四百锭，冤着盛统领劫了，早晚处决。不见赃物。这个王林，乃是惯家，莫不有些来历么？我们且去察

听个消息。”约了五六个伙伴，到王林店中来买酒吃。

吃得半阑，大叫道：“店主人！有鱼肉回些我们下酒。”王妻应道：“我店里只是腐酒，没有荤菜。”做公的道：“又不白吃了你们的，为何不肯？”王妻道：“家里不曾有得，变不出来，谁说白吃？”一个做公的便倚着酒势，要来寻非，走起来道：“不信没有。待我去搜看。”望着内里便走。一个赶来相劝，已被他抢入厨房中，故意将灶上一撞，撞下一块砖来，跌得粉碎。王妻便发话道：“谁人家没个内外？怎吃了酒没些清头，赶到人家厨房中，灶砧多打碎了！”做公的回嗔作喜道：“店家娘子不必发怒，灶砧小事，我收拾好还你。”便把手去挽那碎处，王妻慌忙将手来遮掩道：“不妨事，待我们自家修罢。”做公的看见光景有些尴尬，不由分说，索性用力一推，把灶角多推塌了，里面露出白晃晃大锭银子一堆来。胡哨一声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众人一齐起身，赶进来看见，先把王妻拴起。正要跟究王林，只见一个人撞将进来道：“谁在我家罗唆？”众人看去，认得是王林，喝道：“拿住！拿住！”王林见不是头，转身要走，众做公的如鹰拿燕雀，将索来绑缚了。一齐动手，索性把灶头扒开，取出银子，数一数看，四百锭多在，不曾动了一些，连人连赃，一起解到帅府。

吴帅取问口词，王林招说打劫袁将官船上银两是实。推究党与，就是平日与妻子往来的邻近一伙恶少年，共有二十余人，密地擒来，不曾脱了一个，招情相同。即以军法从事，立时梟首；妻子官卖。方才晓得前日屈了盛统领并一干亲校，放了出狱。若不是这日王林败露，再隔一晚，盛统领并亲校的头多不在颈上了。可见天下的事，再不可因疑心妄坐着人

的。

而今也为一桩失盗的事，疑着两个人，后来却得清官辨白出来，有好些委曲之处。待小子试说一遍。

讼狱从来假，翻令梦寐真。莫将幽暗事，冤却眼前人。

话说国朝正德年间，陕西有兄弟二人，一个名唤王爵，一个名唤王禄。祖是个贡途知县，致仕在家，父是个盐商，与母俱在堂。王爵生有一子，名一皋，王禄生有一子，名一夔。爵、禄两人，幼年俱读书。爵进学为生员，禄废业不成，却精于商贾榷算之事，其父就带他去山东相帮种盐，见他能事，后来其父不出去了，将银一千两，托他自往出东做盐商去。随行两个家人，一个叫做王恩，一个叫做王惠，多是经履风霜，惯走江湖的人。

王禄到了山东，主仆三个眼明手快，算计过人，撞着时运又顺利，做去就是便宜的，得利甚多。自古道：“饱暖思淫欲。”王禄手头饶裕，又见财物易得，便思量淫荡起来。接着两个表子，一个唤做天天，一个唤做蓁蓁。闼宿情浓，索性兑出银子来包了他身体。又与家人王恩、王惠各娶了一个小老婆，多拣那少年美貌的。名虽为家人媳妇，伏侍天天、蓁蓁，其实王禄轮转歇宿，反是王恩、王惠到手的时节甚少。兴高之时，日夜欢歌，酒色无度。不及二年，遂成劳怯，一丝两气，看看至死。

王禄自知不济事了，打发王恩寄书家去与父兄，叫儿子王一夔同了王恩到山东来，交付帐目。王爵看书中说得银子甚多，心里动了火，算计道：“侄儿年纪幼小，便去也未必停

当。况且病势不好，万一等不得，却不散失了银两？”意要先赶将去，却交儿子一皋相伴一夔同走，遂分付王恩道：“你慢慢与两位小官人收拾了，一同后来，待我星夜先自前去见二官人则个。”只因此去，有分交：白面书生，遽作离乡之鬼；缁衣佛子，翻为入狱之囚。正是：

福无双至犹难信，祸不单行果是真。

不为弟兄多滥色，怎教双丧异乡身？

王爵不则一日，到了山东，寻着兄弟王禄。看见病虽沉重，还未曾死。元来这些色病，固然到底不救，却又一时不死，最有清头的。幸得兄弟两个还及相见，王禄见了哥哥，吊下泪来。王爵见了兄弟病势已到十分，涕泣道：“怎便狼狈至此？”王禄道：“小弟不幸，病重不起，忍着死，专等亲人见面。今吾兄已到，弟死不恨了。”王爵道：“贤弟在外日久，营利甚多，皆是贤弟辛苦得来。今染病危急，万一不好，有甚遗言回复父母？”王禄道：“小弟远游，父母、兄长跟前有失孝悌，专为着几分微利，以致如此。闻兄说我辛苦，只这句话，虽劳不怨了。今有原银一千两，奉还父母，以代我终身之养。其余利银三千余两，可与我儿一夔一半，侄儿一皋一半，两分分了。幸得吾兄到此，银既有托，我虽死，亦瞑目地下矣。”分付已毕，王爵随叫家人王惠，将银子查点已过。王禄多说了几句话，渐渐有声无气，挨到黄昏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入的气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。王爵与王惠哭做了一团，四个妇人也陪出了些哀而不伤的眼泪。

王爵着王惠去买了一副好棺木，盛贮了。下棺之时，王爵推说日辰有犯，叫王惠监视着四个妇女，做一房锁着，一

个人也不许来看，殓殓好了，方放出来。随去唤那天天、蓁蓁的鸩儿到来，写个领字，领了回去。还有这两个女人，也叫原媒人领还了娘家。也不管眼面前的王惠有些不舍得，身背后的王恩不曾相别得，只要设法轻松了，便当走路。

当下一面与王惠收拾打叠起来，将银五百两，装在一个大匣之内；将一百多两零碎银子、金首饰二副，放在随身行囊中，一路使用。王惠疑心，问道：“二官人许多银两，如何只有得这些？”王爵道：“恐怕路上不好走，多的我自有妙法藏过，到家便有，所以只剩得这些在外边。”王惠道：“大官人既有妙法，何不连这五百两也藏过？路上盘缠够用罢了。”王爵道：“一个大客商尸棺回去，难道几百两银子也没有的？别人疑心起来，反要搜根剔齿，便不妙了。不如放此一匣在行李中，也够看得沈重，别人便再不疑心还有什么了。”王惠道：“大官人见得极是。”计较已定，去雇起一辆车来，车户唤名李旺。车上载着棺木，满贮着行李。自己与王惠短拨着牲口骑了，相傍而行，一路西来。到了曹州东关饭店内歇下，车子也推来安顿在店内空处了。

车户李旺，行了多日，习见匣子沈重，晓得是银子在内。起个半夜，竟将这一匣抱着，趁人睡熟时，离了店内，连车子撇下，逃了出去。比及天明客起，唤李旺来推车，早已不知所向。急简点行李物件，止不见了匣子一个。王爵对店家道：“这个匣子，装着银子五百两在里头，你也脱不得干系！”店家道：“若是小店内失所了，应该小店查还。今却是车户走了，车户是客人前途雇的，小店有何干涉？”王爵见他说得有理，便道：“就与你无干，也是在你店内失去，你须指引我们

寻他的路头。”店家道：“客人，这车户那里雇的？”王惠道：“是省下雇来的北地里回头车子。”店家道：“这等，他不往东去，还只在西去的路上。况且身有重物，行走不便，作速追去，还可擒获。只是得个官差同去，追获之时方无疏失。”王爵道：“这个不打紧。我穿了衣巾，与你同去禀告州官，差个快手便是。”店家道：“原来是一位相公，一发不难了。”问问州官，却也是个陕西人，王爵道：“是我同乡，更妙。”

王爵写个帖子，又写着一纸失状。州官见是同乡，分外用情，即差快手李彪随着王爵，跟捕贼人，必要擒获，方准销牌。王爵就央店家另雇了车夫，推了车子，别了店家，同公差三个人一起走路。

到了开河集上，王爵道：“我们带了累堆物事，如何寻访？不若寻一大店安下了，住定了身子，然后分头缉探消息方好。”李彪道：“相公极说得有理。我们也不是一日访得着的，访不着，相公也去不成。此间有个张善店，极大，且把丧车停在里头，相公住起两日来。我们四下寻访，访得影响，我们回复相公，方有些起倒。”王爵道：“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叫王惠分付车夫，竟把车子推入张善店内。

店主人出来接了。李彪分付道：“这位相公是州里爷的乡里，护丧回去。有些公干，要在此地方停住两日。你们店里拣洁净好房，收拾两间，我们歇宿，须要小心承直。”店主张善见李彪是个公差，不敢怠慢，回言道：“小店在这集上，算是宽敞的，相公们安心住几日就是。”一面摆出常例的酒饭来，王爵自居上房另吃，王惠与李彪同吃。吃过了，李彪道：“日色还早，小人去与集上一班做公的弟兄约会一声，大家留心

一访。”王爵道：“正该如此，访得着了，重重相谢。”李彪道：“当得效劳。”说罢自去了。

王爵心中闷闷不乐，问店主人道：“我要到街上闲步一回，没个做伴。你与我同走走？”张善道：“使得。”王爵留着王惠看守行李房卧，自己同了张善走出街上来，在闹热市里挤了一番。王爵道：“可引我到幽静处走走。”张善道：“来，来。有一个幽静好去处在那里。”王爵随了张善，在野地里穿将去。走到一个所在，乃是个尼庵。张善道：“这里甚幽静，里边有好尼姑。我们进去讨杯茶儿吃吃。”

张善在前，王爵在后，走入庵里，只见一个尼僧，在里面踱将出来。王爵一见，惊道：“世间有这般标致的！”怎见得那尼僧标致？

尖尖发印，好眉目新剃光头；窄窄缁袍，俏身躯雅裁称体。樱桃樊素口，芬芳吐气只看经；杨柳小蛮腰，袅娜逢人旋唱喏。似是摩登女来生世，那怕老阿难不动心！

王爵看见尼姑，惊得荡了三魂，飞了七魄，固然尼姑生得大有颜色，亦是客边人易得动火。尼姑见有客来，趋跄迎进，拜茶。王爵当面相对，一似雪狮子向火，酥了半边，看看软了。坐间去免将几句风话撩他，那尼姑也是多见广识的，公然不拒。王爵晓得可动，密怀有意。

一盏茶罢，作别起身，同张善回到店中来。暗地取银一锭，藏在袖中，叮咛王惠道：“我在此闷不过，出外去寻个乐地适兴，晚间不回来也不可。店家问时，只推不知，你伴着公差，好生看守行李。”王惠道：“小人晓得，官人自便。”

王爵撇了店家，回身重到那个庵中来。尼姑出来见了道：

“相公方才别得去，为何又来？”王爵道：“心里舍不得师父美貌，再来相亲一会。”尼姑道：“好说。”王爵道：“敢问师父法号。”尼姑道：“小尼贱名真静。”王爵笑道：“只怕树欲静而风不宁，便动动也不妨。”尼姑道：“相公休得取笑。”王爵道：“不是取笑。小生客边得遇芳容，三生有幸，若便是这样去了，想也教人想杀了。小生寓所烦杂，敢具白金一锭，在此要赁一间闲房住几晚，就领师父清诲。未知可否？”尼姑道：“闲房尽有，只是晚间不便，如何？”王爵笑道：“晚间宾主相陪，极是便的。”尼姑也笑道：“好一个老脸皮的客人！”元来那尼姑是个经弹的班鸠，着实在行的。况见了白晃晃一锭银子，心下先自要了。便伸手来接着银子道：“相公果然不嫌此间窄陋，便住两日去。”王爵道：“方才说要主人晚间相陪的。”尼姑微笑道：“夯货！谁说道叫你独宿？”王爵大喜，彼此心照。是夜就与真静一处宿了，你贪我爱，颠鸾倒凤，恣行淫乐，不在话下。

睡到次日天明，来到店中看看，打发差人李彪出去探访，仍留王惠在店，傍晚又到真静处去了。两下情浓，割扯不开。王惠与李彪见他出去外边歇宿，只说是在花柳人家，也不查他根脚。店主人张善，一发不干他己事，只晓得他不在店里宿罢了。

如此多日，李彪日日出去，晚晚回店，并没有些消息，李彪对王爵道：“眼见得开河集上地方没影踪，我明日到济宁密访去。”王爵道：“这个却好。”就秤些银子与他做盘缠，打发他去了。又转一个念头道：“缉访了这几时，并无下落。从来说：‘做公人的，捉贼放贼。’敢是有弊在里头？”随叫王惠：

“可赶上去，同他一路走；他便没做手脚处。”王惠领命也去了。

王爵剩得一个在店，思量道：“行李是要看守的，今晚须得住在店里。”日间先走去，与尼姑说了今夜不来的缘故，真静恋恋不舍，王爵只得硬了肚肠，别了到店里来。店家送些夜饭吃了，收拾歇宿。店家并叠了家伙，关好了店门，大家睡去。

一更之后，店主张善听得屋上瓦响。他是个做经纪的人，常是提心吊胆的，睡也睡得惺惚，口不做声，嘿嘿静听。须臾之间，似有个人在屋檐上跳下来的声响。张善急披了衣服，跳将起来，口里一面喊道：“前面有甚么响动？大家起来看看！”

张善等不得做工的起身，慌忙走出外边，脚步未到，只听得劈扑之声，店门已开了。张善晓得着了贼，自己一个人不敢追出来，心下想道：“且去问问王家房里看。”那王爵这间的住房，门也开了。张善连声叫：“王相公！王相公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，快起来点行李！”不见有人应。只见店外边一个人，气急咆哮的走将进来道：“这些时怎生未关店门，还在这里做甚么？”张善抬头看时，却是快手李彪。张善道：“适间响动，想是有贼。故来寻问王相公。你到济宁去了，为何转来？”李彪道：“我吊下了随身腰刀在床铺里了，故连忙赶回拿去。既是响动，莫不失所了甚么？”张善道：“正要去问王相公。”李彪道：“大家去叫他起来。”

走到王爵房内，叫声不应，点火来看，一齐喊一声道：“不好了！”元来王爵已被杀死在床上。李彪呆了道：“这分明是你店里的缘故了！见我每二人多不在，他是秀才家孤身，

你就算计他了！”张善也变了脸道：“我每睡梦里听得响声，才起来寻问，不见别人，只见你一个。你既到济宁去，为何还在？这杀人事不是你，倒说是我？”李彪气得眼睁道：“我自掉了刀，转来寻的。只见你夜晚了还不关门，故此问你，岂知你先把人杀了！”张善也战抖抖的怒道：“你有刀的，怕不会杀了人？反来赖我！”李彪道：“我的刀须还在床上，不曾拿得在手里。”随走去床头取了出来，灯下与张善看道：“你们多来看看，这可是方才杀人的？血迹也有点半点儿？”李彪是公差人，能说能话，张善那里说得他过？嚷道：“我只为赶贼，走起来不见别贼，只撞着的是你。一同叫到房里，才见王秀才杀死，怎赖得我？”两个人彼此相疑，大家混争。惊起地方邻里人等，多来问故，两个你说一遍，我说一遍。地方见是杀人公事，道：“不必相争，两下多走不脱。到了天明，一同见官去！”把两个人拴起了，收在铺里。

一霎时天明，地方人等一齐解到州里来。知州升堂，地方带将过去，禀说是人命重情，州官问其缘由，地方人说：“客店内晚间杀死了一个客人，这两个人互相疑推，多带来听爷究问。”李彪道：“小人就是爷前日差出去同王秀才缉贼的公差。因停住在开河张善店内，缉访无踪，小人昨日同王秀才家人王惠，前往济宁广缉，单留得王秀才在下处。店家看见单身，贪他行李，把来杀了。”张善道：“小人是个店家，歇下王秀才在店几日了，只因访贼无踪，还未起身。昨日打发公差与家人到济宁去了，独留在店。小人晚间听得有人开门响，这是小人店里的干系，起来寻问。只见公差重复回店，说是寻刀，当看王秀才时，已被杀死。”知州问李彪道：“你既

去了，为何转来，得知店家杀了王秀才？”李彪道：“小人也
不知。小人路上记起失带了腰刀，与同行王惠说知，叫他前
途等候，自己转来寻的。到得店中，已自更余，只见店门不
关，店主张善正在店里慌张，看王秀才，已被杀了。不是店
家杀了，是谁？”

知州也决断不开，只得把两人多用起刑来。李彪终究是
衙门中人，说话硬浪，又受得刑起。张善是个经纪人，不曾
熬过这样痛楚的。当不过了，只得屈招道：“是小人见财起意，
杀了王秀才是实。”知州取了供词，将张善发下死囚牢中，申
详上司发落，李彪保候听结。

且说王惠在济宁饭店里宿歇，等李彪到了，一同访缉。第
二日等了一日，不见来到。心里不耐烦起来，回到开河来问
消息。到得店中，只见店家嚷成一片，说是：“王秀才被人杀
了，却叫我家问了屈刑！”王惠只叫得苦。到房中看看家主王
爵，颈下飧刀，已做了两截了。王惠号咷大哭了一场，急简
点行李，已不见了银子八十两、金首饰二副。王惠急去买副
棺木，盛贮了尸首，恐怕官府要相认，未敢钉盖，且就停在
店内，排个座位，朝夕哭奠。已知张善在狱，李彪保候，他
道这件事一来未有原告，二来不曾报得失赃，三来来知的是
张善谋杀，下面官府未必有力量归结，报得冤仇，须得上司
告去，才得明白。闻知察院许公善能断无头事，恰好巡按到
来。遂写下一张状子，赴察院案下投告。

那个察院，就是河南灵宝有名的许尚书襄毅公，其时在
山东巡按。见是人命重情，批与州中审解。州中照了原招，只
坐在张善身上，其赃银候追。张善当官怕打，虽然一口应承，

见了王惠，私下对他着实叫屈，且诉说那晚门响，撞见李彪的光景。连王惠心里也不能无疑，只是不好指定了那一个。一同解到察院来。

许公看了招词，叫起两下一问，多照前日说了一番说话。许公道：“既然张善还攀着李彪，如何州里一口招了？”张善道：“小人受刑不过，只得屈招。其实小人是屋主，些小失脱，还要累及小人追寻，怎敢公然杀死了人，藏了财物？小人待躲到那里去？那日门开时，小人赶起来，只见李彪撞进来的。怎倒不是李彪，却栽着小人身上？”李彪道：“小人是个官差，州里打发小人随着王秀才缉贼的。这秀才是小人的干系，杀了这秀才，怎好回得州官？况且小人掉了腰刀，转身来寻的。进门时，手中无物，难道空拳头杀得人？已后床头才取刀出来，众目所见的，须不是杀人的刀了。人死在张善店里，不问张善问谁？”许公叫王惠问道：“你道是那一个？”王惠道：“连小人心里也胡突。两下多可疑，两下多有辨，说不得是那一个。”许公道：“据我看来，两个多不是。必有别情。”遂援笔判道：

李彪、张善，一为根寻，一为店主，动辄牵连，肯杀人以自累乎？必有别情，监候审夺。

当下把李彪、张善多发下州监，自己退堂进去，心中只是放这事不下。

晚间朦胧睡去，只见一个秀才同着一个美貌妇人前来告状，口称：“被人杀死了。”许公道：“我正要问这事。”妇人口中说出四句道：

无发青青，彼此来争。土上鹿走，只看夜明。

许公点头记着，正要问其详细，忽然不见。吃了一惊，飒然觉来，乃是一梦，那四句却记得清清的。仔细思之，不解其意。但忖道：“妇人口里说的首句，有‘无发’二字。妇人无发，必是尼姑也。这秀才莫不被尼姑杀了？且待明日细审，再看如何，这诗句必有应验处。”

次日升堂，就提张善一起再问。人犯到了案前，许公叫张善起来问道：“这秀才自到你店中，晚间只在店中歇宿的么？”张善道：“自到店中，就只留得公差与家人在店歇宿，他自家不知那里去过夜的。直到这晚，因为两人多差往济宁，方才来店歇宿，就被杀了。”许公道：“他曾到本地甚么庵观去处么？”张善想了一想道：“这秀才初到店里，要在幽静处闲走散心，曾同了小人尼庵内走了一遭。”许公道：“庵内尼姑年纪多少？生得如何？”张善道：“一个少年尼僧，生得美貌。”许公暗喜道：“事有因了！”又问道：“尼僧叫得甚名字？”张善道：“叫得真静。”许公想着，拍案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梦中头两句：‘无发青青，彼此来争。’‘无发’二字，应了尼僧；下面‘青’字，配着个‘争’字，可不是个‘静’字？这人命只在这真静身上。”就写个小票，掣一根签，差个公人李信：“速拿尼僧真静解院！”

李信承了签票，竟到庵中来拿，真静慌了，问是何因。李信道：“察院老爷要问杀人公事，非同小可。”真静道：“爷爷呀，小庵有甚杀人事体？”李信道：“张善店内王秀才被人杀了，说是曾在你这里走动的，故来拿你去勘问。”真静惊得木呆，心下想道：“怪道王秀才这两晚不见来，元来被人杀了！苦也，苦也。”求告李信道：“我是个女人，不出庵门，怎晓

得他店里的事？牌头怎生可怜见，替我回复一声，免我见官，自当重谢。”李信道：“察院要人，岂同儿戏？我怎生方便得？”真静见李信不肯，娇啼宛转，做出许多媚态来。意思要李信动心，拚着身子陪他，就好讨个方便。李信虽知其意，惧怕衙门法度，不敢胡行。只安慰他道：“既与你无干，见见官去，自有明白，也无妨碍的。”拉着就走，真静只得跟了，解至察院里来。

许公一见真静，拍手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此即梦中之人也。煞恁奇怪！”叫他起来跪在案前，问道：“你怎生与王秀才通奸？后来他怎生杀了？你从实说来，我不打你。有一句含糊，就活敲死了。”满堂皂隶雷也似吆喝一声。真静年纪不上廿岁，自不曾见官的，胆子先吓坏了，不敢隐瞒，战抖抖的道：“这个秀才，那一日到庵内游玩，看见了小尼，到晚来他自拿了白银一锭，求在庵中住宿。小尼不合留他，一连过了几日，彼此情浓。他口许小尼道，店中有几十两银子，两副首饰，多要拿来与小尼。这一日说道有事干，晚间要在店里宿，不得来了。自此一去，竟无影响，小尼正还望他来，怎知他被人杀了？”

许公看见真静年幼，形容娇媚，说话老实，料道通奸是真，须不会杀的人。如何与梦中恰相符合？及至说所许银两物件之类，又与告赃不差。踌躇了一会，问道：“秀才许你东西之时，有人听见么？”真静道：“在枕边说的话，没人听见。”许公道：“你可曾对人说过？”真静想了一想，通红了脸，低低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不该与这狠厮说。这秀才苦死是他杀了！”许公拍案道：“怎的说？”真静道：“小尼该死！到此地位，瞒

不得了。小尼平日有一个和尚，私下往来，自有那秀才在庵中，不招接了他。这晚秀才去了，他却走来，问起与秀才交好之故。我说秀才情意好，他许下我若干银两东西，所以从他。和尚问秀才住处，我说他住在张善大店中，和尚就忙忙的起身去了，这几时也不见来。想必这和和尚走去就把那秀才来杀了。”许公道：“和尚叫甚名字？”真静道：“叫名无麈。”许公听说了和尚之名，跌足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‘土上鹿走’，不是‘麈’字么？他住在那寺里？”真静道：“住光善寺。”

许公就差李信去光善寺里拿和尚无麈，分付道：“和尚干下那事，必然走了，就拿他徒弟来问去向。但和尚名多相类，不可错误生事。那尼僧晓得他徒弟名字么？”真静道：“他徒弟名月朗，住在寺后。”许公推详道：“一发是了！梦中道‘只看夜明’，‘夜明’不是月朗么？一个个字多应了，但只拿了月朗，便知端的。”

李信领了密旨，去到光善寺拿无麈，果然徒弟回道：“师父几日前不知那里去了。”李信问得这徒弟就是月朗，一索套了，押到公庭。许公问无麈去向，月朗一口应承道：“他只在亲眷人家，不要惊张，致他走了。小的便与公差去挨出来。”许公就差李信押了月朗，出去访寻。月朗对李信道：“他结拜往来的亲眷甚多，知道在那一家？若晓得是公差访他，他必然惊走。不若你扮做道人，随我沿门化饭，访得的当，就便动手。”李信道：“说得是。”

当下扮做了道人，跟着月朗，走了几日，不见踪迹。

来到一村中人家，李信与月朗进去化斋。正见一个和尚在里头吃酒，月朗轻轻对李信道：“这和尚正是师父无麈。”李

信悄悄去叫了地方，把牌票与他看了，一同闯入去。李信一把拿住无廋道：“你杀人事发了，巡按老爷要你！”无廋说着心病，慌了手脚。看见李信是个道妆，叫道：“斋公，我与你并无冤仇，何故首我？”李信扑地一掌打过去道：“我把你这瞎眼的贼秃！我是斋公么？”掀起衣服，把出腰牌来道：“你睁着驴眼认认看！”无廋晓得是公差，欲待要走，却有一伙地方在那里，料走不脱，软软地跟了出来。看见了月朗，骂道：“贼弟子！是你领他到这里的！”月朗道：“官府押我出来，我自身也难保。你做了事，须自家当去，我替了你不成？”

李信一同地方押了无廋，俟候许公升堂，解进察院来。许公问他：“为何杀了王秀才？”无廋初时抵赖，只推不知。用起刑法来，又叫尼姑真静与他对质，真静心里也恨他，便道：“王秀才所许东西，止是对你说得，并不曾与别个讲。你那时狠狠出门，当夜就杀了，还推得那里？”李信又禀他在路上与徒弟月朗互相埋怨的说话。许公叫起月朗来，也要夹他，月朗道：“爷爷不要夹得，如今首饰银两还藏在寺中箱里，只问师父便是。”无廋见满盘托出，晓得枉熬刑法，不济事了，遂把真情说出来道：“委实一来忌他占住尼姑，致得尼姑心变了，二来贪他这些财物，当夜到店里去杀了这秀才，取了银两首饰是实。”画了供状。押去取了八十两原银、首饰二付，封在曹州库中，等待给主。无廋问成死罪，尼姑逐出庵舍，赎了罪，当官卖为民妇。张善、李彪与和尚月朗俱供明无罪，释放宁家。这件事方得明白。若非许公神明，岂不枉杀了人？正是：

两值命途乖，相遭各致猜。岂知杀人者，原自色中

来？

当下王惠禀领赃物，许公不肯道：“你家两个主人俱死了，赃物岂是与你领的？你快去原籍叫了主人的儿子来，方准领去。”王惠只得叩头而出。走到张善店里，大家叫一声：“悔气！亏得青天老爷追究得出来，不害了平人。”张善烧了平安纸，反请王惠、李彪吃得大醉。

王惠次日与李彪说：“前有个兄弟到家接小主人，此时将到。我和你一同过西去迎他，就便访缉去。”李彪应允。王惠将主人棺盖钉好了，交与张善看守。自己收拾了包裹，同了李彪，望着家里进发。

行至北直隶开州长垣县地方，下店吃饭。只见饭店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却是前日家去的王恩。王惠叫了一声，两下相见，王恩道：“两个小主人多在里面。”王惠进去，叩见一皋、一夔，哭说：“两位老家主多没有了！”备述了这许多事故，四个人抱头哭做一团。

哭了多时，李彪上前来劝。三个人却不认得，王惠说：“这是李牌头，州里差他来访贼的。劳得久了，未得影踪。今幸得接着小主人，做一路儿行事，也不枉了。目今两棺俱停在开河。小人原匡小主们将到，故与李牌头迎上来。曹州库中，现有银八十两、首饰二副，要得主人们亲到，才肯给领。只这一项，盘缠两个棺木回去够了。只这五百两一匣未有下落，还要劳着李牌头。”王恩道：“我去时官人尚有偌多银子，怎只说得这些？”王惠道：“银子多是大官人亲手着落。前日我见只有得这些发出来，也曾疑心，问着大官人。大官人回说：‘我自藏得妙，到家便有。’今大官人已故，却无问处了。”

王恩似信不信，来对一皋、一夔说：“许多银两，岂无下落？连王惠也有些信不得了。小主人记在心下，且看光景行去。道路之间，未可发露。”五个人出了店门，连王惠、李彪多回转脚步，一起走路，重到开河来。

正行之间，一阵大风起处，卷得灰沙飞起，眼前对面不见，竟不知东西南北了，五个人互相牵扭，信步行去。到了一个村房，方才歇了足，定一定喘息。看见风沙少静，天色明朗了，寻一个酒店，买碗酒吃再走。

见一酒店中，止有妇人在内。王惠抬眼起来，见了一件物事，叫声：“奇怪！”即扯着李彪，密密说道：“你看店桌上这个匣儿，正是我们放银子的，如何却在这里？必有缘故了。”一皋、一夔与王恩多来问道：“说甚么？”王惠也一一说了。李彪道：“这等，我们只在这家买酒吃，就好相脚手、盘问他。”

一齐走至店中，分两个座头上坐了。妇人来问：“客人，打多少酒？”李彪道：“不拘多少，随意烫来。”王惠道：“你家店中男人家那里去了？”妇人道：“我家老汉与儿子旺哥昨日去讨酒钱，今日将到。”王惠道：“你家姓甚么？”妇女道：“我家姓李。”王惠点头道：“惭愧！也有撞着的日子！”低低对众人道：“前日车户，正叫做李旺。我们且坐在这里吃酒，等他来认。”五个人多磨枪备箭，只等拿贼。

到日西时，只见两个人踉踉跄跄走进店来。此时众人已不吃了酒，在店闲坐。那两个带了酒意，问道：“你每一起是甚么人？”王惠认那后生的这一个，正是车户李旺。走起身来，一把扭住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？”四人齐声和道：“我们多是拿贼的！”李旺抬头，认得是王惠，先自软了。李彪身边取出牌来，

明开着车户李旺盗银之事，把出铁练来，锁了颈项道：“我每只管车户里打听，你却躲在这里卖酒！”连老儿也走不脱，也把绳来拴了。

李彪终究是衙门人手段，走到灶下，取一根劈柴来，先把李旺打一个下马威，问道：“银子那里去了？”李旺是贼皮贼骨，一任打着，只不开口。王惠道：“匣子赃证现在，你不说便待怎么？”正施为间，那店里妇人一眼估着灶前地下，只管努嘴。元来这妇人是李旺的继母，李旺凶狠，不把娘来看待，这妇人巴不得他败露的，不好说得，只做暗号。一皋、一夔看见，叫王惠道：“且慢着打，可从这地下掘看。”王惠掉了李旺，奔来取了一把厨刀，依着指的去处挖开，泥来泥内一堆白物。王惠喊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王恩便取了匣子，走进来，将银只记件数，放在匣中。一皋、一夔将纸笔来，写个封皮封记了。对李彪道：“有劳牌头这许多时，今日幸得成功，人赃俱获。我们一面解到州里发落去。”李彪又去叫了本处地方几个人，一路防送，一直到州里来。

州官将银当堂验过，收贮库中；候解院过，同前银一并给领。李彪销牌记功，就差他做押解，将一起人解到察院来。

许公升堂，带进，禀说是王秀才的子侄一皋、一夔，路上适遇盗银贼人，同公差擒获，一同解到事情。遂将李旺打了三十，发州问罪；同僧人无廛，一并结案。李旺父亲年老免科。一皋、一夔当堂同递领状，求批州中，同前入库赃物一并给发，许公准了。抬起眼来，看见一皋、一夔多少年俊雅，问他作何生理。禀说：“多在学中。”许公喜欢，分付道：“你父亲不安本分，客死他乡，几乎不得明白。亏我梦中显报，

得了罪人。今你每路上无心又获原贼，似有神助，你二子必然有福。今将了银子回去，各安心读书向上，不可效前人所为了。”

二人叩谢流泪，就禀说道：“生员每还有一言：父亲未死之时，寄来家书，银数甚多。今被贼两番所盗同贮州库者，不过六佰金。据家人王惠所言，此外止有二棺寄顿饭店，并无所有。必有隐弊，乞望发下州中，推勘前银下落，实为恩便。”许公道：“当初你父亲随行是那个？”二子道：“只有这个王惠。”许公便叫王惠问道：“你小主说你家主死时银两甚多，今在那里了？”王惠道：“前日着落银两，多是大主人王爵亲手搬弄，后来只剩得这些上车。小人当时疑心，就问缘故，主人说：‘我有妙法藏了，但到家中自然有银。’今可惜主人被杀，就没处问了，小人其实不晓得。”许公道：“你莫不有甚欺心藏匿之弊么？”王惠道：“小人孤身在此，途路上那里是藏匿得的所在？况且下在张善店中时，主人还在，止有得此行李与棺木，是店家及推车人、公差李彪众目所见的，小人那里存得私？”许公道：“前日王禄下棺时，你在面前么？”王惠道：“大主人道是日辰有犯，不许看见。”许公笑一笑道：“这不干你事，银子自在一处。”取一张纸来，不知写上些甚么，叫门子封好了，上面用颗印印着。付与二子道：“银子在这里头，但到家时开看，即有取银之处了。不可在此担搁，又生出事端来。”

二子不敢再说，领了出来。回到张善店中，看见两个灵柩，一齐哭拜了一番。哭罢，取了院批的领状，到州中库里领这两项银子。州官原是同乡，周全其事，衙门人不敢勒掇，

一些不少，如数领了。到店中，将二十两谢了张善，一向停柩，且累他吃了官司。就央他写雇诚实车户，车运两柩回家。明日置办一祭，奠了两柩。祭物多与了店家与车脚夫，随即起柩而行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家中。举家号咷，出来接着。

雄纠纠两人次第去，四方方两柩一齐来。一般丧命多因色，万里亡躯只为财。

此时王爵、王禄的父母俱在堂，连祖公公岁贡知县也还康健，闻得两个小官人各接着父亲棺柩回来，大家哭得不耐烦。慢慢说着彼中事体、致死根由及许公判断许多缘故，合家多感戴许公问得明白，不然，几乎一命也没人偿了。

其父问起余银，一皋、一夔道：“因是余银不见，禀告许公，许公发得有单，今既到家，可拆开来看了。”遂将前日所领印信小封，一齐拆开看时，上面写道：

银数既多，非仆人可匿。尔父云藏之甚秘，必在棺中。若虑开棺碍法，执此为照。

看罢，王惠道：“当时不许我每看二官人下棺，后来盖好了，就不见了许多银子，想许爷之言，必然明见。”其父道：“既给了执照，况有我为父的在，开棺不妨。”即叫王惠取器械来，轻轻将王禄灵柩撬开。只见身尸之傍，周围多是白物，王惠叫道：“好个许爷！若是别个昏官，连王惠也造化低了。”一皋、一夔大家动手，尽数取了出来。眼同一兑，足足有三千五百两，内有一千另是一包，上写道：“还父母原银。”余包多写“一皋、一夔均分”。

合家看见了这个光景，思量他们在外死的苦恼，一齐恸

哭不禁。仍把棺木盖好了，银子依言分讫。那个老知县祖公公，见说着察院给了执照、开棺见银之事，讨枝香来点了，望空叩头道：“亏得许公神明，仇既得报，银又得归。愿他福禄无疆，子孙受享。”举家顶戴不尽。

可见世间刑狱之事，许多隐昧之情，一些造次不得的。有诗为证：

世间经目未为真，疑似由来易枉人。

寄语刑官须仔细，狱中尽有负冤魂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二

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

诗云：

最是富豪子弟，不知稼穡艰难。

悖入必然悖出，天道一理循环。

话说宋时汴京有一个人，姓郭名信，父亲是内诸司官，家事殷富，止生得他一个，甚是娇养溺爱。从小不教他出外边来的，只在家中读些点名的书，读书之外，毫厘世务也不要他经涉。到了十七八岁，未免要务了声名，投拜名师。其时有个蔡元中先生，是临安人，在京师开馆，郭信的父亲出了礼物，叫郭信从他求学。

那先生开馆去处，是个僧房，颇极齐整。郭家就赁了他旁舍三间，亦甚幽雅，郭信住了，心里不象意，道是不见华丽，看了舍后一块空地，另去兴造起来。总是他也不知数目，不识物料，凭着家人与匠作扶同破费，不知用了多少银两，他也不管。只见造成了几间，妆饰起来，弄得花簇簇的，方才欢喜住下了。终日叫书童打扫，门窗梁柱之类，略有点染不洁，便要匠人连夜换得过，心里方掉得下。身上衣服穿着，必

要新的。穿上了身，左顾右盼，嫌长嫌短；甚处不熨贴，一些不当心里，便别买段匹，另要做过。鞋袜之类，多是上好绫罗，一有微污，便丢下另换。至于洗过的衣服，决不肯再着的。

彼时有赴京听调的一个官人，姓黄，表字德琬，他的寓所，恰与郭家为邻，见他行径如此，心里不然。后来往来得熟了，时常好言劝他道：“君家后生年纪，未知世间苦辣，钱财入手甚难，君家虽然富厚，不宜如此枉费。日复一日，须有尽时，日后后手不上了，悔之无及矣。”郭信听罢，暗暗笑他道：“多是寒酸说话。钱财那有用得尽的时节？吾家田产，不计其数，岂有后手不上之理？只是家里没有钱钞，眼孔子小，故说出这等议论，全不晓得我们富家行径的。”把好言语如风过耳，一毫不理，只依着自己性子行去不改。黄公见说不听，晓得是纵惯了的，道：“看他后来怎生结果！”得了官，自别过出京去了，以后绝不相闻。

过了五年，有事干，又到京中来，问问旧邻，已不见了郭家踪迹。偌大一个京师，也没处查访了。一日偶去拜访一个亲眷，叫做陈晟，主人未出来，先叫门馆先生出来陪着。只见一个人葳葳蕤蕤踱将出来，认一认，却是郭信。戴着一顶破头巾，穿着一身蓝缕衣服，手臂颤抖抖的叙了一个礼，整椅而坐。黄公看他脸上饥寒之色殆不可言，惻然问道：“足下何故在此，又如此形状？”郭信叹口气道：“谁晓得这样事！钱财要没有起来，不消用得完，便是这样没有了。”黄公道：“怎么说？”郭信道：“自别尊颜之后，家父不幸弃世，有个继娶的晚母，在丧中罄卷所有，转回娘家。第二日去问，连这

家多搬得走了，不知去向。看看家人多四散逃去，剩得孑然一身，一无所有了。还亏得识得几个字，胡乱在这主家，教他小学生，度日而已。”黄公道：“家财没有了，许多田业须在，这是偷不去的。”郭信道：“平时不曾晓得田产之数，也不认得田产在那一块所在。一经父丧，簿籍多不见了，不知还有一亩田在那里。”黄公道：“当初我曾把好言相劝，还记得否？”郭信道：“当初接着东西使用，那管他来路是怎么样的。只道到底如此，见说道要惜费，正不知惜他做甚么！岂知今日一毫也没来处了。”黄公道：“今日这边所得束脩之仪多少？”郭信道：“能有多少！每月千钱，不够充身，图得个朝夕糊口，不去寻柴米就好了。”黄公道：“当时一日之用，也就有一年馆资了。富家儿女，到此地位，可怜！可怜！”身边恰带有数百钱，尽数将来送与他，以少见故人之意。

少顷，主人出来。黄公又与他说了郭信出身富贵光景，教好看待他。郭信不胜感谢，捧了几百个钱，就像获了珍宝一般，紧紧收藏，只去守那冷板凳了。

看官，你道当初他富贵时节，几百文钱，只与他家赏人，也不爽利。而今才晓得是值钱的，却又迟了，只因幼年时不知稼穡艰难，以致如此。到此地位，晓得值钱了，也还是有受用的，所以说“败子回头好作家”也。小子且说一回败子回头的正话。

无端浪子昧持筹，偌大家缘一旦休。

不是丈人生巧计，夫妻怎得再同俦？

话说浙江温州府有一个公子，姓姚，父亲是兵部尚书，丈人上官翁也是显宦。家世富饶，积累巨万。周匝百里之内，田

園池塘，山林川藪，尽是姚氏之業。公子父母俱亡，並無兄弟，獨主家政。妻上官氏，生來軟默，不管外事，公子凡事只凭着自性而行，自恃富足有余，豪奢成習。好往來這些淫朋狎友，把言語奉承他，哄誘他，說是“自古豪傑英雄，必然不事生產，手段慷慨；不以財物為心，居食為志，方是俠烈之士”。公子少年心性，道此等是好言語，切切于心。見別人家算計利息、較量出入、孳孳作家的，便道齷齪小人，不足指数的。又懶看詩書，不習舉業，見了文墨之士，便頭紅面熱，手足無措，厭憎不耐煩，遠遠走開。只有一班捷給滑稽之人，利口便舌，脇肩諂笑，一日也少不得。又有一班英勇驍悍之輩，揎拳舞袖，說強夸勝，自稱好漢，相見了便覺分外興高，說話處脾胃多燥，行事時舉步生風。是這兩種人，才與他說得話着。有了這兩種人，便又去呼朋引類，你薦舉我，我薦舉你，市井無賴少年多來倚草附木，獻技呈能，掇臀捧屁。公子要人稱揚大量，不論好歹，一概收納。一出一入，何止百來個人扶從他。那百來個人多吃着公子，還要各人安家分例，按月衣糧，公子皆千歡萬喜，給派不吝，見他們拿得家去，心里方覺爽利。

公子性好射獵，喜的是駿馬良弓。有門客說道：“何處有名馬一匹，價值千金，日走數百里。”公子即便如數發銀，只要買得來，不爭價錢多少。及至買來，但只毛片好看，略略身材高聳些，便道值的了。有說貴了的，倒反不快，必要爭說買便宜方喜。人曉得性子，看見買了物事，只是贊美上前了。遇說有良弓的，也是如此。門下的人，又要利落，又要逢迎，買下好馬一二十匹，好弓三四十張。公子揀一匹最好

的，时常乘坐，其余的随意听骑。每与门下众客相约，各骑马持弓，分了路数，纵放辔头，约在某处相会，先到者有赏，后到者有罚。赏的多出公子己财，罚不过罚酒而已。只有公子先到，众皆罚酒，又将大觥上公子称庆。有时分为几队，各去打围，须臾合为一处，看擒兽多寡，以分赏罚，赏罚之法，一如走马之例，无非只是借名取乐。似此一番，所费酒食赏劳之类，已自不少了。

还有时联镳放马，踏伤了人家田禾，惊失了人家六畜等事。公子是人心天理，又是慷慨好胜的人，门下客人又肯帮衬，道：“公子们出外，宁可使小百姓巴不得来，不可使他怨怅我每来。今若有伤损了他家，便是我每不是，后来他望见就怕了。必须加倍赔他，他每道有些便宜，方才赞叹公子，巴不得公子出来行走了。”公子大加点头道：“说得极有见识。”因而估值损伤之数，分付：“宁可估好看些，从重赔还，不要亏了他们。”门客私下与百姓们说通了，得来平分。有一分，说了七八分。说去，公子随即赔偿，再不论量。这又是射猎中分外之费，时时有的。

公子身边最讲得话、象心称意的，有两个门客，一个是箫管朋友贾清夫，一个是拳棒教师赵能武，一文一武，出入不离左右。虽然献谄效勤、哄诱撺掇的人不计其数，大小事多要串通得这两个，方才弄得成。这两个一鼓一板，只要公子出脱得些，大家有味。

一日，公子出猎，草丛中惊起一个兔来。兔儿腾地飞跑，公子放马赶去。连射两箭，射不着。恰好后骑随至，赵能武一箭射个正着，兔儿倒了，公子拍手大笑。因贪赶兔儿，路

来得远了，肚中有些饥饿起来。四围一看，山明水秀，光景甚好，可惜是个荒野去处，并无酒店饭店。贾清夫与一群少年，随后多到。大家多说道：“好一个所在！只该聚饮一回。”公子见说，兴高得不耐烦。问问后头跟随的，身边银子也有，铜钱也有，只没设法酒肴处。赵能武道：“眼面前就有东西，怎苦没肴？”众人道：“有甚么东西？”赵能武道：“只方才射倒的兔儿，寻些火煨起，也够公子下酒。”贾清夫道：“若要酒时，做一匹快马不着，跑他五七里路。遇个村坊去处，好歹寻得些来。只不能够多带得，可以畅饮。”公子道：“此时便些少也好。”

正在商量处：只见路旁有一簇人，老少不等，手里各拿着物件，走近前来迎喏道：“某等是村野小人，不曾识认财主贵人之面，今日难得遇公子贵步至此，谨备瓜果鸡黍、村酒野蔬数品，聊献从者一饭。”公子听说是酒肴，喜动颜色，回顾一班随从的道：“天下有这样凑巧的事，知趣的人！”贾清夫等一齐拍手道：“此皆公子吉人天相，酒食之来，如有神助。”各下了马，打点席地而坐。野老们道：“既然公子不嫌饮食粗粝，何不竟到舍下坐饮？椅桌俱便。乃在此草地之上吃酒，不像模样。”众人一齐道：“妙，妙。知趣得紧。”

野老们恭身在前引路，众人扶从了公子，一拥到草屋中来。那屋中虽然窄狭，也倒洁净。摆出椅桌来，拣一只齐整些的古老椅子，公子坐了。其余也有坐椅的，也有坐凳的，也有扯张稻床来做机子的，团团而坐。吃出兴头来，这家老小们供应不迭。贾清夫又打着撺鼓儿道：“多拿些酒出来，我们要吃得快活，公子是不亏人的。”这家子将酝下的杜茅柴，不

住的烫来。吃得东倒面歪，撑肠拄腹。又道是：“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”大凡人在饥渴之中，觉得东西好吃。况又在兴趣头上，就是肴饌粗些，鸡肉肥些，酒味薄些，一总不论，只算做第一次嘉肴美酒了。

公子不胜之喜。门客多帮衬道：“这样凑趣的东道主人，不可不厚报他的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个自然该的。”便教贾清夫估他约费了多少。清夫在行，多说了些，公子教一倍偿他三倍。管事的和众人克下了一倍自得，只与他两倍。这家子道已有了对合利钱，怎不欢喜？当下公子上马回步，老的少的多来马前拜谢，兼送公子。公子一发快活道：“这家子这等殷勤！”赵能武道：“不但敬心，且有礼数。”公子再教后骑赏他，管事的策马上前问道：“赏他多少？”公子叫打开银包来，看见有几两零碎银子，何止千百来块。公子道：“多与他们罢，论甚么多少？”用手只一抬，银子块块落地，只剩得一个空包。那些老小们看见银子落地，大家来抢，也顾不得尊卑长幼，扯扯拽拽，磕磕撞撞。溜撒的拾了大块子，又来拈撮；迟夯的将拾到手，又被眼快的先取了去；老人家战抖抖的拿得一块，死也不放，还累了两个地滚。公子看此光景，与众客马上拍手大笑道：“天下之乐，无如今日矣！”公子此番虽费了些赏赐，却噪尽了脾胃；这家子赔了些辛苦，落得便宜多了。

这个消息传将开去，乡里人家只叹惜无缘，不得遇着公子。自此以后，公子出去，就有人先来探听，马首所向，村落中无不整顿酒食，争来迎接。真个是：

东驰，西人已为备饌；南猎，北人就去戒厨。士有余粮，马多剩草。一呼百诺，顾盼生辉；此送彼迎，尊

荣莫并。凭他出外连旬乐，不必先营隔宿装。

公子到一处，一处如此，这些人也竭力奉承，公子也加意报答，还自歉然道：“赏劳轻微，谢他们厚情不来。”众门客又齐声力赞道：“此辈乃小人，今到一处，即便供帐备具，奉承公子，胜于君王，若非重赏，何以示劝？”公子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每每赏了又赏，有增无减。元来这圈套，多是一班门客串同了百姓们，又是贾、赵二人先定了去向，约会得停当，故所到之处，无不如意。及至得来赏赐，尽皆分取，只是撙掇多些了。

亲眷中有老成的人，叫做张三翁。见公子日逐如此费用，甚为心疼。他曾见过当初尚书公行事来的，偶然与公子会间，劝讽公子道：“宅上家业丰厚，先尚书也不纯仗做官得来的宦囊，多半是算计做人家来的。老汉曾经眼见先尚书早起晏眠，算盘天平、文书簿籍不离于手。别人少他分毫，也要算将出来，变面变孔，费唇费舌。略有些小便宜，即便喜动颜色。如此挣来的家私，非同容易。今郎君十分慷慨撒漫，与先尚书苦挣之意，太不相同了。”公子面色通红，未及回答。贾清夫、赵能武等一班儿朋友大嚷道：“这样气量浅陋之言，怎么在公子面前讲？公子是海内豪杰，岂把钱财放在眼孔上？况且人家天做，不在人为。岂不闻李太白有言：‘天生吾才终有用，黄金散尽还复来。’先尚书这些孜孜为利，正是差处。公子不学旧样，尽改前非，是公子超群出众、英雄不羁之处，岂田舍翁所可晓哉？”公子听得这一番说话，方才觉得有些吐气扬眉，心里放下。张三翁见不是头，晓得有这一班小人，料想好言不入，再不开口了。

公子被他们如此舞弄了数年，弄得囊中空虚，看看手里不能接济。所有仓房中庄舍内积下米粮，或时柴银使用，或时即发米代银，或时先在那里移银子用了。秋收还米，也就东扯西拽，不能如意。公子要噪脾时，有些掣肘不爽利。门客每见公子世业不曾动损，心里道：“这里面尽有大想头。”与贾、赵二人商议定了，来见公子就策道：“有一妙着，公子再不要愁没银子用了。”公子正苦银子短少，一闻此言，欣然起问道：“有何妙计？”贾赵等指手画脚道：“公子田连阡陌，地占半州，足迹不到所在，不知多少。这许多田地，大略多是有势之时小民投献，富家馈送，原不尽用价银买的。就有些买的，也不过债利盘算，准折将来；或是户绝人穷，止剩得些硖田瘠地，只得收在户内，所值原不多的。所以而今荒芜的多，开垦的少；租利没有，钱粮要紧，这些东西，留在后边，贻累不浅的。公子看来，不过是些土泥；小民得了，自家用力耕种，才方是有用的。公子若把这些作赏赐之费，不是土泥尽当银子用了？亦且自家省了钱粮之累。”公子道：“我最苦的是时常来要我完甚么钱粮，激聒得不耐烦。今把来推将去，当得银子用，这是极便宜的事了。”

自此公子每要用银子之处，只写一纸卖契，把田来准去。那得田的，心里巴不得，反要妆个腔儿，说：“不情愿，不如受些现物好。”门客每故意再三解劝，强他拿去。公子蹴踏不安，惟恐他不受，直等他领了文契，方掉得下。所有良田美产，有富户欲得的，先来通知了贾、赵二人，借打猎为名，迂道到彼家边，极意酒食款待，还有出妻献子的。或又有接了娼妓养在家里，假做了妻女，来与公子调情的。公子便有些

晓得，只是将错就错，自以为得意。吃得兴阑将行，就请公子写契作赏，公子写字不甚利便，门客内有善写的，便来执笔。一个算价钱，一个查簿籍。写完了，只要公子押字。公子也不知田在那里，好的歹的，贵的贱的，见说押字，即便押了。又有时反有几两银子找将出来与公子用，公子却像落得的，分外喜欢。

如此多次，公子连押字也不耐烦了，对贾清夫道：“这些时不要我拿银子出来，只写张纸，颇觉便当。只是定要我执笔押字，我有些倦了。”赵能武道：“便是我们搭着枪棒且溜撒，只这一管笔重得可厌相。”贾清夫道：“这个不打紧，我有一策，大家可以省力。”公子道：“何策？”贾清夫道：“把这些卖契套语，刊刻了板，空了年月。刷印百张，放在身边。临时只要填写某处及多少数目，注了年月。连公子花押，也另刻了一个，只要印上去。岂不省力？”公子道：“妙，妙。却有一件：卖契刻了印板，这些小见识的必然笑我。我那有气力逐个与他辨？我做一首口号，也刻在后面。等别人看见的，晓得我心事开阔，不比他们猥琐的。”贾清夫道：“口号怎么样的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念来，你们写着。”

千年田土八百翁，何须苦苦较雌雄？古今富贵知谁在？唐宋出河总是空。去时却似来时易，无他还与有他同。若人笑我亡先业，我笑他人在梦中。

念罢，叫一个门客写了。贾清夫道：“公子出口成章如此，何愁不富贵？些须田业，不足恋也。公子若刻此佳作在上面了，去得一张，与公子扬名一张矣。”

公子大喜，依言刻了，每日印了十来张，带在贾、赵二

人身边。行到一处，遇要赏赐，即取出来填注几字，印了个花押，即已成契了。公子笑道：“真正简便！此后再不消捏笔了。快活，快活！”其中门客每自家要的，只须自家写注，偷用花押，一发不难。如此过了几时，公子只见逐日费得几张纸，一毫不在心上，岂知皮里走了肉，田产俱已荡尽？公子还不知觉。但见供给不来，米粮不继，印板文契丢开不用，要些使费，别无来处。问问家人：“何不卖些田来用度？”方知田多没有了。

门客看见公子艰难了些，又兼有靠着公子做成人家、过得日子的，渐渐散去不来。惟有贾、赵二人，哄得家里瓶满瓮满，还想道：“瘦骆驼尚有千斤肉。”恋着未去。劝他把大房子卖了，得中人钱；又替他买小房子住，得后手钱。搬去新居不象意，又与他算计改造，置买木石，落他的。造得像样，手中又缺了。公子自思：“宾客既少，要这许多马也没干。”托着二人，把来出卖，比原价只好十分之一二。公子问：“为何差了许多？”二人道：“骑了这些时，走得路多了，价钱自减了。”公子也不计论，见着银子，且便接来应用。起初还留着自己骑坐两三匹好的，后来因为赏赐无处，随从又少，把个出猎之兴叠起在三十三层高阁上了，一总要马没干，且喂养费力，贾、赵二人也设法卖了去。价钱不多，又不尽到得公子手里，够他几时用？只得又商量卖那新居。枉自装修许多，性急要卖，只卖得原价钱到手。新居既去，只得赁居而住。一向家中牢曹什物，没处藏叠，半把价钱，烂贱送掉。

到得迁在赁的房子内时，连贾、赵二人也不来了，惟有妻上官氏随起随倒。当初风花雪月之时，虽也曾劝谏几次，如

水投石，落得反目。后来晓得说着无用，只得凭他。上官氏也是富贵出身，只会吃到口茶饭，不晓得甚么经求，也不曾做下一些私房。公子有时，他也有得用；公子没时，他也没了。

两个住在赁房中，且用着卖房的银子度日。走出街上来，遇见旧时的门客，一个个多新鲜衣服，仆从跟随。初时撞见公子，还略略叙寒温，已后渐渐掩面而过。再过几时，对面也不来理着了。

一日早晨，撞着了赵能武，能武道：“公子曾吃早饭未曾？”公子道：“正来买些点心吃。”赵能武道：“公子且来要吃点心，到家里来坐坐，吃一件东西去。”公子随了他到家里。赵能武道：“昨夜打得一只狗，煨得糜烂在这里。与公子同享。”果然拿出热腾腾的狗肉来，与公子一同狼飡虎咽，吃得尽兴。公子回来饱了一日，心里道他还是个好人，没些生意，便去寻他。后来也常时躲过，不十分招揽了。贾清夫遇着公子，原自满面堆下笑来。及至到他家里坐着，只是泡些好清茶来，请他评品些茶味，说些空头话。再不然，趑趄着脚儿，把管箫闲吹一曲，只当是他的敬意，再不去破费半文钱钞，多少弄些东西来点饥。公子忍饿不过，只得别去，此外再无人理他了。

公子的丈人上官翁，是个达者。初见公子败时，还来主张争论，后来看他行径，晓得不了不住，索性不来管他，意要等他干净了，吃尽穷苦滋味，方有回转念头的日子。所以富时也不来劝戒，穷时也不来资助，只像没相干的一般。公子手里罄尽，衣食不敷，家中别无可卖，一身之外，只有其妻。没做思量处，痴算道：“若卖了他去，省了一个口食，又

可得些银两用用。”只是怕丈人，开不得这口。却是有了这个意思，未免露些光景出来。上官翁早已识破其情，想道：“省得他自家蛮做出事来，不免用个计较，哄他在圈套中了，慢作道理。”遂挽出前日劝他好话的那个张三翁来，托他做个说客。商量说话完了，竟来见公子。

公子因是前日不听其言，今荒凉光景了，羞惭满面。张三翁道：“郎君才晓得老汉前言不是迂阔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惶愧，惶愧。”张三翁道：“近闻得郎君度日艰难，有将令正娘子改适之意，果否如何？”公子满面通红了道：“自幼夫妻之情，怎好轻出此言？只是绝无来路，两口饭食不给，惟恐养他不活，不如等他别寻好处安身。我又省得多一个口食，他又有着落了，免得跟着我一同忍饿。所以有这一点念头，还不忍出口。”张三翁道：“果有此意，作成老汉做个媒人何如？”公子道：“老丈有甚么好人家在肚里么？”张三翁道：“便是有个人叫老汉打听，故如此说。”公子道：“就有了人家，岳丈面前怎好启齿？”张三翁道：“好教足下得知：令岳正为足下败完了人家，令正后边日子难过，尽有肯改嫁之意。只是在足下身边起身，甚不雅相，令岳欲待接着家去，在他家门里择配人家，那时老汉便做个媒人。等令正嫁了出去，寂寂里将财礼送与足下，方为隐秀，不伤体面，足下心里何如？”公子道：“如此委曲最妙，省得眼睁睁的我与他不好分别。只是既有了此意，岳丈那里我不好再走去了，我在那里问消息？”张三翁道：“只消在老汉家里讨回话。一过去了，就好成事体，我也就来回复你的，不必挂念。”公子道：“如此做事，连房下面前我不必说破，只等岳丈接他归家便了。”张三翁道：“正是，正

是。”两下别去。

上官翁一径打发人来接了女儿，回家住了。

过了两日，张三翁走来见公子道：“事已成了。”公子道：“是甚么人家？”张三翁道：“人家豪富，也是姓姚。”公子道：“既是富家，聘礼必多了。”张三翁道：“他们道是中年再醮，不肯出多。是老汉极力称赞贤能，方得聘金四十两。你可省吃俭用些，再若轻易弄掉了，别无来处了。”公子见就有了银子，大喜过望，口口称谢。张三翁道：“虽然得了这几两银了，一入豪门，终身不得相见了，为何如此快活？”公子道：“譬如两个一齐饿死了。而今他既落了好处，我又得了银子，有甚不快活处？”元来这银子就是上官翁的，因恐他把女儿当真卖了，故装成这个圈套，接了女儿家去，把这些银子，暗暗助他用度，试看他光景。

公子银子接到手，手段阔惯了的，那里够他的用？况且一向处了不足之乡，未免房钱、柴米钱之类挂欠些在身上，拿来一出摩诃萨，没多几时，手里又空。左顾右盼，别无可卖，单单剩得一个身子。思量索性卖与人了，既得身钱，又可养口。却是一向是个公子，那个来兜他？又兼目下已做了单身光棍，种火又长，拄门又短，谁来要这个废物？

公子不揣，各处央人寻头路。上官翁知道了，又拿几两银子，另挽出一个来，要了文契，叫庄客收他在庄上用。庄客就假做了家主，与他约道：“你本富贵出身，故此价钱多了。既已投靠，就要随我使用，禁持苦楚，不得违慢。说过方收留你。”公子思量道：“我当初富盛时，家人几十房，多是吃了看了闲荡的，有甚苦楚处？”一力应承道：“这个不难，既

已靠身，但凭使唤了。”

公子初时，看见遇饭吃饭，遇粥吃粥，不消自己经营，颇谓得计。谁知隔得一日，庄客就跟他功课起来，早晨要打柴，日里要挑水，晚要舂谷簸米，劳筋苦骨，没一刻得安闲。略略推故懈惰，就拿着大棍子吓他。公子受不得那苦，不够十日，魑地逃去。庄客受了上官翁分付，不去追他，只看他怎生着落。

公子逃去两日，东不着边，西不着际，肚里又饿不过。看见乞儿每讨饭，讨得来倒有得吃，只得也皮着脸去讨些充饥。讨了两日，挨去乞儿队里做了一伴了。自家想着当年的事，还有些气傲心高，只得作一长歌，当做似《莲花落》，满市唱着乞食。歌曰：

人道光阴疾似梭，我说光阴两样过。昔日繁华人羨我，一年一度易蹉跎。可怜今日我无钱，一时一刻如长年。我也曾轻裘肥马载高轩，指麾万众驱山前。一声围合魑魅惊，百姓邀迎如神明。今日黄金散尽谁复矜？朋友离群猎狗烹。昼无饘粥夜无眠，落得街斗唱哩莲。一生两截谁能堪？不怨爷娘不怨天。早知到此遭坎坷，悔教当日结妖魔。而今无计可奈何，殷勤劝人休似我。

上官翁晓得公子在街上乞化了，教人密地分付了一班乞儿，故意要凌辱他，不与他一路乞食。及至自家讨得些须来，又来抢夺他的，没得他吃饱。略略不顺意，便吓他道：“你无理，就扯你去告诉家主。”公子就慌得手脚无措，东躲西避，又没个着身之处，真个是冻馁忧愁，无件不尝得到了。

上官翁道：“奈何得他也够了。”乃先把一所大庄院，与

女儿住下了，在后门之傍，收拾一间小房，被窝什物，略略备些在里边。又叫张三翁来寻着公子，对他道：“老汉做媒不久，怎知你就流落此中了？”公子道：“此中了，可怜众人还不容我。”张三翁道：“你本大家，为何反被乞儿欺侮？我晓得你不是怕乞儿，只是怕见你家主。你主幸不遇着；若是遇着，送你到牢狱中，追起身钱来，你再无出头日子了。”公子道：“今走身无路，只得听天命，早晚是死，不得见你了。前日你做媒，嫁了我妻子出去，今不知好过日子否？”说罢大哭。张三翁道：“我正有一句话要对你说：你妻子今为豪门主母，门庭贵盛，与你当初也差不多。今托我寻一个管后门的，我若荐了你去，你只管晨昏启闭，再无别事，又不消自爨，享着安乐茶饭，这可好么？”公子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是重生父母了。”张三翁道：“只有一件：他原先是你妻子，今日是你主母，必然羞提旧事。你切不可妄言放肆，露了风声，就安身不牢了。”公子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他如今在天上，我得收拾门下，免死沟壑，便为万幸了，还敢妄言甚么？”张三翁道：“既如此，你随我来，我帮衬你成事便了。”

公子果然随了张三翁去，住在门外等候回音。张三翁去了好一会，来对他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事已成了，你随我进来。”遂引公子到后门这间房里来。但见：

床帐皆新，器具粗备。萧萧一室，强如庵寺坟堂；寂寂数椽，不见露霜风雨。虽单身之入卧，审容膝之易安。

公子一向草栖露宿，受苦多了，见了这一间清净房室，器服整洁，吃惊问道：“这是那个住的？”张三翁道：“此即看守后门之房，与你住的了。”公子喜之不胜，如入仙境。张三翁

道：“你主母家富，故待仆役多齐整，他着你管后门，你只坐在这间房里，吃自在饭够了。凭他主人在前面出入，主母在里头行止，你一切不可窥探，他必定羞见你。又万不可走出门一步，倘遇着你旧家主，你就住在此不稳了。”再三叮嘱而去。

公子吃过苦的，谨守其言。心中一来怕这饭碗弄脱了，二来怕露出踪迹，撞着旧主人的是非出来，呆呆坐守门房，不敢出外。过了两个月余，只是如此。

上官翁晓得他野性已收了。忽一日，叫一个人拿一封银子与他，说道：“主母生日，众人多有赏。说你管门没事，赏你一钱银子买酒吃。”公子接了，想一想，这日正是前边妻子的生辰。思量在家富盛之时，多少门客来作贺，吃酒兴头，今却在别人家了，不觉凄然泪下。藏着这包银子，不舍得轻用。

隔几日，又有个人走出来道：“主母唤你后堂说话。”公子吃一惊道：“张三翁前日说他羞见我面，叫我不要露形，怎么如今唤我说话起来？我怎生去相见得？”又不好推故，只得随着来人，一步步走进中堂。

只见上官氏坐在里面，俨然是主母尊严，公子不敢抬头。上官氏道：“但见说管门的姓姚，不晓得就是你。你是富公子，怎在此与人守门？”说得公子羞惭满面，做声不得。上官氏道：“念你看门勤谨，赏你一封银子买衣服穿去。”丫鬟递出来，公子称谢受了。上官氏分付，原叫领了门房中来，公子到了房中，拆开封筒一看，乃是五钱足纹，心中喜欢。把来与前次生日里赏的一钱并做一处，包好藏在身边。就有一班家人来与他庆松，哄他拿出些来买酒吃，公子不肯。众人又说：“不

好独难为他一个，我们大家凑些，打个平火。”公子捏着银子道：“钱财是难得的，我藏着后来有用处，这样闲好汉再也不做了。”众人强他不得，只得散了。

一日黄昏时候，一个丫鬟走来说道，主母叫他进房中来，问旧时说话。公子不肯道：“夜晚间不是说话时节，我在此住得安稳，万一有些风吹草动，不要我管门起来，赶出去，就是个死，我只是守着这斗室罢了。你与我回复主母一声，决不敢胡乱进来的。”

上官翁逐时叫人打听，见了这些光景，晓得他已知苦辣了，遂又去挽那张三翁来看公子。公子见了，深谢他荐举之德。张三翁道：“此间好过日子否？”公子道：“此间无忧衣食，吾可以老死在室内了，皆老丈之恩也。若非老丈，吾此时不知性命在那里。只有一件：吃了白饭，闲过日子，觉得可惜。吾今积攒几钱银子在身边，不舍得用。老丈是好人，怎生教导我一个生利息的方法儿？或做些本等手业，也不枉了。”张三翁笑道：“你几时也会得惜光阴、惜财物起来了？”公子也笑道：“不是一时学得的，而今晓得也迟了。”张三翁道：“我此来，单为你有一亲眷，要来会你，故着我先来通知。”公子道：“我到此地位，亲眷无一人理我了。那个还来要会我？”张三翁道：“有一个在此，你随我来。”

张三翁引了他走入中堂。只见一个人在里面，巍冠大袖，高视阔步，踱将出来。公子望去一看，见是前日的丈人上官翁。公子叫声：“阿也！”失色而走。张三翁赶上，一把拉住道：“是你的令岳，为何见了就走？”公子道：“有甚么面孔见他？”张三翁道：“自家丈人，有甚么见不得？”公子道：“妻

子多卖了，而今还是我的丈人？”张三翁道：“他见你有些务实了，原要把女儿招你。”公子道：“女儿已是此家的主母，还有女儿在那里？”张三翁道：“当初是老汉做媒卖去，而今原是老汉做媒还你。”公子道：“怎么还得？”张三翁道：“痴呆子！大人家的女儿，岂肯再嫁人？前日恐怕你当真胡行起来，令岳叫人接了家去，只说嫁了。今住的，原是你令岳家的房子，又恐怕你冻饿死在外边了，故着老汉设法了你家来，收拾在门房里。今见你心性转头，所以替你说明，原等你夫妻完聚，这多是令岳造就你成器的好意思。”公子道：“怪道住在此多时，只见说主母：从不见甚么主人出入。我守着老实，不敢窥探一些，岂知如此就里？元来岳丈恁般费心！”张三翁道：“还不上前拜见他去？”一手扯着公子，走将进来。

上官翁也凑将上来，撞着道：“你而今记得苦楚，省悟前非了么？”公子无言可答，大哭而拜。上官翁道：“你痛改前非，我把这所房子与你夫妻两个住下，再拨一百亩田与你管运，做起人家来。若是饱暖之后，旧性复发，我即时逐你出去，连妻子也不许见面了。”公子哭道：“经了若干苦楚过来，今受了岳丈深恩，若再不晓得省改，真猪狗不值了。”上官翁领他进去，与女儿相见。夫妻抱头而哭，说了一会，出来谢了张三翁。

张三翁临去，公子道：“只有一件不干净的事：倘或旧主人寻来，怎么好？”张三翁道：“那里甚么旧主人？多是你令岳捏弄出来的。你只要好做人家，再不必别虑。”公子方得放心，住在这房子里，做了家主。虽不及得富盛之时，却是省吃俭用，勤心苦胝，衣食尽不缺了。记恨了日前之事，不容

一个闲人上门。

那贾清夫、赵能武见说公子重新做起人家来了，合了一伴，来拜望他。公子走出来道：“而今有饭，我要自吃，与列位往来不成了。”贾清夫把些趣话来说，议论些箫管。赵能武又说某家的马健，某人的弓硬，某处地方禽兽多，公子只是冷笑。临了道：“两兄看有似我前日这样主顾，也来作成我，做一伙同去，赚他些儿。”两人见说话不是头，扫兴而去。

上官翁见这些人又来歪缠，把来告了一状，搜根剔齿，查出前日许多隐漏白占的田产来，尽归了公子。公子一发有了家业，夫妻竟得温饱而终。可见前日心性，只是不曾吃得苦楚过，世间富贵子弟，还是等他晓得些稼穡艰难为妙。至于门下往来的人，尤不可不慎也。

贫富交情只自知，翟公何必署门楣？

今朝败子回头日，便是奸徒退运时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三

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

诗曰：

生死由来一样情，豆萁燃豆并根生。

存亡姊妹能相念，可笑阅墙亲弟兄。

话说唐宪宗元和年间，有个侍御李十一郎，名行修，妻王氏夫人，乃是江西廉使王仲舒女，贞懿贤淑，行修敬之如宾。王夫人有个幼妹，端妍聪慧，夫人极爱他，常领他在身边鞠养，连行修也十分爱他，如自家养的一般。

一日，行修在族人处赴婚礼喜筵，就在这家歇宿。晚间忽做一梦，梦见自身再娶夫人，灯下把新人认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王夫人的幼妹。猛然惊觉，心里甚是不快活。巴到天明，连忙归家，进得门来，只见王夫人清早已起身了，闷坐着，将手频频拭泪。行修问着不答，行修便问家人道：“夫人为何如此？”家人辈齐道：“今早当厨老奴在厨下自说，五更头做一梦，梦见相公再娶王家小娘子。夫人知道了，恐怕自身有甚山高水低，所以悲哭了一早起了。”行修听罢，毛骨耸然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想道：“如何与我所梦正合？”他两个是恩爱夫

妻，心下十分不乐，只得勉强劝谕夫人道：“此老奴颠颠倒倒，是个愚懵之人，其梦何足凭准？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心下因是两梦不约而同，终究有些疑惑。

只见隔不多几日，夫人生出病来，累医不效，两月而亡，行修哭得死而复苏。书报岳父王公，王公举家悲恸。因不忍断了行修亲谊，回书还答，便有把幼女续婚之意，行修伤悼正极，不忍说起这事，坚意回绝了岳父。

于时有个卫秘书卫随，最能广识天下奇人。见李行修如此思念夫人，突然对他说道：“侍御怀想亡夫人如此深重，莫不要见他么？”行修道：“一死永别，如何能勾再见？”秘书道：“侍御若要见亡夫人，何不去问稠桑王老？”行修道：“王老是何人？”秘书道：“不必说破，侍御只牢牢记着稠桑王老四字，少不得有相会之外。”行修见说得作怪，切切记之于心。

过了两三年，王公幼女越长成了。王公思念亡女，要与行修续亲，屡次着人来说。行修不忍背了亡夫人，只是不从。

此后，除授东台御史。奉诏出关，行次稠桑驿，驿馆中先有敕使住下了，只得讨个官房歇宿，那店名就叫做稠桑店。行修听得稠桑二字触着，便自上心，想道：“莫不甚么王老正在此处？”正要跟寻间，只听得街上人乱嚷。行修走到店门边一看，只见一伙人，团团围住一个老者，你扯我扯，你问我问，缠得一个头昏眼暗。行修问店主人道：“这些人何故如此？”主人道：“这个老儿姓王，是个希奇的人，善谈禄命，乡里人敬他如神。故此见他走过：就缠住他问祸福。”行修想着卫秘书之言，道：“元来果有此人！”便叫店主人：“快请他到店相见。”

店主人见行修是个出差御史，不敢稽延，拨开人丛，走进去扯住他道：“店中有个李御史李十一郎奉请。”众人见说是官府请，放开围，让他出来，一哄多散了，到店相见。行修见是个老人，不要他行礼。就把想念亡妻，有卫秘书指引来求他的话，说了一遍，便道：“不知老翁果有奇术能使亡魂相见否？”老人道：“十一郎要见亡夫人，就是今夜罢了。”

老人前走，叫行修打发开了左右，引了他，一路走入一个土山中。又升一个数丈的高坡，坡侧隐隐见有个丛林，老人便住在路傍，对行修道：“十一郎可走去林下高声呼‘妙子’，必有人应。应了，便说道：‘传语九娘子，今夜暂借妙子同看亡妻。’”行修依言，走去林间呼着，果有人应，又依着前言说了。

少顷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走出来道：“九娘子差我随十一郎去。”说罢，便折竹二枝，自跨了一枝，一枝与行修跨。跨上，便同马一般快，行勾三四十里，忽到一处，城阙壮丽。前经一大宫，宫前有门。女子道：“但循西廊直北，从南第二宫，乃是贤夫人所居。”行修依言，趋至其处。果见十数年前一个死过的丫头，出来拜迎，请行修坐下。夫人就走出来，涕泣相见。行修申诉离恨，一把抱住不放。却待要再讲欢会，王夫人不肯道：“今日与君幽显异途，深不愿如此，貽妾之患。若是不忘平日之好，但得纳小妹为婚，续此姻亲，妾心愿毕矣。所要相见，只此奉托。”言罢，女子已在门外厉声催叫道：“李十一郎速出。”行修不敢停留，含泪而出，女子依前与他跨了竹枝局行。

到了旧处，只见老人头枕一块石头，眠着正睡。听得脚

步响，晓得是行修到了，走起来问道：“可如意么？”行修道：“幸已相会。”老人道：“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。”行修依言，送妙子到林间，高声称谢。回来问老人道：“此是何等人？”老人道：“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。”

老人复引行修到了店中，只见壁上灯盏荧荧，槽中马啖刍如故，仆夫等个个熟睡。行修疑道做梦，却有老人尚在可证，老人当即辞行修而去。行修叹异了一番，因念妻言谆恳，才把这段事情备细写与岳丈王公，从此遂续王氏之婚，恰应前日之梦。正是：

旧女婿为新女婿，大姨夫做小姨夫。

古来只有娥皇、女英，姊妹两个，一同嫁了舜帝。其他姊妹亡故，不忍断亲，续上小姨，乃是世间常事；从来没有个亡故的姊姊，怀此心愿，在地下撮合完成好事的。今日小子先说此一段异事，见得人生只有这个情字至死不泯的。只为这王夫人身子虽死，心中还念着亲夫恩爱，又且妹子是他心上喜欢的，一点情不能忘，所以阴中如此主张，了其心愿。这个还是做过夫妇多时的，如此有情，未足为怪；小子如今再说一个不曾做亲过的，只为不忘前盟，阴中完了自己姻缘，又替妹子联成婚事，怪怪奇奇，真真假假，说来好听。有诗为证：

还魂从古有，借体亦其常。

谁摄生人魄，先将宿愿偿！

这本话文，乃是元朝大德年间，扬州有个富人，姓吴，曾做防御使之职，人都叫他做吴防御。住居春风楼侧，生有二女，一个叫名兴娘，一个叫名庆娘，庆娘小兴娘两岁，多在

襁褓之中。邻居有个崔使君，与防御往来甚厚。崔家有子，名曰兴哥，与兴娘同年所生。崔公即求聘兴娘为子妇，防御欣然相许，崔公以金凤钗一只为聘礼。定盟之后，崔公合家多到远方为官去了。一去一十五年，竟无消息回来。

此时兴娘已十九岁，母亲见他年纪大了，对防御道：“崔家兴哥一去十五年，不通音耗，今兴娘年已长成，岂可执守前说，错过他青春？”防御道：“一言已定，千金不移，吾已许吾故人了，岂可因他无耗，便欲食言？”那母亲终究是妇人识见，见女儿年长无婚，眼中看不过意，日日与防御絮聒，要另寻人家。

兴娘肚里，一心专盼崔生来到，再没有二三的意思。虽是亏得防御有正经，却看见母亲说起激聒，便暗地恨命自哭。又恐怕父亲被母亲缠不过，一时更变起来，心中长怀着忧虑，只愿崔家郎早来得一日也好。眼睛几望穿了，那里叫得崔家应？看看饭食减少，生出病来，沉眠枕席，半载而亡。父母与妹及合家人等，多哭得发昏章第十一。临入殓时，母亲手持崔家原聘这只金凤钗，抚尸哭道：“此是你夫家之物，今你已死，我留之何益？见了徒增悲伤。与你戴了去罢！”就替他插在髻上，盖了棺。三日之后，抬去殡在郊外了，家里设个灵座，朝夕哭奠。

殡过两个月，崔生忽然来到，防御迎进问道：“郎君一向何处？尊父母平安否？”崔生告诉道：“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，没于任所，家母亦先亡了数年。小婚在彼守丧，今已服除，完了殡葬之事。不远千里，特到府上，来完前约。”防御听罢，不觉吊下泪来道：“小女兴娘薄命，为思念郎君成病，于两月

前饮恨而终，已殁在郊外了。郎君便早到得半年，或者还不到得死的地步，今日来时，却无及了。”说罢又哭。崔生虽是不曾认识兴娘，未免感伤起来，防御道：“小女殁事虽行，灵位还在。郎君可到他席前看一番，也使他阴魂晓得你来了。”噙着泪眼，一手拽了崔生，走进内房来。崔生抬头看时，但见：

纸带飘摇，冥童绰约。飘摇纸带，尽写着梵字金言；
绰约冥童，对捧着银盆绣幌。一缕炉烟常袅，双台灯火微荧。影神图画个绝色的佳人，白木牌写着新亡的长女。

崔生看见了灵座，拜将下去。防御拍着桌子大声道：“兴娘吾儿，你的丈夫来了。你灵魂不远，知道也未？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合家见防御说得伤心，一齐号哭起来，直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连崔生也不知陪下了多少眼泪。哭罢，焚了些楮钱，就引崔生在灵位前拜见了妈妈。妈妈兀自哽哽咽咽的，还了个半礼。防御同崔生出到堂前来，对他道：“郎君父母既没，道途又远，今既来此，可便在吾家住宿。不要论到亲情，只是故人之子，即同吾子，勿以兴娘没故，自同外人。”即令人替崔生搬将行李来，收拾门侧一个小书房，与他住下了，朝夕看待，十分亲热。

将及半月，正值清明节届，防御念兴娘新亡，合家到他冢上，挂钱祭扫。此时兴娘之妹庆娘，已是十七岁，一同妈妈抬了轿，到姊姊坟上去了，只留崔生一个在家中看守。大凡好人家女眷，出外稀少，到得时节头边，看见春光明媚，巴不得寻个事由，来外边散心耍子。今日虽是到兴娘新坟上，心中怀着凄惨的；却是荒郊野外，桃红柳绿，正是女眷们游耍

去处。盘桓了一日，直到天色昏黑，方才到家。

崔生步出门外等候，望见女轿二乘来了，走在门左迎接，前轿先进。后轿至前，到生身边经过，只听得地下砖上铿的一声，却是轿中掉一件物事出来。崔生待轿过了，急去拾起来看，乃是金凤钗一只。崔生知是闺中之物，急欲进去纳还，只见中门已闭。元来防御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，又各带了些酒意，进得门，便把来关了，收拾睡觉。崔生也晓得这个意思，不好去叫得门，且待明日未迟。

回到书房，把钗子放好在书箱中了。明烛独坐，思念婚事不成，只身孤苦，寄迹人门，虽然相待如子婿一般，终非久计，不知如何是个结果！闷上心来，叹了几声。

上了床，正要就枕，忽听得有人扣门响。崔生问道：“是那个？”不见回言，崔生道是错听了，方要睡下去，又听得敲的毕毕剥剥。崔生高声又问，又不见声响了。崔生心疑，坐在床沿，正要穿鞋到门边静听，只听得又敲响了，却只不见则声。崔生忍耐不住，立起身来，幸得残灯未熄，重搦亮了，拿在手里，开出门来一看。灯却明亮，见得明白，乃是十七八岁一个美貌女子，立在门外，看见门开，即便褰起布帘走将进来。

崔生大惊，吓得倒退了两步，那女子笑容可掬，低声对生道：“郎君不认得妾耶？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。适才进门时，坠钗轿下，故此乘夜来寻，郎君曾拾得否？”崔生见说是小姨，恭恭敬敬答应道：“适才娘子乘轿在后，果然落钗在地，小生当时拾得，即欲奉还，见中门已闭，不敢惊动，留待明日。今娘子亲寻至此，即当持献。”就在书箱取出，放在桌上道：

“娘子请拿了去。”

女子出纤手来取钗，插在头上了。笑嘻嘻的，对崔生道：“早知是郎君拾得，妾亦不必乘夜来寻了。如今已是更阑时候，妾身出来了，不可复进，今夜当借郎君枕席，侍寝一宵。”崔生大惊道：“娘子说那里话？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，小生怎敢胡行，有污娘子清德？娘子请回步，誓不敢从命的。”女子道：“如今合家睡熟，并无一个人知道的，何不趁此良宵，完成好事？你我悄悄往来，亲上加亲，有何不可？”崔生道：“欲人不知，莫若勿为。虽承娘子美情，万一后边有些风吹草动，被人发觉，不要说道无颜面见令尊，传将出去，小生如何做得人成？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坏了！”女子道：“如此良宵，又兼夜深，我既寂寥，你亦冷落，难得这个机会，同在一个房中，也是一生缘分。且顾眼前好事，管甚么发觉不发觉？况妾自能为郎君遮掩，不至败露，郎君休得疑虑，挫过了佳期。”

崔生见他言词娇媚，美艳非常，心里也禁不住动火。只是想着防御相待之厚，不敢造次。好像个小儿放纸炮，真个又爱又怕。却待依从，转了一念，又摇头道：“做不得，做不得。”只得向女子哀求道：“娘子，看令姊兴娘之面，保全小生行止罢！”女子见他再三不肯，自觉羞惭，忽然变了颜色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吾父以子侄之礼待你，留置书房，你乃敢于深夜诱我至此，将欲何为？我声张起来，去告诉了父亲，当官告你，看你如何折辨？不到得轻易饶你！”声色俱厉。崔生见他反跌一着，放刁起来，心里好生惧怕，想道：“果是老大的利害！如今既见在我房中了，清浊难分，万一声张，被他一口咬定，从何分割？不若且依从了他，倒还未见得即时败露。

慢慢图个自全之策罢了。”正是：

羝羊触藩，进退两难。

只得陪着笑对女子道：“娘子休要声高。既承娘子美意，小生但凭娘子做主便了。”

女子见他依从，回嗔作喜道：“元来郎君恁地胆小的。”崔生闭上了门，两个解衣就寝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旅馆羁身孤客，深闺皓齿韶容。合欢裁就两情浓，好
对娇鸾雏凤！认道良缘辐辏，谁知哑谜包笼！新
人魂梦雨云中，还是故人情重。

两人云雨已毕，真是千恩万爱，欢乐不可名状。将至天明，就起身来辞了崔生，闪将进去。

崔生虽然得了些甜头，心中只是怀着个鬼胎，战兢兢的，只怕有人晓得。幸得女子来踪去迹，甚是秘密，又且身子轻捷，朝隐而入，暮隐而出，只在门侧书房，私自往来快乐，并无一个人知觉。

将及一月有余，忽然一晚对崔生道：“妾处深闺，郎处外馆。今日之事，幸而无人知觉；诚恐好事多磨，佳期易阻，一旦声迹彰露，亲庭罪责，将妾拘系于内，郎赶逐于外。在妾便自甘心，却累了郎之清德，妾罪大矣。须与郎从长商议一个计策便好。”崔生道：“前日所以不敢轻从娘子，专为此也。不然，人非草木，小生岂是无情之物？而今事已到此，还是怎的好？”女子道：“依妾愚见，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觉，先自双双逃去，在他乡外县居住了，深自敛藏，方可优游偕老，不致分离，你心下如何？”崔生道：“此言固然有理，但我目下零丁孤苦，素少亲知，虽要逃亡，还是向那边去好？”想了又

想，猛然省起来道：“曾记得父亲在日，常说有个旧仆金荣，乃是信义的人，见居镇江吕城，以耕种为业，家道从容，今我与你两个前去投他，他有旧主情分，必不拒我。况且一条水路，直到他家，极是容易。”女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今夜就走罢。”

商量已定，起个五更，收拾停当了。那个书房即在门侧，开了甚便，出了门，就是水口。崔生走到船帮里，叫了一只小划子船，到门首下了女子，随即开船，径到瓜洲。打发了船，又在瓜洲另讨了一个长路船，渡了江，进了润州，奔丹阳，又四十里，到了吕城。

泊住了船，上岸访问一个村人道：“此间有个金荣否？”村人道：“金荣是此间保正，家道殷富，且是做人忠厚，谁不认得？你问他则甚？”崔生道：“他与我有些亲，特来相访，有烦指引则个。”村人把手一指道：“你看那边有个大酒坊，间壁大门，就是他家。”

崔生问着了，心下喜欢。到船中安慰了女子，先自走到这家门首，一直走进去。金保正听得人声，在里面踱将出来道：“是何人下顾？”崔生上前施礼，保正问道：“秀才官人何来？”崔生道：“小生是扬州府崔公之子。”保正见说了“扬州崔”三字，便吃一惊道：“是何官位？”崔生道：“是宣德府理官，今已亡故了。”保正道：“是官人的何人？”崔生道：“正是我父亲。”保正道：“这等，是衙内了，请问当时乳名可记得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乳名叫做兴哥。”保正道：“说起来，是我家小主人也。”推崔生坐了，纳头便拜。问道：“老主人几时归天的？”崔生道：“今已三年了。”保正就走去掇张椅桌，做

个虚位，写一神主牌，放在桌上，磕头而哭。

哭罢，问道：“小主人今日何故至此？”崔生道：“我父亲在日，曾聘定吴防御家小娘子兴娘，……”保正不等说完，就接口道：“正是，这事老仆晓得的，而今想已完亲事了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不想吴家兴娘，为盼望吾家音信不至，得了病症，我到得吴家，死已两月。吴防御不忘前盟，款留在家，喜得他家小姨庆娘，为亲情顾盼，私下成了夫妇。恐怕发觉，要个安身之所。我没处投奔，想着父亲在时，曾说你是忠义之人，住在吕城，故此带了庆娘一同来此。你既不忘旧主，一力周全则个。”金保正听说罢，道：“这个何难？老仆自当与小主人分忧。”便进去唤嬷嬷出来，拜见小主人。又叫他带了丫头，到船边接了小主人娘子起来。老夫妻两个亲自洒扫正堂，铺叠床帐，一如待主翁之礼。衣食之类，供给周备。两个安心住下。

将及一年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我和你住在此处，虽然安稳，却是父母生身之恩，竟与他永绝了，毕竟不是个收场，心里也觉过不去。”崔生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说不得了，难道还好去相见得？”女子道：“起初一时间做的事，万一败露，父母必然见责，你我离合，尚未可知。思量永久完聚，除了一逃，再无别着。今光阴似箭，已及一年。我想爱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父母那时不见了我，必然舍不得的。今日若同你回去，父母重得相见，自觉喜欢，前事必不记恨，这也是料得出的。何不拚个老脸，双双去见他一面，有何妨碍？”崔生道：“丈夫以四方为事，只是这样潜藏在此，原非长算，今娘子主见如此，小生拚得受岳丈些罪责，为了娘子，也是甘心的。既然

做了一年夫妻，你家素有门望，料没有把你我重拆散了，再嫁别人之理。况有令姊旧盟未完，重续前好，正是应得，只须陪些小心往见，元自不妨。”

两人计议已定，就央金荣讨了一只船，作别了金荣，一路行去。渡了江，进瓜洲，前到扬州地方。看看将近防御家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且把船歇在此处，未要竟到门口，我还有话和你计较。”

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，问女子道：“还有甚么说话？”女子道：“你我逃窜一年，今日实然双双往见，幸得容恕，千好万好了，万一怒发，不好收场。不如你先去见见，看着喜怒，说个明白。大约没有变卦了，然后等他来接我上去，岂不婉转些？我也觉得有颜采。我只在此等你消息就是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见得不差，我先去见便了。”跳上了岸，正待举步，女子又把手招他转来道：“还有一说：女子随人私奔，原非美事，万一家中忌讳，故意不认帐起来的事，也是有的，须要防他。”伸手去头上找那只金凤钗下来，与他带去道：“倘若言语支吾，将此钗与他们一看，便推故不得了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恁地精细！”接将钗来，袋在袖里了，望着防御家里来。

到得堂中，传进去。防御听知崔生来了，大喜出见。不等崔生开口，一路说出来道：“向日看待不周，致郎君住不安稳，老夫有罪。幸看先君之面，勿责老夫。”崔生拜伏在地，不敢仰视，又不好直说，口里只称：“小婿罪该万死。”叩头不止。防御倒惊骇起来道：“郎君有何罪过？口出此言！快快说个明白，免老夫心里疑惑。”崔生道：“是必岳父高抬贵手，恕着小婿，小婿才敢出口。”防御说道：“有话但说，通家子

侄，有何嫌疑？”

崔生见他光景是喜欢的，方才说道：“小婿蒙令爱庆娘不弃，一时间结了私盟，房帷事密，儿女情多，负不义之名，犯私通之律。诚恐得罪非小，不得已夤夜奔逃，潜匿村墟，经今一载，音容久阻，书信难传。虽然夫妇情深，敢忘父母恩重？今日谨同令爱到此拜访，伏望察其深情，饶恕罪责，恩赐偕老之欢，永遂于飞之愿，岳父不失为溺爱，小婿得完美室家，实出万幸。只求岳父怜悯则个。”

防御听罢大惊道：“郎君说的是甚么话？小女庆娘卧病在床，经今一载，茶饭不进，转动要人扶靠，从不下床一步。方才的话在那里说起的？莫不见鬼了！”崔生见他说话，心里暗道：“庆娘真是有见识！果然怕玷辱门户，只推说病在床上，遮掩着外人了。”便对防御道：“小婿岂敢说谎？目今庆娘见在船中，岳父叫个人去，接了起来，便见明白。”防御只是冷笑不信，却对一个家僮说：“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，与同来的是什么人？却认做我家庆娘子，岂有此理！”

家僮走到船边，向船内一望，舱中悄然，不见一人，问着船家，船家正低着头艄上吃饭。家僮道：“你舱里的人那里去了？”船家道：“有个秀才官人，上岸去了。留个小娘子在舱中，适才看见也上去了。”家僮走来，回覆家主道：“船中不见有甚么人，问船家说，有个小娘子上岸了，却是不见。”

防御见无影响，不觉怒形于色道：“郎君少年，当诚实些，何乃造此妖妄，诬玷人家闺女，是何道理！”崔生见他发出话来，也着了急，急忙袖中摸出这只金凤钗来，进上防御道：“此即令爱庆娘之物，可以表信，岂是脱空说的？”防御接来

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此乃吾亡女兴娘殡殓时戴在头上的钗，已殉葬多时了，如何得在你手里？奇怪！奇怪！”崔生却把去年坟上女轿归来，轿下拾得此钗，后来庆娘因寻钗夜出，遂得成其夫妇，恐怕事败，同逃至旧仆金荣处住了一年，方才又同来的说话，备细述了一遍。防御惊得呆了道：“庆娘见在房中床上卧病，郎君不信，可以去看得的，如何说得如此有枝有叶？又且这钗如何得出世？真是蹊跷的事！”执了崔生的手，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，证辨真假。

却说庆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，下地不得。那日外厢正在疑惑之际，庆娘托地在床上走将起来，竟望堂前奔出。家人看见奇怪，同防御的嬷嬷一哄的都随了出来，嚷道：“一向动不得的，如今忽地走将起来！”只见庆娘到得堂前，看见防御便拜。防御见是庆娘，一发吃惊道：“你几时走起来的？”崔生心里还暗道是船里走进去的，且听他说甚么。只见庆娘道：“儿乃兴娘也。早离父母，远殡荒郊。然与崔郎缘分未断，今日来此，别无他意，特为崔郎方便，要把爱妹庆娘续其婚姻。如肯从儿之言，妹子病体，当即痊愈；若有不肯、儿去妹也死了。”

合家听说，个个惊骇。看他身体面庞，是庆娘的；声音举止，却是兴娘，都晓得是亡魂归来，附体说话了。防御正色责他道：“你既已死了，如何又在人世，妄作胡为，乱惑生人？”庆娘又说着兴娘的话道：“儿死去见了冥司，冥司道儿无罪，不行拘禁，得属后土夫人帐下，掌传笺奏。儿以世缘未尽，特向夫人给假一年，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姻缘。妹子向来的病，也是儿假借他精魄与崔郎相处来。今限满当去，岂

可使崔郎自此孤单，与我家遂同路人？所以特来拜求父母，是必把妹子许了他，续上前姻，儿在九泉之下，也放得心下了。”防御夫妻见他言词哀切，便许他道：“吾儿放心。只依着你主张，把庆娘嫁他便了。”兴娘见父母许出，便喜动颜色，拜谢防御道：“多感父母肯听儿言，儿安心去了。”

走到崔生面前，执了崔生的手，哽哽咽咽哭起来道：“我与你恩爱一年，自此别了。庆娘亲事，父母已许我了，你好作娇客，与新人欢好时节，不要竟忘了我旧人。”言毕大哭。崔生见说了来踪去迹，方知一向与他同住的，乃是兴娘之魂。今日听罢叮咛之语，虽然悲切，明知是小姨身体，又在众人面前，不好十分亲近得。

只见兴娘之魂语分付已罢，大哭数声，庆娘身体蓦然倒地。众人惊惶，前来看时，口中已无气了。摸他心头，却温温的。急把生姜汤灌下，将有一个时辰，方醒转来，病体已好，行动如常。问他前事，一毫也不晓得。人丛之中，举眼一看，看见崔生站在里头，忽急遮了脸，望中门奔了进去。崔生如梦初觉，惊疑了半日始定。

防御就拣个黄道吉日，将庆娘与崔生合了婚，花烛之夜，崔生见过庆娘惯的，且是熟分，庆娘却不十分认得崔生的，老大羞惭。真个是：

一个闺中弱质，与新郎未经半晌交谈；一个旅邸故人，共娇面曾做一年相识。一个只觉耳畔声音稍异，面目无差；一个但见眼前光景皆新，心胆尚怯。一个还认蝴蝶梦中寻故友，一个正在海棠枝上试新红。

却说崔生与庆娘定情之夕，只见庆娘含苞未破，元红尚

在，仍是处子之身。崔生悄地问他道：“你令姊借你的身体，陪伴了我一年，如何你身子还是好好的？”庆娘怫然不悦道：“你自撞见了姊姊鬼魂，做作出来的，干我甚事？说到我身上来！”崔生道：“若非令姊多情，今日如何能勾与你成亲？此恩不可忘了。”庆娘道：“这个也说得是，万一他不明不白，不来周全此事，借我的名头，出了我偌多时丑，我如何做得人成？只你心里到底认是我随你逃走了的，岂不羞死人！今幸得他有灵，完成你我的事，也是他十分情分了。”

次日，崔生感兴娘之情不已，思量荐度他，却是身边无物，只得就将金凤钗到市上货卖。卖得钞二十锭，尽买香烛楮锭，赍到琼花观中，命道士建醮三昼夜，以报恩德。

醮事已毕，崔生梦中见一个女子来到，崔生却不认得。女子道：“妾乃兴娘也，前日是假妹子之形，故郎君不曾相识，却是妾一点灵性，与郎君相处一年了。今日郎君与妹子成亲过了，妾所以才把真面目与郎相见。”遂拜谢道：“蒙郎荐拔，尚有余情，虽隔幽明，实深感佩。小妹庆娘，禀性柔和，郎好看觑他。妾从此别矣！”崔生不觉惊哭而醒。

庆娘枕边见崔生哭醒来，问其缘故，崔生把兴娘梦中说话，一一对庆娘说。庆娘问道：“你见他如何模样？”崔生把梦中所见容貌，备细说来。庆娘道：“真是我姊也。”不觉也哭将起来。庆娘再把一年中相处事情，细细问崔生，崔生逐件和庆娘备说始末根由，果然与兴娘生前情性，光景无二，两个感叹奇异。亲上加亲，越然过得和睦了，自此兴娘别无影响。要知只是一个情字为重，不忘崔生，做出许多事体来。心愿既完，便自罢了。

此后，崔生与庆娘年年到他坟上拜扫。后来崔生出仕，讨了前妻封诰，遗命三人合葬。曾有四句口号，道着这本话文：
大姊精灵，小姨身体。到得圆成，无此无彼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四

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

经云：

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要知来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

话说南京新桥有一人，姓丘，字伯皋，平生忠厚志诚，奉佛甚谨，性喜施舍，不肯妄取人一毫一厘，最是个公直有名的人。

一日，独坐在家内屋檐之下，朗声诵经，忽然一个人背了包裹，走到面前来。放下包裹在地，向伯皋作一个揖道：“借问老丈一声。”伯皋慌忙还礼道：“有甚话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子是个浙江人，在湖广做买卖，来到此地，要寻这里一个丘伯皋，不知住在何处？”伯皋道：“足下问彼住处，敢是与他旧相识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一向不曾相识，只是江湖上闻得这人是个长者，忠信可托。今小子在途路间，有些事休要干累他，故此动问。”伯皋道：“在下便是丘伯皋，足下既是远来相寻，请到里面来细讲。”

立起身来，拱进堂内坐定。问道：“足下高姓？”那人道：

“小子姓南，贱号少营。”伯皋道：“有何见托？”少营道：“小子有些事体，要到北京会一个人，两月后可回了。”手指着包裹道：“这里头颇有些东西。今单身远走，路上干系，欲要寄顿停当，方可起程。世上的人，便是亲眷朋友最相好的，撞着财物交关，就未必保得心肠不变。一路闻得吾丈大名，是分毫不苟的人，所以要将来寄放在此，安心北去，回来叩领。即此便是干累老丈之处，别无他事。”伯皋道：“这个当得，但请足下封记停当，安放舍下，只管放心自去，万无一失。”少营道：“如此多谢。”当下依言，把包裹封记好了，交与伯皋拿了进去。

伯皋见他是远来的人，整治酒饭待他。他又要置办上京去的几件物事，未得动身，伯皋就留他家里住宿两晚，方才别去。

过了两个多月，不见他来。看看等至一年有余，杳无音耗。伯皋问着北来的浙江人，没有一个晓得他的。要差人到浙江问他家里，又不晓得他地头住处。相遇着浙人，便问南少营，全然无人认得。伯皋道：“这桩未完事，如何是了？”设计奈何，巷口有一卜肆甚灵，特去问卜一卦，那占卦的道：“卦上已绝生气，行人必应沉没在外，不得回来。”

伯皋心下委决不开，归来与妻子商量道：“前日这人，与我素不相识，忽然来寄此包裹。今一去不来，不知包内是甚么东西。意欲开来看一看，这人道我忠厚可托，故一面不相识，肯寄我处，如何等不得他来？欲待不看，心下疑惑不过。我想只不要动他原物，便看一看想也无害。”妻子道：“自家没有欺心便是，看看何妨？”取将出来，觉得沉重。打开看时，

多是黄金白银，约有千两之数。伯皋道：“原来有这些东西在这里，为何却不来了？启卦的说卦上已绝生气，莫不这人死了，所以不来？我而今有个主意：在他包里取出五十金来，替他广请高僧，做一坛佛事。祈求佛力，保佑他早早回来；倘若真个死了，求他得免罪苦，早早受生。也是我和他相与一番，受寄多时，尽了一片心。不便是这样埋没了他的。”妻子道：“若这人不死，来时节动了五十两，怎么回他？”伯皋道：“我只把这实话对他讲，说是保佑他回来的，难道怪我不成？十分不认帐，我填还他也罢了。佛天面上，那里是使了屈钱处？”

算计已定，果然请了几众僧人，做了七昼夜功果。伯皋是致诚人，佛前至心祈祷，愿他生得早归，死得早脱。功果已罢，又是几时，不见音信，眼见得南少营不来了。伯皋虽无贪他东西念头，却没个还处。自佛事五十两之外，已此是入己的财物，伯皋心里常怀着不安，日远一日，也不以为意了。

伯皋一向无子，这番佛事之后，其妾即有妊孕。明年生下一男，眉目疏秀，甚觉可喜，伯皋夫妻十分爱惜。养到五六岁，送他上学，取名丘俊。岂知小聪明甚有，见了书就不肯读，只是赖学。到得长大来，一发不肯学好，专一结识了一班无赖子弟，鬬赌行中一溜，撒漫使钱，戒训不下。乡里人见他如此作为，尽皆叹息道：“丘伯皋做了一世好人，生下后代乃是败子！天没眼睛，好善无报如此。”

过了几时，伯皋与他娶了妻，生有一子。指望他渐渐老成，自然收心。不匡丘俊有了妻儿，越加狂肆。连妻儿不放

在心上，弃着不管。终日只是三街两市，和着酒肉朋友串哄，非赌即鬪，整个月不回家来。便是到家，无非是取钱钞，要当头。伯皋气忿不过。

一日，伯皋出外去。思量他在家非为，哄他回来，锁在一间空室里头。团团多是墙壁，只留着一个圆洞，放进饮食，就是生了双翅，也没处飞将出来。

伯皋去了多时，丘俊坐在房里，真如囹圄一般。其大娘甚是怜他，恐怕他愁苦坏了。一日早起，走到房前，在壁缝中张他一张，看他在里面怎生光景。不看万事全休，只这一看，那一惊非小可。正是：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一桶雪水来。

丘俊的大娘，看见房里坐的不是丘俊的模样，吃了一惊，仔细看时，俨然是向年寄包裹的客人南少营。大娘认得明白，不敢则声，嘿嘿归房。恰好丘伯皋也回来，妻子说着怪异的事，伯皋猛然大悟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不必说了。原是他的东西，我怎管得他浪费？枉做冤家。”登时开了门，放了丘俊出来，听他仍旧外边浮浪。快活不多几时，酒色淘空的身子，一口气不接，无病而死。伯皋算算所费，恰正是千金的光景。明晓得是因果，不十分在心上，只收拾孙子过日，望他长成罢了。

后边人议论：丘俊是南少营的后身，来取这些寄下东西的，不必说了；只因丘伯皋是个善人，故来与他家生下一孙，衍着后代，天道也不为差。但只是如此忠厚长者，明受人寄顿，又不曾贪谋了他的，还要填还本人，还得尽了方休。何况实负欠了人，强要人的，打点受用，天岂容得你过？所以

冤债相偿，因果的事，说他一年也说不了。小子而今说一个没天理的与看官们听一听。

钱财本有定数，莫要欺心胡做。试看古往今来，只是一本帐簿。

却说元朝至正年间，山东有一人姓元，名自实，田庄为生，家道丰厚，性质愚钝，不通文墨，却也忠厚认真，一句说话两个半句的人。同里有个姓繆的千户，与他从幼往来相好。

一日，繆千户选授得福建地方官职，收拾赴任，缺少路费，要在自实处借银三百两，自实慨然应允。繆千户写了文券送过去，自实道：“通家至爱，要文券做甚么？他日还不还在你心里。你去做官的人，料不赖了我的。”此时自实恃家私有余，把这几两银子也不放在心上，竟自不收文券，如数交与他去，繆千户自去上任了。

真是事有不测，至正末年间，山东大乱，盗贼四起，自实之家，被群盗劫掠一空。所剩者田地屋宇，兵戈扰攘中，又变不出银子来。恋着住下，又恐性命难保，要寻个好去处避兵。其时福建被陈友定所据，七郡地方，独安然无事。自实与妻子商量道：“目今满眼兵戈，只有福建平静，况繆君在彼为官，可以投托。但道途阻塞，人口牵连，行动不得。莫若寻个海船，搭了他由天津出海，直趋福州，一路海洋，可以径达，便可挈家而去了。”商量已定，收拾了些零剩东西，载了一家，上了海船，看了风讯开去。

不则几时，到了福州地面，自实上岸，先打听繆千户消息。见说繆千户正在陈友定幕下，当道用事，威权隆重，门

庭赫奕。自实喜之不胜，道是来得着了。匆忙之中，未敢就去见他。且回到船里，对妻子说道：“问着了缪家，他正在这里兴头，便是我们的造化了。”大家欢喜。

自实在福州城中，赁下了一个住居，接妻子上来，安顿行李停当。思量要见缪千户，转一个念头道：“一路受了风波，颜色憔悴，衣裳蓝缕。他是兴头的时节，不要讨他鄙贱，还宜从容为是。”住了多日，把冠服多整饰齐楚，面庞也养得黑色退了，然后到门求见。门上人见是外乡人，不肯接帖。问其来由，说是山东。门上人道：“我们本官，最怕乡里来缠，门上不敢禀得，怕惹他恼燥。等他出来，你自走过来觑面见他，须与吾们无干。他只这个时节出来快了。”自实依言，站着等候。

果然不多一会，缪千户骑着马出来拜客，自实走到马前，躬身打拱。缪千户把眼看别处，毫厘不像认得的。自实急了，走上前去，说了山东土音，把自己姓名大声叫喊。缪千户听得，只得叫拢住了马，认一认，假作吃惊道：“元来是我乡亲！失瞻，失瞻。”下马来作了揖，拉了他，转到家里来，叙了宾主坐定。一杯茶罢，千户自立起身来道：“适间正有小事要出去，不得奉陪。且请仁兄回寓，来日薄具小酌，奉请过来一叙。”自实不曾说得甚么，没奈何且自别过。

等到明日，千户着个人拿了一个单帖，来请自实。自实对妻子道：“今日请我，必有好意。”欢天喜地，不等再邀，跟着就走。到了衙内，千户接着。自实只说道长久不见，又远来相投，怎生齐整待他，谁知千户意思甚淡，草草酒果三杯。说些地方上大概的话，略略问问家中兵戈光景，亲眷存亡之

类，毫厘不问着自实为何远来，家业兴废若何。比及自实说着遭劫逃难，苦楚不堪，千户听了，也只如常，并无惊骇怜恤之意。至于借银之事，头也不提起，谢也不谢一声。自实几番要开口，又想道：“刚到此地，初次相招，怎生就说讨债之事？万一冲撞了他，不好意思。”只得忍了出门。

到了下处，旅寓荒凉，柴米窘急。妻子问说：“何不与缪家说说前银，也好讨些来救急？”自实说初到不好启齿，未曾说得的缘故，妻子怨怅道：“我们万里远来，所干何事？专为要投托缪家。今特特请去一番，却只贪着他些微酒食，碍口识羞，不把正经话提起。我们有甚么别望头在那里？”自实被埋怨得不耐烦。踌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就到缪千户家去求见。

千户见说自实到来，心里已有几分不象意了，免不得出来见他，意思甚倦。叙得三言两语，做出许多勉强支吾的光景出来。自实只得自家开口道：“在下家乡遭变，拚了性命，挈家海上远来，所仗惟有兄长。今日有句话，不揣来告。”千户不等他说完，便接口道：“不必兄说，小弟已知。向者承借路费，于心不忘。虽是一宦萧条，俸入微薄，恰是故人远至，岂敢辜恩？兄长一面将文券简出来，小弟好照依数目，打点陆续奉还。”看官，你道此时缪千户肚里，岂是忘记了当初借银之时并不曾有文券的？只是不好当面赖得，且把这话做出推头，等他拿不出文券来，便不好认真催逼，此乃负心人起赖端的圈套处。

自实是个老实人，见他说得蹊跷了，吃惊道：“君言差矣！当初乡里契厚，开口就相借，从不曾有甚么文契，今日怎么

说出此话来？”千户故意装出正经面孔来道：“岂有是理？债负往来，全凭文券，怎么说个没有？或者兵火之后，君家自失去了，容或有之。然既与兄旧交，而今文券有无也不必论，自然处来还兄。只是小弟也在不足之乡，一时性急不得。从容些个，勉强措办才妙。”自实听得如此说了，一时也难相逼，只得唯唯而出。一路想：“他说话古怪，明是欺心光景。却是既到此地，不得不把他来作傍。他适才也还有从容处还的话，不是绝无生意的，还须忍耐几日，再去求他。只是我当初要好的不是，而今权在他人之手，就这般烦难了。”

归来与妻子说知，大家叹息了一回，商量还只是求他作为是，只得挨着面皮，走了几次。常只是这些说话，推三阻四，一千年也不赖，一万年也不还。耳朵里时时好听，并不见一分递过手里来。欲待不走时，又别无生路。自实走得一个不耐烦，正所谓：

羝羊触藩，进退两难。

自实枉自奔波多次，竟无所得。日挨一日，倏忽半年，看看已近新正。

自实客居萧索，合家嗷嗷，过岁之计分毫无处，自实没奈何了，只得到缪家去。见了千户，一头哭，一头拜将下去道：“望兄长救吾性命则个。”千户用手扶起道：“何至于此？”自实道：“新正在迩，妻子饥寒，囊乏一钱，瓶无一粒粟，如何过得日子？向者所借银两，今不敢求还。任凭尊意，应济多少，一丝一毫，尽算是尊赐罢了。就是当时无此借贷一项，今日故人之谊，也求怜悯一些。”说罢大哭，千户见哭得慌了，也有些不安。把手指数一数道：“还有十日，方是除夜，兄长

可在家专待。小弟分些禄米，备些柴薪之费，送到贵寓，以为兄长过岁之资。但勿以轻微为怪，便见相知。”自实穷极之际，见说肯送些东西了，心下放掉了好些，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且延残喘到新年，便是盛德无尽。”欢喜作别。临别之时，千户再三叮嘱道：“除夕切勿他往，只在贵寓等着便是。”自实领诺。归到寓中，把千户之言对妻子说了，一家安心。

到了除日，清早就起来坐在家里等候。欲要出去寻些过年物事，又恐怕一时错过。心里还想等有些钱钞到手了，好去运动。呆呆等着，心肠扒将出来，叫一个小厮站在巷口，看有甚么动静，先来报知。

去了一会，小厮奔来道：“有人挑着米来了。”自实急出门一看，果然一个担夫挑着一担米，一个青衣人前头拿了帖儿走来。自实认道是了。只见走近门边，担夫并无歇肩之意，那个青衣人也径自走过了。自实疑心道：“必是不认得吾家，错走过了。”连忙叫道：“在这里，可转来。”那两个并不回头。自实只得赶上前去，问青衣人道：“老哥送礼到那里去的？”青衣人把手中帖与自实看道：“吾家主张员外送来与馆宾的。你问他则甚？”自实情知不是，佯佯走了转来，又坐在家里。

一会小厮又走进来道：“有一个公差打扮的，肩上驮了一肩钱走来了。”自实到门边，探头一望道：“这番是了！”只见那公差打扮的，经过门首，脚步不停，更跑得紧了些。自实越加疑心，跑上前问时，公差答道：“县里知县相公，送这些钱与他乡里过节的。”自实又见不是，心里道：“别人家多纷纷送礼，要见只在今日这一日了。如何我家的偏不见到？”自实心里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；身子好像鳌盘上

蚂蚁，一霎也站脚不住。

看看守到下午，竟不见来。落得探头探脑，心猿意马。这一日，一件过年的东西也不买得。到街前再一看，家家户户多收拾起买卖，开店的多关了门，只打点过新年了。自实反为缪家所误，粒米束薪，家里无备，妻子只是怨怅啼哭。别人家欢呼畅饮，爆竹连天，自实攒眉皱目，凄凉相对。

自实越想越气，双脚乱跳，大骂：“负心的狠贼！害人到这个所在！”一愤之气，箱中翻出一柄解腕刀来，在磨石上磨得雪亮。对妻子道：“我不杀他，不能雪这口气。我拚着这命抵他，好歹三推六问，也还迟死几时。明日绝早清晨，等他一出门来，断然结果他了。”妻子劝他且耐性，自实那里按纳得下？捏刀在手，坐到天明。鸡鸣鼓绝，径望缪家门首而去。

且说这条巷中间，有一个小庵，乃自实家里到缪家必由之路。庵中有一道者，号轩辕翁，年近百岁，是个有道之士。自实平日到缪家时经过此庵，每走到里头歇足，便与庵主轩辕翁叙一会闲话。往来既久，遂成熟识。

此日是正月初一日元旦，东方将动，路上未有行人。轩辕翁起来开了门，将一张桌当门放了，点上两枝蜡烛，朝天拜了四拜。将一卷经，摊在桌上，中间烧起一炉香，对着门坐下，朗声而诵。诵不上一两板，看见街上天光熹微中，一个人当前走过，甚是急遽，认得是元自实。因为怕断了经头，由他自去，不叫住他。这个老人家道眼清明，看元自实在前边一面走，后面却有许多人跟着。仔细一看，那里是人？乃是奇形异状之鬼，不计其数，跳舞而行。但见：

或握刀剑，或执椎凿。披头露体，势甚凶恶。

轩辕翁住了经不念，口里叫声道：“怪哉！”把性定一回，重把经念起。

不多时，见自实复走回来，脚步懒慢。轩辕翁因是起先诧异了，嘿嘿看他自走，不敢叫破。自实走得过，又有百来个人跟着在后。轩辕翁着眼细看，此番的人，多少比前差不远，却是打扮大不相同，尽是金冠玉珮之士。但见：

或挈幢盖，或举旌旛。和容悦色，意甚安闲。

轩辕翁惊道：“这却是甚么缘故？岁朝清早，所见如此，必是元生死了，适间乃其阴魂。故到此不进门来，相从的多是神鬼。然恶往善归，又怎么解说？”心下狐疑未决。一面把经诵完了，急急到自实家中，访问消耗。

进了元家门内，不听得里边动静。咳嗽一声，叫道：“有客相拜。”自实在里头走将出来。见是个老人家，新年初一相拜，忙请坐下。轩辕翁说了一套随俗的吉利话，便问自实道：“今日绝清早，足下往何处去？去的时节甚是匆匆，回来的时节甚是缓缓，其故何也？愿得一闻。”自实道：“在下有一件不平的事，不好告诉得老丈。”轩辕翁道：“但说何妨？”

自实把缪千户当初到任，借他银两，而今来取，只是推托，希图混赖，及年晚哄送钱米，竟不见送，以致狼狈过年的事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轩辕翁也顿足道：“这等恩将仇报，其实可恨！这样人必有天报。足下今日出门，打点与他寻闹么？”自实道：“不敢欺老丈，昨晚委实气了一晚。吃亏不过，把刀磨快了，巴到天明，意要往彼门首，等他清早出来，一刀刺杀了，以雪此恨。及至到了门首，再想一想，他固然得罪于我，他尚有老母妻子，平日与他通家往来的，他

们须无罪。不争杀了千户一人，他家老母妻子就要流落他乡了。思量自家一门流落之苦，如此难堪，怎忍叫他家也到这地位？宁可他负了我，我不可做那害人的事。所以忍住了这口气，慢慢走了来。心想未定，不曾到老丈处奉拜得，却教老丈先降。得罪，得罪。”

轩辕翁道：“老汉不是来拜年，其实有桩奇异，要到宅上奉访。今见足下诉说这个缘故，当与足下称贺了。”自实道：“有何可贺？”轩辕翁道：“足下当有后禄。适间之事，神明已知道了。”自实道：“怎见得？”轩辕翁道：“方才清早足下去时节，老汉看见许多凶鬼相随；回来时节，多换了福神。老汉因此心下奇异。今见足下所言如此，乃知一念之恶，凶鬼便至；一念之善，福神便临。如影随形，一毫不爽。暗室之内，造次之间，万不可萌一毫恶念，造罪损德的。足下善念既发，鬼神必当嘿佑，不必愁恨了。”自实道：“虽承老丈劝慰，只是受了负心之骗，一个新岁，钱米俱无，光景难堪。既不杀得他，自家寻个死路罢，也羞对妻子了。”轩辕翁道：“休说如此短见的话，老汉庵中尚有余粮，停会当送些过来，权时应用，切勿更起他念。”自实道：“多感，多感。”轩辕翁作别而去。

去不多时，果然一个道者领了轩辕翁之命，送一挑米、一贯钱到自实家来，自实枯渴之际，只得受了。转托道者，致谢庵主。

道者去后，自实展转思量：“此翁与我向非相识，尚承其好意如此。叵耐缪千户，负欠了我的，反一毛不拔！本为他远来相投，今失了望，后边日子如何过得？我要这性命也没

干。况且此恨难消。据轩辕翁所言，神鬼如此之近。我阳世不忍杀他，何不寻个自尽，到阴间告理他去？必有伸诉之处。”遂不与妻子说破，竟到三神出下，一个八角井边，叹了一口气，仰天喊道：“皇天有眼！我元自实被人赖了本钱，却教我死于非命。可怜！可怜！”说罢，扑通的跳了下去。

自实只道是水淹将来，立刻可死，谁知道井中可煞作怪，自实脚踏实地，点水也无。伸手一摸，两边俱是石壁削成。中间有一条狭路，只好容身。自实将手托着两壁，黑暗中只管向前，依路走去。走够有数百步远，忽见有一线亮光透入。急急望亮处走去，须臾壁尽路穷，乃是一个石洞小口，出得口时，豁然天日明朗，别是一个世界。

又走了几十步，见一所大宫殿。外边门上牌额四个大金字，乃是：“三山福地”。自实瞻仰了一会，方敢举步而入。但见：

古殿烟消，长廊昼静。徘徊四顾，阒无人踪；钟磬一声，恍来云外。自是洞天福地，宜有神仙在此藏；绝非俗境尘居，不带夙缘那得到？

自实立了一晌，不见一个人面。肚里饥又饥，渴又渴，腿脚又酸，走不动了。见面前一个石坛，且是洁净，自实软倒来，只得眠在石坛旁边，歇息一回。

忽然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乃是道士打扮，走到自实跟前，笑问自实道：“翰林已知客边滋味了么？”自实吃一惊道：“客边滋味，受得够苦楚了，如何呼我做翰林？岂不大差！”道士道：“你不记得在兴庆殿草诏书了么？”自实道：“一发好笑。某乃山东鄙人，布衣贱士，生世四十，目不知书，连京里多

不曾认得，晓得甚么兴庆殿？草甚么诏书？”道士道：“可怜，可怜。人生换了皮囊，便为嗜欲所汨，饥寒所困，把前事多忘记了。你来此间，腹中已饿了么？”自实道：“昨晚忿恨不食，直到如今。为寻死地到此，不期误入仙境。却是腹中又饿，口中又渴，腿软筋麻，当不得，暂卧于此。”

道士袖里摸出大梨一颗，大枣数枚，与自实道：“你认得这东西么？此交梨红枣也。你吃了下去，不惟免了饥渴，兼可晓得过去之事。”自实接来手中，正当饥渴之际，一口气吃了下去，不觉精神爽健。瞑目一想：惺然明悟。记得前生身为学士，在大都兴庆殿侧草诏，犹如昨日。一轂辘扒将起来，拜着道士道：“多蒙仙长佳果之味。不但解了饥渴，亦且顿悟前生。但前生既如此清贵，未知作何罪业，以致今生受报，弄得如此没下梢了？”道士道：“你前世也无大罪。但在任之时，自恃文学高强，忽略后进之人，不肯加意汲引，故今世罚你愚懵不通文义。又妄自尊大，拒绝交游，毫无情面，故今世罚你漂泊，投人不着。这也是一还一报，天道再不差的。今因你一念之善，故有分到此福地，与吾相遇，救你一命。”

道士因与自实说世间许多因果之事：某人是善人，该得好报。某人是恶人，该得恶报。某人乃是无厌鬼王出世，地下有十个炉替他铸横财，故在世贪饕不止，贿赂公行，他日福满，当受幽囚之祸。某人乃多杀鬼王出世，有阴兵五百，多是铜头铁额的，跟随左右，助其行虐，故在世杀害良民，不戢军士，他日命衰，当受割截之殃。其余几贪官污吏，富室豪民，及矫情干誉，欺世盗名，种种之人，无不随业得报，一一不爽。

自实见说得这等利害明白，打动了心中事，遂问道：“假似缪千户欺心混赖，负我多金，反致得无聊如此，他日岂无报应？”道士道：“足下不必怪他，他乃是王将军的库子，财物不是他的，他岂得妄动耶？”自实道：“见今他享荣华，我受贫苦，眼前怎么当得？”道士道：“不出三年，世运变革，地方将有兵戈大乱，不是这光景了。你快择善地而居，免受池鱼之祸。”自实道：“在下愚昧，不识何处可以躲避。”道士道：“福宁可居。且那边所在与你略有缘分，可偿得你前日好意贷人之物，不必想缪家还了，此皆子善念所至也。今到此已久，家人悬望，只索回去罢！”自实道：“起初自井中下来，行了许多暗路，今不能重记。就寻着了旧路，也上去不得，如何归去？”道士道：“此间别有一径可以出外，不必从旧路了。”因指点山后一条路径，叫自实从此而行。自实再拜称谢，道士自转身去了。

自实依着所指之径，行不多时，见一个穴口，走将出来，另有天日。急回头认时，穴已不见。自实望去百步之外，远远有人行走，奔将去问路，元来即是福州城外，遂急急跑回家来。

家人见了，又惊又喜道：“那里去了这几日？”自实道：“我今日去，就是今日来，怎么说几日？”家人道：“今日是初十了。自那日初一出门，到晚不见回来，只道在轩辕翁庵里。及至去问时，却又说不曾来。只疑心里有甚么山高水低，轩辕翁说你家主人还有后禄，定无他事，所以多勉强宽解。这几日杳然无信，未免慌张。幸得来家，却好了！”自实把愤恨投井，谁知无水不死，却遇见道士，奇奇怪怪许多说话，说

了一遍，道：“闻得仙家日月长。今吾在井里只得一晌，世上却有十日，这道士多分是仙人。他的说话，必定有准，我们依言搬在福宁去罢。不要恋恋繆家的东西，不得到手，反为所误了。”一面叫家人收拾起来，打点上路。

自实走到轩辕翁庵中，别他一别，说迁去之意。轩辕翁问：“为何发此念头？”自实把井中之事，说了一遍。轩辕翁跌足道：“可惜足下不认得人！这道士乃芙蓉真人也。我修炼了一世，不能相遇。岂知足下当面错过！仙家之言，不可有违。足下迁去为上。老汉也自到山中去了，若住在此地，必为乱兵所杀。”自实别了回来，一径领了妻子，同到福宁。

此时天下扰乱，赋役烦重，地方多有逃亡之屋。自实走去，寻得几间可以收拾得起的房子，并叠瓦砾，将就修葺来住。挥锄之际，铮然有声。掘将下去，却是石板一块，掇将开来，中有藏金数十锭。合家见了，不胜之喜。恐怕有人看见，连忙收拾在箱匣中了。自实道：“井中道士所言，此间与吾有些缘分，可还所贷银两，正谓此也。”将来秤一秤，果是三百金之数，不多不少。自实道：“井中人果是仙人，在此住料然不妨。”从此安顿了老小，衣食也充足了些，不愁冻饿，放心安居。

后来张士诚大军临福州，陈平章遭掳，一应官吏多被诛戮。繆千户一家，被王将军所杀，尽有其家资。自实在福宁，竟得无事。算来恰恰三年。道士之言，无一不验。可见财物有定数，他人东西，强要不得的。为人一念，善恶之报，一些不差的。有诗为证：

一念起时神鬼至，何况前生夙世缘。

方知富室多慳吝，只为他人守业钱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五

徐茶酒乘闹劫新人

郑蕊珠鸣冤完旧案

词云：

瑞气笼清晓。卷珠帘、次第笙歌，一时齐奏。无限神仙离蓬岛，凤驾鸾车初到。见拥个、仙娥窈窕。玉珮玎珰风缥缈，望娇姿、一似垂杨袅。天上有，世间少。刘郎正是当年少。更那堪、天教付与，最多才貌。玉树琼枝相映耀，谁与安排忒好？有多少、风流欢笑。直待来春成名了，马如龙、绿绶欺芳草。同富贵，又偕老。

这首词名《贺新郎》，乃是宋时辛稼轩为人家新婚吉席而作。天下喜事，先说洞房花烛夜，最为热闹，因是这热闹，就有趁哄打劫的了。

吴兴安吉州富家新婚，当夜有一个做贼的，趁着人杂时节溜将进去，伏在新郎的床底下了，打点人静后出来卷取东西。怎当这人家新房里头，一夜停火到天明。床上新郎、新妇，云雨欢浓了一会，枕边切切私语，你问我答，烦琐不休。说得高兴，又弄起那话来，不十分肯睡。那贼躲在床下，只是听得肉麻不过，却是不曾静悄，又且灯火明亮，气也喘不

得一口，何况脱身出来做手脚！只得耐心伏着不动。水火急时，直等日间床上无人时节，就床下暗角中撒放。

如此三日夜，毕竟下不得手，肚中饿得难堪。顾不得死活，听得人声略定，拚着命魑魑走出，要寻路逃去。火影下早被主家守宿人瞧见，叫一声：“有贼！”前后人多爬起来，拿住了。先是一顿拳头脚尖，将绳捆着，准备天明送官。贼人哀告道：“小人其实不曾偷得一毫物事。便做道不该进来，适间这一顿臭打也折算得过了。千万免小人到官，放了出去，小人自有报效之处。”主翁道：“谁要你报效？你每这样歹人，只是送到官打死了才干净”。贼人道：“十分不肯饶我，我到官自有说话，你每不要懊悔。”主翁见他说得倔强，更加可恨，又打了几个巴掌。

捆到次日，申破了地方，一同送到县里去。县官审问时，正是“贼有贼智”，那贼人不慌不忙的道：“老爷详察，小人不是个贼，不要屈了小人。”县官道：“不是贼，是甚么样人，躲在人家床下？”贼人道：“小人是个医人。只为这家新妇，从小有个暗疾，举发之时，疼痛难当，惟有小人医得，必要亲手调治，所以一时也离不得小人。今新婚之夜，只怕旧疾举发，暗约小人随在房中，防备用药，故此躲在床下。这家人不认得，当贼拿了。”县官道：“那有此话？”

贼人道：“新妇乳名瑞姑，他家父亲宠了妾生子女，不十分照管他。母亲与他一路，最是爱惜。所以有了暗疾，时常叫小人私下医治。今若叫他到官，自然认得小人，才晓得不是贼。”知县见他丁一确二说着，有些信将起来。道：“果有这等事，不要冤屈了平人，而今只提这新妇当堂一认就是了。”

元来这贼躲在床下这三夜，备细听见床上的说话。新妇果然有些心腹之疾，家里常医的。因告诉丈夫，被贼人记在肚里，恨这家不饶他，当官如此攀出来。不惟可以遮饰自家的罪，亦且可以弄他新妇到官，出他家的丑，这是那贼人惫赖之处。那晓县官竟自被他哄了，果然提将新妇起来。

富家主翁急了，负极去求免新妇出官。县官那里肯听？富家翁又告：“情愿不究贼人罢了。”县官大怒道：“告别人做贼也是你，及至要个证见，就说情愿不究。可知是诬赖平人为盗。若不放新妇出来质对，必要问你诬告。”富家翁计无所出，方悔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放了这猾贼也罢，而今反受他累了！”衙门中一个老吏，见这富家翁徬徨，问知其故，便道：“要破此猾贼也不难，只要重重谢我。我去禀明了，有方法叫他伏罪。”富家翁许了谢礼十两。

老吏去禀县官道：“这家新妇初过门，若出来与贼盗同辨公庭，耻辱极矣。老爷还该惜其体面。”县官道：“若不出来，怎知贼的真假？”老吏道：“吏典倒有一个愚见，想这贼潜藏内室，必然不曾认得这妇人的；他却混赖其妇有约。而今不必其妇到官，密地另使一个妇人代了，与他相对。他认不出来，其诬立见，既可以辨贼，又可以周全这家了。”县官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就叫吏典悄地去唤一娼妇，打扮了良家，包头素衣，当贼人面前带上堂来。高声禀道：“其家新妇瑞姑拿到。”贼人不知是假，迎忙叫道：“瑞姑，瑞姑，你约我到房中治病的，怎么你公公家里拿住我做贼送官，你就不说一声？”县官道：“你可认得正是瑞姑了么？”贼人道：“怎么不认得？从小认得的。”县官大笑道：“有这样奸诈贼人！险些被你哄

了。元来你不曾认得瑞姑，怎赖道是他约你医病？这是个娼妓，你认得真了么？”贼人对口无言。县官喝叫：“用刑！”贼人方才诉说不曾偷得一件，乞求减罪。县官打了一顿大板，枷号示众，因为无赃，恕其徒罪，富家翁新妇方才得免出官。这也是新婚人家一场大笑话。

先说此一段，做个笑本。小子的正话，也说着一个新婚人家，弄出好些没头的官司。直到后来，方得明白。

本为花烛喜筵，弄作是非苦海。不因天网恢恢，哑谜何时得解？

却说直隶苏州府嘉定县有一人家姓郑，也是经纪行中人，家事不为甚大。生有一女，小名蕊珠，这倒是个绝世佳人，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许下本县一个民家，姓谢，是谢三郎，还未曾过门。这个月里拣定了吉日，谢家要来娶去。三日之前，蕊珠要整容开面。郑家老儿去唤整容匠，元来嘉定风俗，小户人家女人篦头剃脸，多用着男人。

其时有一个后生，姓徐名达，平时最是不守本分，心性奸巧好淫，专一打听人家女子那家生得好，那家生得丑。因为要像心看着内眷，特特去学了那栲工生活，得以进入内室；又去做那婚筵茶酒，得以窥看新人。如何叫得茶酒？即是那边候相之名，因为赞礼时节，在傍高声“请茶”、“请酒”，多是他口里说的，所以如此称呼。这两项生意，多傍着女人行止，他便一身兼做了。此时郑家就叫他与女儿蕊珠开面。

徐达带了篦头家伙，一径到郑家内里来。蕊珠做女儿时节，徐达未曾见一面；而今却叫他整容，煞是看得亲切。徐达一头动手，一头觑玩，身子如雪狮子向火，看看软起来，可

惜碍着前后有人，恨不就势一把抱住。郑老儿在傍看见模样，识破他有些轻薄意思，等他用手一完，急打发他出到外边来了。

徐达看得浑身似火，心里掉不下。晓得嫁去谢家，就设法到谢家包做了吉日的茶酒。到得那日，郑老儿亲送女儿过门。只见出来迎接的傧相，就是前日的栳工徐达，心下一转道：“元来他又在此！”比至新人出轿，行起礼来，徐达没眼看得。一心只在新娘子身上，口里哩噠哩噠，把礼数多七颠八倒起来。但见：

东西错认，左右乱行。信口称呼，亲翁忽为亲妈；无心赞喝，该“拜”反做该“兴”。见过泰山，又请岳翁受礼；参完堂上，还叫父母升厅。不管糟坏郎君，只是贪看新妇。

徐达乱嘈嘈的行过了许多礼数，新娘子花烛已过，进了房中，算是完了，只要款待送亲吃喜酒。这谢家民户人家，没甚人力，谢翁与谢三郎只好陪客在外边。里头妈妈，率了一二个养娘，亲自厨房整酒；有个把当直的，搬东搬西，手忙脚乱，常是来不迭的。徐达相礼，到客人坐定了席，正要“请汤”、“请酒”，是件赞唱，忽然不见了他。两三次汤送到，只得主人自家请过吃了。将至终席，方见徐达慌慌张张在后面走出来，喝了两句。比至酒散，谢翁见茶酒如此参前失后，心中不喜，要叫他来埋怨几句，早又不见。当值的道：“方才往前面去了。”谢翁道：“怎么寻了这样不晓事的？如此淘气！”亲家翁不等茶酒来赞礼，自起身谢了酒。

谢三郎走进新房，不见新娘子在内，疑他床上睡了，揭

帐一看，仍然是张空床。前后照着，竟不见影。跑至厨房问人时，厨房中人多嚷道：“我们多只在这里收拾。新娘子花烛过了，自坐房中。怎么倒来问我们？”

三郎叫了当直的，后来各处找寻，到后门一看，门又关得好好的。走出堂前说了，合家惊惶，当直的道：“这个茶酒，一向不是个好人，方才喝礼时节，看他没心没想，两眼只看着新人，又两次不见了他，而今竟不知那里去了。莫不是他有甚么奸计，藏过了新人么？”郑老儿道：“这个茶酒，元不是好人。小女前日开面也是他，因见他轻薄态度，正心里怨恨，不想宅上茶酒也用着他！”郑家随来的仆人也说道：“他元是个游嘴光棍，这篦头、赞礼，多是近新来学了，撺哄过日子的。毕竟他有缘故，去还不远，我们追去。”谢家当直的道：“他要内里拐出新人，必在后门出后巷里去了。方才后门关好，必是他复身转来关了，使人不疑，所以又到堂前衍这一回，必定从前面转至后巷去了，故此这会不见。是他无疑。”

此时是新婚人家，篙子火把多有在家里，就每人点着一根。两家仆人与同家主，共是十来个，开了后门，多望后巷里赶来。元来谢家这条后门路，是一个直巷，也无弯曲，也无傍路。火把照起，明亮犹同白日，一望去多是看见的。远远见有两三个人走，前头差一段路。去了两个，后边有一个还在那里，疾忙赶上拿住。火把一照，正是徐茶酒。问道：“你为何在这里？”徐达道：“我有些小事，等不得酒散，我要回去。”众人道：“你要回去，直不得对本家说声！况且好一会不见了你，还在这里行走，岂是回去的？你好好说，拐将新娘子那里去了？”徐达支吾道：“新娘子在你家里，岂是我

掌礼人包管的？”众人打的打，推的推，喝道：“且拿这游嘴光棍到家里拷问他出来！”

一群人拥着徐达，到了家里。两家亲翁一同新郎各各盘问，徐达只推不知。一齐道：“这样顽皮赖骨，私下问他，如何肯说？绑他在柱上，待天明送到官去，难道当官也赖得？”遂把徐达做一团捆住，只等天明。此时第一个是谢三郎扫兴了。

不能够握雨携云，整備着鼠牙雀角。

喜筵前枉唤新郎，洞房中依然独觉。

众人闹闹嚷嚷，簇拥着徐达，也有吓他的，也有劝他的，一夜何曾得睡？徐达只不肯说。

须臾天已大明，谢家父子教众人带了徐达，写了一纸状词。到县堂上告准，面禀其故。知县惊异道：“世间有此事！”遂唤徐达问道：“你拐的郑蕊珠那里去了？”徐达道：“小人是婚筵的茶酒，只管得行礼的事，怎晓得新人的去向？”谢公就把他不辞而去、在后巷赶着之事，说了一遍。知县喝叫：“用刑起来！”徐达虽然是游花光棍，本是柔脆的人，熬不起刑，初时支吾两句，看看当不得了，只得招道：“小人因为开面时见他美貌，就起了不良之心，晓得嫁与谢家，谋做了婚筵茶酒。预先约会了两个同伴，埋伏在后门了。趁他行礼已完，外边只要上席，小人在里面一看，只见新人独坐在房中。小人哄他还要行礼，新人随了小人走出。新人却不认得路，被小人引他到了后门，就把新人推与门外二人。新人正待叫喊，却被小人关好了后门，望前边来了，仍旧从前边抄至后巷，赶着二人。正要奔脱，看见后面火把明亮，知是有人赶来。那

两个人顾不得小人，竟自飞跑去了。小人有这个新人在旁，动止不得。恰好路旁有个枯井，一时慌了，只得抱住了他，摔了下去。却被他们赶着，拿了送官。这新人现在井中，只此是实。”知县道：“你在他家时，为何不说？”徐达道：“还打点遮掩得过，取他出井来受用。而今熬刑不起，只得实说了。”知县写了口词，就差一个公人，押了徐达，与同谢、郑两家人，快到井边来勘实回话。

一行人到了井边。郑老儿先去望一望，井底下黑洞洞，不见有甚声响。疑心女儿此时毕竟死了，扯着徐达，狠打了几下道：“你害我女儿死了，怕不偿命！”众人劝住道：“且捞了起来，不要厮乱，自有官法处他。”郑老儿心里又慌又恨，且把徐达咬住一块肉，不肯放，徐达杀猪也似叫喊。

这边谢公叫人停当了竹兜绳索，一面下井去救人。一个胆大些的家人，扎缚好了，挂将下去。井中无水，用手一摸，果然一个人蹲倒在里面。推一推看，已是不动的了。抱将来放在兜中，吊将上去。

众人一看，那里是甚么新娘子？却是一个大胡须的男子，鲜血模糊，头多打开的了，众人多吃了一惊。郑老儿将徐达又是一巴掌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连徐达看见，也吓得呆了。谢公道：“这又是甚么跷蹊的事？”对了井中，问下边的人道：“里头还有人么？”井里应道：“并无甚么了，接了我上去。”随即放绳下去，接了那个家人上来，一齐问道：“井中还有甚么？”家人道：“止有些石块在内，是一个干枯的井。方才黑洞洞地摸起来的人，不知死活，可正是新娘子么？”众人道：“是一个死了的胡子，那里是新人？你看么！”押差公人道：“不要

鸟乱了！回覆官人去。还在这个入娘的身上寻究新人下落。”郑、谢两老儿多道：“说得是！”就叫地方人看了尸首，一同公人去禀告县官。

知县问徐达道：“你说把郑蕊珠推在井中，而今井中却是一个男尸，且说郑蕊珠那里去了？这尸是那里来的？”徐达道：“小人只见后边赶来，把新人推下井里是实，而今却是一个男尸，连小人也猜不出了。”知县道：“你起初约会这两个同伴，叫做甚么名字？必是这二人的缘故了。”徐达道：“一个张寅，一个李卯。”知县写了名字住址，就差人去拿来，瓮中捉鳖，立时拿到。每人一夹棍，只招得道：“徐达相约后门等待，后见他推出新人来，负了就走。徐达在后赶来，正要同去，望见后面火把齐明，喊声大震，我们两个胆怯了，把新人掉与徐达，只是拚命走脱了。已后的事，一些也不知。”又对着徐达道：“你当时将的新人那里去了？怎不送了出来？要我们替你吃苦！”徐达对口无言。知县指着徐达道：“还只是你这奴才奸巧！”喝叫：“再夹起来！”徐达只喊得是：“小人该死。”说来说去，只说到推在井中，便再说不去了。

知县便叫郑、谢两家父亲，与同媒妁人等，又拘齐两家左右邻里，备细访问，多只是一般不知情，没有甚么别话，也没有一个认得这尸首的。知县出了一张榜文，召取尸亲家属认领埋葬，也不曾有一个说起的。郑、谢两家自备了赏钱，知县又替他写了榜文访取郑蕊珠下落，也没有一个人晓得影响的。知县断决不开，只把徐达收在监中，五日一比。谢三郎苦毒，时时催禀。县官没法，只得做他不着，也不知打了多多少少。徐达起初一时做差了事，到此不知些头脑，教他也

无奈何，只好巴过五日，吃这番痛棒。也没个打听的去处，也没个结局的法儿，真正是没头的公事。表过不提。

再说郑蕊珠那晚被徐达拐至后门，推与二人，便见把后门关了，方晓得是歹人的做作。欲待叫着本家人，自是新来的媳妇，不曾知道一个名姓，一时叫不出来。亦且门已关了，便口里喊得两句“不好了”，也没人听得。那些后生背负着只是走，心里正慌，只见后面赶来，两个人撒在地下，竟自去了。那个徐达一把抱来丢在井里。井里无水，又不甚深，只跌得一下，毫无伤损。听见上面众人喧嚷，晓得是自己家人，又火把齐明，照得井里也有光。郑蕊珠负极叫喊“救人”，怎当得上边人拿住徐达，你长我短，嚷得一个不耐烦。妇人声音终究娇细，又在井里，那个听见？多簇拥着徐达，么么喝喝，一路去了。

郑蕊珠听得人声渐远，只叫得苦，大声啼哭。看看天色明亮，蕊珠想道：“此时上边未必无人走动。”高叫两声：“救人！”又大哭两声，果然惊动了上边两个人。只因这两个人走将来，有分教：

黄尘行客，翻为坠井之魂；绿鬓新人，竟作离乡之妇。

说那两个人，是河南开封府杞县客商，一个是赵申，一个是钱巳，合了本钱，同到苏、松做买卖，得了重利，正要回去。偶然在此经过，闻得啼哭喊叫之声，却在井中出来，两个多走到井边，望下一看，此时天光照下去，隐隐见是个女人。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在这里头？”下边道：“我是此间人家新妇，被强盗劫来，丢在此的。快快救我出来，到家自有

重谢。”两人听得，自商量道：“从来说‘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’。况是个女人，怎能够出来？没人救他，必定是死，我每撞着，也是有缘。行囊中有长绳，我每坠下去救了他起来。”赵申道：“我溜撒些，等我下去。”钱已道：“我身子笨，果然下去不得，我只在上边吊着绳头，用些笨气力罢。”

也是赵申悔气到了，见是女子，高兴之甚。揎拳裸袖，把绳缚在腰间，双手吊着绳。钱已一脚踹着绳头，双手提着绳，一步步放将下去，到了下边，见是没水的，他就不慌不忙，对郑蕊珠道：“我救你则个。”郑蕊珠道：“多谢大恩。”赵申就把身上绳头解下来，将郑蕊珠腰间如法缚了，道：“你不要怕，只把双手吊着绳，上边自提你上去。缚得牢，不掉下来的。快上去了，把绳来吊我。”郑蕊珠巴不得出来，放着胆，吊了绳。上边钱已见绳急了，晓得有人吊着，尽气力一扯一扯的吊出井来。钱已抬眼一看，却是一个艳妆的女子：

虽然鬓乱钗横，却是天姿国色。猛地井里现身，疑是龙宫拾得。

大凡人不可有私心，私心一起，就要干出没天理的勾当来。起初钱已与赵申商量救人，本是好念头。一下子救将起来，见是个美貌女子，就起了打偏手之心。思量道：“他若起来，必要与我争，不能够独享；况且他囊中本钱尽多。而今生死之权，操在我手，我不放他起来，这女子与囊囊多是我的了。”歹念正起，听得井底下大叫道：“怎不把绳下来？”钱已发一个狠道：“结果了他罢！”在井傍掇起一块大石头来，照着井中，叫声：“下去！”可怜赵申眼睁睁望着上边放绳下来，岂知是块石头？不曾提防的，回避不及，打着脑盖骨，立时

粉碎，呜呼哀哉了。

郑蕊珠在井中出来，见了天日，方抖擻衣服，略定得性，只见钱已如此做作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口里只念：“阿弥陀佛！”钱已道：“你不要慌，此是我仇人，故此哄他下去，结果了他性命。”郑蕊珠心里道：“是你的仇人，岂知是我的恩人！”也不敢说出来，只求送在家里去。钱已道：“好自在话！我特特在井里救你出来，是我的人了。我怎肯送还你家去？我是河南开封富家，你到我家里，就做我家主婆，享用富贵了。快随我走！”郑蕊珠昏天暗地，不认得这条路是那里，离家里是近是远。又没个认得的人在旁边，心中没个主见。钱已催促他走动道：“你若不随我，仍旧擻你在井中，一石头打死了。你见方才那个人么？”郑蕊珠惧怕，思量无计，只得随他去。正是：

才脱风狂子，又逢轻薄儿。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钱已一路分付郑蕊珠，教导他：“到家见了家人，只说苏州讨来的；有人来问赵申时，只回他还在苏州就是了。”不多几日，到了开封杞县，进了钱已家里。

谁知钱已家中还有一个妻子万氏，小名叫做虫儿，其人狠毒的甚。一见郑蕊珠，就放出手段来，无所不至摆布他。将他头上首饰，身上衣服，尽多夺下，只许他穿着布衣服。打水做饭，一应粗使生活，要他一身支当。一件不到，大棒打来。郑蕊珠道：“我又不是嫁你家的，你家又不曾出银子讨我的。平白地强我来，怎如此毒打得我？”那个万虫儿那里听你分诉？也不问着来历，只说是小老婆，就该一味吃醋蛮打罢

了。

万虫儿一向做人恶劣，是邻里妇人，没一个不相骂断的。有一个邻妈，看见他如此毒打郑蕊珠，心中常抱不平，忽听见郑蕊珠口中如此说话，心里道：“又不嫁，又不讨，莫不是拐来的？做这样阴鹭事，坑着人家儿女！”把这话留在心上。

一日，钱已出到外边去了。郑蕊珠打水，走到邻妈家借水桶，邻妈留他坐着，问道：“看娘子是好人家的出身，为何宅上爹娘肯远嫁到此，吃这般磨折？”郑蕊珠哭道：“那里是爹娘嫁我来的？”邻妈道：“这等，怎得到此？”郑蕊珠把身许谢家，初婚之夜被人拐出、抛在井中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邻妈道：“这等，是钱家在井中救出了你，你随他的了。”郑蕊珠道：“那里是？其时还有一个人下井，亲身救我起来的。这个人好苦！指望我出井之后，就将绳接他，谁知钱家那厮狠毒，就把一块大石头丢下去，打死了那人，拉了我就走。我彼时一来认不得家里，二来怕他那杀人手段，三来他说道到家就做家主婆。岂知堕落在此，受这样磨难！”邻妈道：“当初你家的与前村赵家一同出去为商。今赵家不回来，前日来问你家时，说道还在苏州，他家信了。依小娘子说起来，那下井救你吃打死的，必是赵家了。小娘子何不把此情当官告明了，少不得牒送你回去，可不免受此间之苦？”郑蕊珠道：“只怕我跟人来了，也要问罪。”邻妈道：“你是妇人家，被人迫诱，有何可罪？我如今替你先把此情先对赵家说了，赵家必定告状。再与你写一张首状，当官递去。你只要实说，包你一些罪也没有，且得还乡见父母了。”郑蕊珠道：“若得如此，重见天日了。”

计较已定，邻妈一面去与赵家说了，赵家赴县理告，这边郑蕊珠也拿首状到官。杞县知县问了郑蕊珠口词，即时差捕钱已到官。钱已欲待支吾，却被郑蕊珠是长是短，一口证定。钱已抵赖不去，恨恨的向郑蕊珠道：“我救了你，你倒害我！”郑蕊珠道：“那个救我的，你怎么打杀了他？”钱已无言。赵家又来求判填命。知县道：“杀人情真，但皆系口词，尸首未见，这里成不得狱。这是嘉定县地方做的事，郑蕊珠又是嘉定县人，尸首也在嘉定县，我这里只录口词成招，将一行人连文卷押解到嘉定县结案就是了。”

当下先将钱已打了三十大板，收在牢中。郑蕊珠召保，就是邻妈替他递了保状。且喜与那个恶妇万虫儿不相见了。杞县一面叠成文卷，签了长解，把一千人多解到苏州府嘉定县来。

是日正逢五日比较之期，嘉定知县带出监犯徐达，恰好在那里比较。开封府杞县的差人投了文，当堂将那解批上姓名逐一点过。叫到郑蕊珠，蕊珠答应。徐达抬头一看，却正是这个失去的郑蕊珠，是开面时认得亲切的。大叫道：“这正是我的冤家！我不知为你打了多少，你却在那里来？莫不是鬼么？”知县看见，问徐达道：“你为甚认得那妇人？”徐达道：“这个正是井里失去的新人，不消比较小人了。”知县也骇然道：“有这等事！”唤郑蕊珠近前，一一细问，郑蕊珠照前事细说了一遍。知县又把来文逐一简看，方晓得前日井中死尸，乃赵申被钱已所杀。遂吊取赵申尸首，令仵作人简脸得头骨碎裂，系是生前被石块打伤身死。将钱已问成死罪，抵赵申之命。徐达拐骗，虽事不成，祸端所自，问三年满徒。张寅、

李卯，各不应杖罪。郑蕊珠所遭不幸，免科，给还原夫谢三郎完配。赵申尸骨，家属领埋；系隔省，埋讫，释放宁家。

知县发落已毕，笑道：“若非那边弄出，解这两个人来，这件未完何时了结也？”嘉定一县，传为新闻。可笑谢三郎，好端端的新妇，直到这日方得到手；已是个弄残的了。又为这事，坏了两条性命。其祸皆在男人开面上起的。所以内外之防，不可不严也。

男子何当整女容？致令恶少起顽凶。

今朝试看含香蕊，已动当年函谷封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六

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

诗曰：

朝日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

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。

这首诗，乃是广文先生所作，道他做官清苦处。盖因天下的官，随你至卑极小的，如仓大使、巡检司，也还有些外来钱，惟有这教官，管的是那几个酸子，有体面的还来送你几分节仪，没体面的终年面也不来见你，有甚往来交际？所以这官极苦。然也有时运好，撞着好门生，也会得他的气力起来，这又是各人的造化不同。

浙江温州府，曾有一个廪膳秀才，姓韩，名赞卿，屡次科第不得中式，挨次出贡，到京赴部听选，选得广东一个县学里的司训。那个学直在海边，从来选了那里，再无人去做的。你道为何？元来与军民府州一样，是个有名无实的衙门，有便有几十个秀才，但是认得两个上大人的字脚，就进了学，再不退了。平日只去海上寻些道路，直到上司来时，穿着衣巾，摆班接一接、送一送，就是他向化之处了。不知国朝几

年间曾创立得一个学舍，无人来住，已自东倒西歪。旁边有两间舍房，住一个学吏，也只管记记名姓簿籍，没事得做，就合着秀才一伙去做生意，这就算做一个学了。韩赞卿悔气，却选着了这一个去处。曾有走过广里的，备知详细，说了这样光景。合家恰像死了人一般，哭个不歇。

韩赞卿家里穷得火出，守了一世书窗，指望巴个出身，多少挣些家私，今却如此遭际，没计奈何。韩赞卿道：“难道便是这样罢了不成？穷秀才结煞，除了去做官，再无路可走了。我想朝廷设立一官，毕竟也有个用处。见放着一个地方，难道是去不得、哄人的？也只是人自怕了。我总是没事得做，拚着穷骨头去走一遭，或者撞着上司可怜，有些别样处法，作成些道路，就强似在家里坐了。”遂发一个狠，决意要去。亲眷们阻当他，多不肯听。措置了些盘缠，别了家眷，冒冒失失，竟自赴任。

到了省下，见过几个上司，也多说道：“此地去不得，住在会城，守几时，别受些差委罢。”韩赞卿道：“朝廷命我到此方行教，岂有身不履其地，算得为官的？是必到任一番，看如何光景。”上司闻知，多笑是迂儒腐气，凭他自去了。

韩赞卿到了海边地方，寻着了那个学吏，拿出吏部急字号文凭与他看了。学吏吃惊道：“老爹，你如何直走到这里来？”韩赞卿道：“朝廷教我到这里做教官，不到这里，却到那里？”学吏道：“旧规但是老爹们来，只在省城住下，写个谕帖来知会我们，开本花名册子送来，秀才廩粮中扣出一个常例一同送到，一件事就完了。老爹每俸薪，自在县里去取，我们不管，以后升除去任，我们总知道了。今日如何却竟到这里？”

韩赞卿道：“我既是这里官，须管着这里秀才，你去叫几个来见我。”

学吏见过文凭，晓得是本管官，也不敢怠慢，急忙去寻几个为头的积年秀才，与他说知了。秀才道：“奇事！奇事！有个先生来了！”一传两，两传三，一时会聚了十四五五个。商量道：“既是先生到此，我们也该以礼相见。”有几个年老些的，穿戴了衣巾，其余的只是常服，多来拜见先生。

韩赞卿接见已毕，逐个问了姓名，叙些寒温，尽皆欢喜。略略问起文字大意，一班儿都相对微笑。老成的道：“先生不必拘此，某等敢以实情相告。某等生在海滨，多是在海里去做生计的。当道恐怕某等在内地生事，作成我们穿件蓝袍，做了个秀才，羁縻着。唱得几个诺，写得几字，就是了。其实不知孔夫子义理怎么样的，所以再没有先生们到这里的。今先生辛辛苦苦来走这番，这所在不可久留，却又不好叫先生便如此空回去。先生且安心住两日，让吾们到海中去去，五日后却来见先生，就打发先生起身。只看先生造化何如。”说毕，哄然而散。韩赞卿听了这番说话，惊得呆了，做声不得。只得依傍着学吏，寻间民房，权且住下。

这些秀才去了五日，果然就来。见了韩赞卿道：“先生大造化！这五日内，生意不比寻常，足足有五千金，够先生下半世用了。弟子们说过的话，毫厘不敢入己，尽数送与先生，见弟子们一点孝意。先生可收拾回去，是个高见。”韩赞卿见了许多东西，吓了一跳道：“多谢列位盛意。只是学生带了许多银两，如何回去得？”众秀才道：“先生不必忧虑，弟子们着几个与先生做伴，同送过岭，万无一失。”韩赞卿道：“学

生只为家贫无奈，选了这里，不得不来，岂知遇着列位，用情如此！”众秀才道：“弟子们从不曾见先生面的，今劳苦先生一番，周全得回去，也是我们弟子之事。已后的先生不消再劳了。”

当下众秀才替韩赞卿打叠起来，水陆路程舟车之类，多是众秀才备得停当，有四五个陪他一路起身。但到泊舟所在，有些人来相头相脚，面生可疑的，这边秀才不知口里说些甚么，抛个眼色，就便走开了去。直送至交界地方，路上太平的了，然后别了韩赞卿告回，韩赞卿谢之不尽，竟带了重资回家。一个穷儒，一旦饶裕了。可见有造化的，只是这个教官，又到了做不得的地方，也原有起好处来。

在下为何把这个教官说这半日？只因有一个教官，做了一个任回来，贫得彻骨，受了骨肉许多的气。又亏得做教官时一个门生之力，挣了一派后运，争尽了气，好结果了。正是：

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

任是亲儿女，还随阿堵移。

话说浙江湖州府近太湖边地方，叫做钱篓，有一个老廩膳秀才，姓高，名广，号愚溪，为人忠厚，生性古执。生有三女，俱已适人过了。妻石氏已死，并无子嗣，止有一侄，名高文明，另自居住，家道颇厚。这高愚溪积祖传下房屋一所，自己在里头住，侄儿也是有分的。只因侄儿自挣了些家私，要自家象意，见这祖房坍塌下来，修理不便，便自己置买了好房子，搬出去另外住了。若论支派，高愚溪无子，该是侄儿高文明承继的。只因高愚溪讳言这件事，况且自有三女，未免偏向自己骨肉；有积趸下的束脩、本钱，多零星与女儿们

去了。后来挨得出贡，选授了山东费县教官，转了沂州，又升了东昌府。做了两三任归来，囊中也有四五百金宽些。看官听说：大凡穷家穷计，有了一二两银子，便就做出十来两银子的气质出来。况且世上人的眼光极浅，口头最轻，见一两个箱儿匣儿略重些，便猜道有上千上万的银子在里头；还有凿凿说着数目，恰像亲眼看见、亲手兑过的一般，总是一划的穷相。彼时高愚溪带得些回来，便就声传有上千的数目了。

三个女儿晓得老子有些在身边，争来亲热，一个赛一个的要好。高愚溪心里欢喜道：“我虽是没有儿子，有女儿们如此殷勤，老景也还好过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我总是留下私蓄，也没有别人得与他，何不拿些出来，分与女儿们了，等他们感激，越坚他每的孝心。”当下取三百两银子，每女儿与他一百两。女儿们一时见了银子，起初时千欢万喜，也自感激。后来闻得说身边还多，就有些过望起来，不见得十分足处，大家唧唧道：“不知还要留这偌多与那个用？”虽然如此说，心里多想他后手的東西，不敢冲撞，只是赶上前的讨好。侄儿高文明照常往来，高愚溪不过体面相待。虽也送他两把俸金，几件人事，恰好侄儿也替他接风洗尘，只好直退。侄儿有些身家，也不想他的，不以为意。

那些女儿闹哄了几日，各要回去，只剩得老人家一个在这些败落旧屋里面居住，觉得凄凉。三个女儿你也说，我也说，多道：“来接老爹家去住几时。”各要争先。愚溪笑道：“不必争，我少不得要来看你们的。我从头而来，各住几时便了。”别去不多时，高愚溪在家清坐了两日，寂寞不过，收拾

了些东西，先到大女儿家里住了几时。第二个、第三个女儿多着人来相接，高愚溪以次而到。女儿们只怨怅来得迟，住得不长远，过得两日，又来接了。

高愚溪周而复始，住了两巡。女儿们殷殷勤勤，东也不肯放，西也不肯的。高愚溪思量道：“我总是不生得儿子，如今年已老迈，又无老小，何苦独自个住在家里？有此三个女儿，轮转供养，够过了残年了。只是白吃他们的，心里不安。前日虽然每人与了他百金，他们也费些在我身上了。我何不与他们说过，索性把身边所有，尽数分与三家，等三家轮供养了我。我落得自由自在，这边过几时，那边过几时。省得老人家还要去买柴余米，支持辛苦，最为便事。”把此意与女儿们说了，女儿们个个踊跃从命，多道：“女儿养父亲，是应得的，就不分得甚么，也说不得。”高愚溪大喜，就到自屋里，把随身箱笼有些实物的，多搬到女儿家里来了。私下把箱笼东西拼拼凑凑，还有三百多两。装好汉，发个慷慨，再是一百两一家，分与三个女儿，身边剩不多些甚么了。三个女儿接受，尽皆欢喜。

自此高愚溪只轮流住在三个女儿家里过日，不到自家屋里去了。这几间祖屋，久无人住，逐渐坍将下来，公家物事，卖又卖不得。女儿们又撙掇他，说是有分东西，何不拆了些来？愚溪总是不想家去住了，道是有理。但见女婿家里，有些甚么工作修造之类，就去悄悄载了些作料来，增添改用。东家取了一条梁，西家就想一根柱。甚至猪棚屋，也取些椽子板障来拉一拉。多是零碎取了的，侄儿子也不好小家子样来争。听凭他没些搭煞的，把一所房屋狼籍完了。

祖宗缔造本艰难，公物将来弃物看。

自道婿家堪毕世，宁知转眼有严寒？

且说高愚溪初时在女婿家里过日，甚是热落，家家如此。以后手中没了东西，要做些事体也不得自由，渐渐有些不便当起来。亦且老人家心性，未免有些嫌长嫌短，左不是、右不是的难为人。略不象意，口里便恨恨毒毒的说道：“我还是吃用自家的，不吃用你们的。”聒絮个不住。到一家，一家如此。那些女婿家里，未免有些厌倦起来。况且身边无物，没甚么想头了，就是至亲如女儿，心里较前也懒了好些，说不得个推出门，却是巴不得转过别家去了，眼前清静几时。所以，初时这家住了几时，未到满期，那家就先来接他，而今就过日期也不见来接，只是巴不得他迟来些。高愚溪见未来接，便多住了一两日。这家子就有些言语出来，道：“我家住满了，怎不到别家去？”再略动气，就有的发话道：“当初东西，三家均分，又不是我一家得了的。”言三语四，耳朵里听不得。高愚溪受了一家之气，忿忿地要告诉这两家，怎当得这两家真是一个娘养的，过得两日这些光景也就现出来了。闲话中间对女儿们说着姊妹不是，开口就护着姊妹伙的。至于女婿，一发彼此相为，外貌解劝之中，带些尖酸讥评，只是丈人不是，更当不起。高愚溪恼怒不过，只是寻是寻非的吵闹，合家不宁。数年之间，弄做个老灰物，推来攘去，有了三家，反无一个归根着落之处了。

看官，若是女儿女婿说起来，必定是老人家不达时务，惹人憎嫌。若是据着公道评论，其实他分散了好些本钱，把这三家做了靠傍，凡事也该体贴他意思一分，才有人心天理。怎

当得人情如此：与他的便算己物，用他的便是冤家。况且三家相形，便有许多不调匀处。假如要请一个客，做个东道，这家便嫌道：“何苦定要在我家请？”口里应承时，先不爽利了，就应承了去，心是懈的，日挨一日。挨得满了，又过了一家。到那家提起时，又道：“何不在那边时节请了？偏要留到我家来请？”到底不请得，撒开手。难道遇着大小一事，就三家各派不成？所以一件也成不得了。怎教老人家不气苦？这也是世态自然到此地位的。只是起初不该一味溺爱女儿，轻易把家事尽情散了，而今权在他人之手，岂得如意？只该自揣了些己也罢，却又是亲手分过银子的，心不甘伏。欲待别了口气，别走道路，又手无一钱，家无片瓦，争气不来，动弹不得。要去告诉侄儿，平日不曾有甚好处到他；今如此行径，没下梢了，恐怕他们见笑，没脸嘴见他。

左思右想，恨道：“只是我不曾生得儿子，致有今日！枉有三女，多是负心向外的，一毫没干，反被他们赚得没结果了！”使一个性子，噙着眼泪，走到路旁一个古庙里坐着，越想越气，累天倒地的哭了一回，猛想道：“我做了一世的儒生，老来弄得这等光景，要这性命做甚么？我把胸中气不忿处，哭告菩萨一番，就在这里寻个自尽罢了。”

又道是“无巧不成话”，高愚溪正哭到悲切之处，恰好侄儿高文明在外边收债回来，船在岸边摇过，只听得庙里哭声，终是关着天性，不觉有些动念，仔细听着，像是伯伯的声音。便道：“不问是不是，这个哭哭得好古怪。就住拢去看一看，怕做甚么？”叫船家一棹邀住了船，船头凑岸，扑的跳将上去。走进庙门，喝道：“那个在此啼哭？”各抬头一看，两下多吃

了一惊。高文明道：“我说是伯伯的声音，为何在此？”

高愚溪见是自家侄儿，心里悲酸起来，越加痛切。高文明道：“伯伯老人家，休哭坏了身子。且说与侄儿，受了何人的气，以致如此？”高愚溪道：“说也羞人。我自差了念头，死靠着女儿，不留个后步，把些老本钱多分与他们了，今日却没一个理着我了。气忿不过，在此痛哭，告诉神明一番，寻个自尽。不想遇着我侄，甚为有愧。”高文明道：“伯伯怎如此短见？姊妹们是女人家见识，与他认甚么真？”愚溪道：“我宁死于此，不到他三家去了。”高文明道：“不去也凭得伯伯，何苦寻死？”愚溪道：“我已无家可归，不死何待？”高文明道：“侄儿不才，家里也还奉养得伯伯一口起，怎说这话？”愚溪道：“我平时不曾有好处到我侄，些些家事多与了别人，今日剩得个光身子，怎好来扰得你？”高文明道：“自家骨肉，如何说个扰字？”愚溪道：“便做道我侄不弃，侄媳妇定嫌憎的。我出了偌多本钱，买别人嫌憎过了，何况子然一身！”高文明道：“侄儿也是个男子汉，岂由妇人做主？况且侄妇颇知义理，必无此事。伯伯只是随着侄儿到家里罢了，再不必迟疑，快请下船同行。”高文明也不等伯子回言，一把扯住衣袂，拉了就走。竟在船中载回家来。

高文明先走进去，对娘子说着伯伯苦恼、思量寻死的话。高娘子吃惊道：“而今在那里了？”高文明道：“已载他在船里回来了。”高娘子道：“虽然老人家没搭煞，讨得人轻贱，却也是高门里的体面，原该收拾了回家来，免被别家耻笑。”高文明还怕娘子心未定，故意道：“老人家虽没用了，我家养这一群鹅在圈里，等他在家，早晚看看也好的，不到得吃白饭。”

娘子道：“说那里话？家里不争得这一口。就吃了白饭，也是自家骨肉，又不养了闲人。没有侄儿叫个伯子来家看鹅之理。不要说这话，快去接了他起来。”高文明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去请他起来，你可整理些酒饭相待。”

说罢，高文明三脚两步走到船边，请了伯子起来，到堂屋里坐下，就搬出酒肴来，伯侄两人吃了一会。高愚溪还想着可恨之事，提起一两件来告诉侄儿，眼泪簌簌的下来，高文明只是劝解。自此且在侄儿处住下了。

三家女儿知道，晓得老儿心里怪了，却是巴不得他不来。虽体面上也叫个人来动问动问，不曾有一家说来接他去的。那高愚溪心性古撇，便接也不肯去了。

一直到了年边，三个女儿家才假意来说接去过年，也只是说声，不见十分殷勤。高愚溪回道：“不来。”也就住了，高文明道：“伯伯过年，正该在侄儿家里住的，祖宗影神也好拜拜。若在姊妹们家里，挂的是他家祖宗，伯伯也不便。”高愚溪道：“侄儿说得是。我还有两个旧箱笼，有两套圆领在里头，旧纱帽一顶，多在大女儿家里，可着人去取了来，过年时也好穿了拜拜祖宗。”高文明道：“这是要的，可写两个字去取。”随着人到大女儿家里去讨这些东西。那家子正怕这厌物再来，见要这付行头，晓得在别家过年了，恨不得急烧一付退送纸，连忙把箱笼交还不迭。高愚溪见取了这些行头来，心里一发晓得女儿家里不要他来的意思，安心在侄儿处过年。

大凡老休在屋里的小官，巴不得撞个时节吉庆，穿着这一付红闪闪的摇摆摇摆，以为快乐。当日高愚溪着了这一套，拜了祖宗，侄儿侄媳妇也拜了尊长。一家之中，甚觉和气，强

似在别人家了。只是高愚溪心里时常不快，道是不曾掉得甚么与侄儿，今反在他家打搅，甚为不安。就便是看鹅的事，他也肯做，早是侄儿不要他去。

同枝本是一家亲，才属他门便路人。

直待酒阑人散后，方知叶落必归根。

一日，高愚溪正在侄儿家闲坐，忽然一个人，公差打扮的，走到面前，拱一拱手道：“老伯伯，借问一声，此间有个高愚溪老爹否？”高愚溪道：“问他怎的？”公差道：“老伯伯指引一指引。一路问来，说道在此间。在下要见他一见，有些要紧说话。”高愚溪道：“这是个老朽之人，寻他有甚么勾当？”公差道：“福建巡按李爷，山东沂州人，是他的门生。今去到任，迂道到此，特特来访他，找寻两日了。”愚溪笑道：“则我便是高广。”公差道：“果然么？”愚溪指着壁间道：“你不信，只看我这顶破纱帽。”公差晓得是实，叫声道：“失敬了！”转身就走。愚溪道：“你且说山东李爷叫甚名字？”公差道：“单讳着一个某字。”愚溪想了一想道：“元来是此人。”公差道：“老爹家里收拾一收拾，他等得不耐烦了，小的去禀，就来拜了。”公差访得的实，喜喜欢欢自去了。

高愚溪叫出侄儿高文明来，与他说知此事。高文明道：“这是兴头的事，贵人来临，必有好处。伯伯当初怎么样与他相处起的？”愚溪道：“当初吾在沂州做学正，他是童生新入学，家里甚贫，出那拜见钱不起，有半年多了，不能够来尽礼。斋中两个同僚，撙掇我出票去拿他，我只是不肯。后来访得他果贫，去唤他来见。是我一个做主，分文不要他的，斋中见我如此，也不好要得了。我见这人身虽寒俭，意气轩昂，

模样又好。问他家里，连灯火之资多难处的。我倒助了他些盘费回去，又替他各处赞扬。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好馆。在东昌时节，又府里荐了他。归来这几时不相闻了，后来见说中过进士，也不知在那里为官。我已是老迈之人，无意世事，总不记在心上，也不去查他了。不匡他不忘旧情，一直到此来访我。”高文明道：“这也是个好人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外边喧嚷起来，说：“一个大船，泊将拢来了，一齐来看！”高文明走出来，只见一个人拿了红帖，竟望门里直奔，高文明接了，拿进来看。高愚溪忙将古董衣服穿戴了，出来迎接。船舱门开处，摇摇摆摆，踱上个御史来。那御史生得齐整，但见：

胸蟠豸绣，人避骢威。揽辔想象澄清，停车动摇山岳。霜飞白简，一笔里要管闲非；清比黄河，满面上专寻不是。若不为学中师友谊，怎肯来林外野人家？

那李御史见了高愚溪，口口称为老师，满面堆下笑来，与他拱揖进来。李御史退后一步，不肯先走。扯得个高愚溪气喘不迭，涎唾鼻涕乱来。李御史带着笑，只是谦逊。高愚溪强不过，只得扯着袖子，占先了些，一同行了。进入草堂之中，御史命设了毯子，纳头四拜，拜谢前日提携之恩，高愚溪还礼不迭。拜过，即送上礼帖，候敬十二两。高愚溪收下，整椅在上面。御史再三推辞，定要傍坐，只得左右相对。御史还不肯占上，必要愚溪右手高些，才坐了。

御史提起昔日相与之情，甚是感谢。说道：“侥幸之后，日夕想报师恩，时刻在念。今幸适有此差，道由贵省，迂途来访，不想高居如此乡僻。”高愚溪道：“可怜，可怜。老朽

那得有居？此乃舍侄之居，老朽在此趁住的。”御史道：“老师当初必定有居。”愚溪道：“老朽拙算，祖居尽废，今无家可归，只得在此强颜度日。”说罢，不觉哽咽起来。老人家眼泪，极易落的，扑的掉下两行来。御史恻然不忍道：“容门生到了地方，与老师设处便了。”愚溪道：“若得垂情，老朽至死不忘。”御史道：“门生到任后，便着承差来相候。”说够一个多时的话，起身去了。

愚溪送动身，看船开了，然后转来。将适才所送银子来看一看，对侄儿高文明道：“此封银子，我侄可收去，以作老汉平日供给之费。”高文明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供养伯伯，是应得的。此银伯伯留下，随便使用。”高愚溪道：“一向打搅，心实不安。手中无物，只得靛颜过了。今幸得门生送此，岂有累你供给了，我白收物事自用之理？你若不收我的，我也不好再住了。”高文明推却不得，只得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侄儿取了一半去，伯伯留下一半别用罢。”高愚溪依言，各分了六两。

自李御史这一来，闹动了太湖边上，把这事说了几日。女儿家知道了，见说送来银子分一半与侄儿了，有的不气干道：“光辉了他家，又与他银子！”有的道：“这些须银子，也不见几时用，不要欣羨他。免得老厌物来家也够了，料没得再有几个御史来送银子。”各自唧唧不题。

且说李御史到了福建，巡历地方，祛蠹除奸，雷厉风行，且是做得利害，一意行事，随你天大分上挽回不来。三月之后，即遣承差到湖州公干，顺便赍书一封，递与高愚溪，约他到任所。先送程仪十二两，教他收拾了，等承差公事已毕，就接了同行。高愚溪得了此信，与侄儿高文明商量，伯侄两

个一同去走走。收拾停当，承差公事已完，来促起身。一路上多是承差支持，毫不费力，不二十日，已到了省下。

此时察院正巡历漳州，开门时节，承差进禀：“请到了高师爷。”察院即时送了下处，打轿出拜。拜时赶开闲人，叙了许多时说话，回到衙内，就送下程。又分付办两桌酒，吃到半夜方散。外边见察院如此绸缪，那个不钦敬？府县官多来相拜送下程，尽力奉承。大小官更多来掇臀捧屁，希求看觑，把一个老教官抬在半天里。因而有求荐奖的，有求免参论的，有求出罪的，有求免赃的，多来钻他分上。察院密传意思，教且离了所巡境地，或在省下，或游武夷，已叮嘱了心腹府县，其有所托之事，钉好书札，附寄公文封筒进来，无有不依。

高愚溪在那里半年，直到察院将次复命，方才收拾回家。总计所得，足足有二千余两白物，其余土产货物、尺头礼仪之类甚多，真叫做满载而归。只这一番，比似先前自家做官时倒有三四倍之得了。伯侄两人满心欢喜，到了家里搬将上去。邻里之间，见说高愚溪在福建巡按处抽丰回来，尽来观看。看见行李沉重，货物堆积，传开了一片，道：“不知得了多少来家！”

三家女儿知道了，多着人来问安，又各说着要接到家里去的话。高愚溪只是冷笑，心里道：“见我有了东西，又来亲热了！”接着几番，高愚溪立得主意定，只是不去。正是：

自从受了卖糖公公骗，至今不信口甜人。

这三家女儿见老子不肯来，约会了一日，同到高文明家里来。见高愚溪个个多撮得笑起，说道：“前日不知怎么样冲撞了老爹，再不肯到家来了，今我们自己来接，是必原到我

每各家来住住。”高愚溪笑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一向打搅得你们够了，今也要各自揣己，再不来了。”三个女儿，你一句、我一句说道：“亲的只是亲，怎么这等见弃我们？”高愚溪不耐烦起来，走进房中去了一会，手中拿出三包银子来。每包十两，每一个女儿与他一包道：“只此见我老人家之意。以后我也再不来相扰，你们也不必再来相缠了。”又拿一个柬帖来，付高文明，就与三个女儿看一看。众人争上前看时，上面写道：

平日空囊，止有亲侄收养；今兹余囊，无用他姓垂涎。一生宦资，已归三女；身后长物，悉付侄儿。书此为照。

女儿中颇有识字义者，见了此纸，又气忿又没趣，只得各人收了一包，且自各回家里去了。

高愚溪罄将所有，尽交付与侄儿。高文明那里肯受？说道：“伯伯留些防老，省得似前番缺乏了，告人更难。”高愚溪道：“前番分文没有时，你兀自肯白养我；今有东西与你了，倒怠慢我不成？我老人家心直口直，不作久计了。你收下我的，一家一计过去，我倒相安。休分彼此，说是你的、我的。”高文明依言，只得收了。以后尽心供养，但有所需，无不如意。高愚溪到底不往女儿家去，善终于侄儿高文明之家。所剩之物，尽归侄儿。也是高文明一点亲亲之念不衰，毕竟得所报也。

广文也有遇时人，自是人情有假真。

不遇门生能报德，何缘爱女复思亲？